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擘經室集



一集十四卷

上海涵芬樓景印
原刊初印本原書
板匡高營造尺六
寸寬四寸五分

擘經室集自序

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于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者甚鮮是不得稱之爲文也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授兒子輩重編寫之分爲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于賈邢義疏已云僭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八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五卷凡出于

四庫書史子兩途者皆屬之言之無文惟紀其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

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謂文

者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共四十
卷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繼此有作各以類續也室
名擘經者余幼學以經爲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
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阮元識

學經室一集卷一目錄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釋易彖音

釋易彖意

釋心

釋鮮

釋磬

釋蓋

釋且

釋敝



釋郵表嘏

釋頌

釋矢

釋順

釋達

釋門

釋釋訓

釋相

卷二

擬



國史儒林傳序

太極乾坤說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曾子十篇注釋序

孝經解

論語解

論語一貫說

大學格物說

卷三

明堂論

卷四

禹貢東陵考

毛詩王欲王汝解

引書說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
說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進退維谷解

卷五

古戟圖攷

匕圖考

銅和考

璧羨考

棟梁考

古劒鐔臘圖考

鐘枚說

鼎字瓦拓本跋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下

卷八

論語論仁論

卷九

孟子論仁論

卷十

性命古訓

附威儀說

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石刻孝經論語記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胡肫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漢讀攷周禮六卷序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張皋文儀禮圖序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春秋公羊通義序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序

焦里堂羣經宮室圖序

與臧拜經書

與洪筠軒論三朝記書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卷十二

浙江圖考 上

卷十三

浙江圖考 中

卷十四

浙江圖考 下

掣經室一集卷一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庖犧氏未有文字始畫八卦然非畫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傳乎畫之繼其意若指此或連或斷之畫以爲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其言遂以音傳之曰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坎則傳爲嚶音之言巽則傳爲唇音之言而坎巽等字尙未造也至黃帝時始有文字後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讀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書而庖犧八卦命名之意傳乎其中矣故六書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

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爲書也亦謂籀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易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卽許叔重所謂庖犧氏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神農結繩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以爻以察也書契取于爻是必先有爻卦而後有爻意先有爻意而後有爻言先有爻言而後有爻書先有爻書而後有爻辭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八卦益明矣

釋易彖音

周易彖之爲音今俗皆讀團之去聲與古音有異古音當讀若弛音近于才亦與蠡字音近故繫辭傳曰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彖音必與才音同部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音弟一部由之哈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寘卦陌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瓛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訓之哉且此非徒孔子之言也毛詩亦有之矣廣雅說文玉篇亦皆證之矣按說文彖彖二字之注

後人亂之今本彖豕走也當云彖豕走脫也讀若弛
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彖不合故仍系彖字下竟
妄以豕走脫也四字系彖字之下而又刪去脫字王
篇引說文彖豕走脫也

案今本王篇誤脫爲悅說文

訓豕爲脫可證王篇悅之誤脫走之脫當从
手肉曰脫之之脫當从肉實皆以兌爲音意此從古

本說文而來廣雅釋言曰彖脫也與說文王篇正合

脫字从兌兌與彖聲相近故彖彖二字因錯失互淆
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淆矣然則彖彖二字分
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之音當若何曰此字乃通貫
切豕也音近緣凡緣篆瑑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

之意彖字音近材近蠡凡蠡喙喙祿字从之有劖刻
分解之意詩大雅縣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
維其喙矣兌彖駢喙同部皆十五部之入聲均由弟
一部之才聲轉入弛施地等字从也得聲也古讀若
沱爲弟十七部之歌戈段氏云也聲在十七部然考
地字周秦人亦入於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
地莫之知避以此推之則凡从也聲之字皆與支佳
同部矣儀禮喪大記祿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卽雜記
之稅衣祿衣當从彖與兌同部也若从彖聲讀通貫
切則在十四部韻不合矣由詩之兌彖相韻觀之更

可見廣雅王篇說字之古惟其說爲篆訓更可證兌
駝喙同部相韻之迹之據斷不與通貫切之字相涉
由此知通貫切本篆字之音今互相誤也此乃詩大
雅及孔子之音一綫厯存豈可依劉瓛訓斷之誤音
耶又按段君懋堂說文注疑及倅蠡二字當从篆此
灼見十五十四部之不能通合而未知今說文之讀
若弛爲豕走挽下之音所以餘字尙輻輳不已而誤
以詩絲之喙爲合韻也篆篆形近秦漢間篆隸已不
分矣所以說文豕部云今世字誤曰豕爲彘曰彘爲
豕何以明之爲喙琢从豕蠡从彘皆取其聲曰是明

之此許氏說自漢已後又誤寫莫之是正今正之當云今世字誤以豕爲豕以彖爲彖何以明之爲啄琢从豕蠡从彖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秦漢間彖彖久訛之證也此彖喙等字漢以後并訛其音之證也今人讀从兌之脫字俗音已訛入十四部此彖音亦相牽而訛之證也

釋易彖意

彖之爲音既據繫辭大雅定之矣然則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訓究如何曰此但當以彖字爲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卽在其中卽如蠡字加蝕與不加

蝨無異也方言曰蠹分也蠹尙訓爲分則篆字本訓爲分可知也豕挽卽分也此卽孔子之所以訓篆爲材也材卽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卽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寫化而裁之之裁方謂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卽裁也財亦裁也否則貨財之財安可曰財成天地邪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篆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从兌兌與篆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卽謂篆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于此更明矣是故學者以篆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

以蠹者裁也求之則明矣若執迂守淺古音古意終不明矣

釋心

漢劉熙釋名曰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纖銳纖細之意見矣說文心部次於思部思部次於囟部系部紉字卽从囟得聲得意今人俗書尖字古作纖纖與纖同意易說卦云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虞翻云堅多心者棗棘之屬按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卽心也說文束字卽今刺字解曰

木芒也故重束爲棗並棘爲棘皆歸束部皆有尖心之木也易坎卦上六寘于叢棘困卦六三據于蒺藜惟坎爲心而于木多心故爲叢棘蒺藜之象叢棘蒺藜但皆言其鋒銳而已詩凱風吹彼棘心棘心夭夭皆言棗棘初生有尖刺故名曰心非謂其木皮外裹赤心在內也心果在內風安得吹之且易曰堅多心禮記曰松柏有心皆謂心爲尖刺故可曰多心有心否則除棗棘松柏皆無心之木耶棗棘松柏較之他木之內心又豈獨多耶爾雅曰檍樸心詩疏引孫安注云樸檍一名心此亦卽棘心有刺之木禮記如竹

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至第二年則刺落而成葉此言松柏堅木初生必由心而來猶竹箭之由筠而來也筠字不見于說文當卽是筍字筍或爲笋荀尹勻皆相通故禮記孚尹旁達鄭注讀孚尹爲浮筠此與松柏有心同例後人不知筠爲笋字之通借遂與心字並誤解矣

釋鮮

鮮義屬于魚而古音與斯近遂相通藉顧氏亭林惠氏定字已發之矣

如詩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開聲近斯尔正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本或作誓沈旋
曰古斯字說文霽字讀若斯左傳于思于思賈逵曰
頭白元謂鮮斯通藉之迹求諸經傳多有可稽釋者

少誤便成舛誼今試釋之有以斯本語詞藉聲近之

鮮爲用者則有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鮮卽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卽祖甲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之義是也僞孔訓鮮爲少失之

漢石經漢書谷

永傳並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蓋作小民惠鮮者孔
安國之真古文馬鄭所注僞孔所襲用者也作小人
惠于者漢初諸儒以說經之字易其

又立政曰知恤

本字如史記之以訓詁代經文也

鮮哉詩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皆當訓
斯字立政之斯指王左右蓼莪之斯如論語斯民也

之例而僞孔傳訓鮮爲少毛傳訓鮮爲寡並失之有
以鮮魚名爲本諛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閟宮曰
奚斯所作春秋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
斯左傳襄十四年作庾公綏字子魚綏乃斯聲近之
誤斯乃鮮字假藉也有以語詞之斯藉聲同之思爲用者詩溱廣曰不可休息是也
有以訓離析之斯余正釋言斯離也說文斯析也析破木也藉聲近之鮮
爲用者余正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
于大山者名以鮮鮮卽斯釋言曰離也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於
有兩壺斯禁之文艷注斯禁爲禁之切地無足者卽
於禁異名此于古無明驗弟由禮器天子諸侯之尊
廢禁大夫士樹禁推之訓斯爲盡以合其說耳元案
此斯亦當訓離言房戶之間兩尊用兩禁相於而畧

相離南向如人離立然元酒杜西醴杜東也禮記王藻曰大夫側尊用桮士側尊用禁桮禁雖有大夫士之別然彼爲側尊言之側尊者特尊無偶非兩尊同設可比故分別言之若賓主共尊同飲則雖卿大夫亦不用桮專用禁證取戒禁若祭祀之事證取飫神則雖士亦兼用桮證取厭飫故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桮禁祗分二等明桮禁爲士大夫公共之物可臨事取證相通爲用者也一證之特牲饋食禮特牲饋食本士禮當專用禁矣而經云壺桮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鄭注禁言桮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罷不爲神戒是也言桮禁者兩壺一桮一禁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再證之于少牢饋食禮曰尊兩桮共一桮故不言禁亦不言斯桮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三證之于士冠禮側尊一桮醴此禮不言禁者醴賓無禁戒也又曰若不醴則醴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桮有禁元酒杜西此用禁有禁戒也此禁字直承兩桮明是兩禁故徒言禁省言斯且易斯爲有字以別于醴賓之無禁也四證之于士昏禮側尊無不言禁者賓唯啐醴不必禁戒也合觀諸證

然則斯禁之詞與側尊相類
明當訓離非樹之別名也

有以鮮斯音通而又通

于音諛相近之析字者尙書禹貢析支大戴記五帝

德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

賜唐韻斯義切
卽析之轉聲

是

也有以獻爲本字藉音近之鮮爲用者礼記月令天
子鮮羔開冰艷注云鮮當爲獻是也至于鮮之訓善
訓少及斯之轉通于須西等音更不可枚舉矣

釋磬

說文磬樂石也象懸虞之形攴擊之籀文省爲磬古
文作磬从殳元案鼓之爲字声象形攴指事从石乃
後人所加其形象石之虛懸物虛懸未有不空者故

磬又訓空从缶爲磬聲中空也余正釋詁磬空盡也

說文室空也从空至聲引詩瓶之室矣證之然則凡

物縣空之義皆從此設字之聲出矣左傳曰室如縣

磬

國語作縣磬

正此義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

磬于甸人

鄭注縣縊殺之曰磬

磬者經死之卽虛縣之義然則

文王世子磬字乃虛縣之義非實字與左傳國語不

同若讀爲鐘磬實字則下于甸人于字爲不詞矣國

語申生雉經

雉字與周官封人綵字音轉相假借綵繩也左傳都城百雉亦以繩爲度之名

與城之以板

爲度名縱維度橫也

經與磬同聲同義特設至二字

異形耳猶古文設作磬瓶之磬矣又作室也余正釋

蟲蜺縊女縊女所以名蜺者蜺與殼聲相轉相假詩

天之妹韓詩作磬天詩扶杜

縊女縣于樹所以名蜺

蜺聲如殼也說文聲字所以從殼得音者殼有耳聞

之義聞屬于耳古人鼻之所得目之所得皆可借聲

聞以概之故詩大明曰倪天之妹說文倪弟二訓曰

一曰聞見此訓最確與毛傳合毛傳直訓曰倪磬也

蓋當時韓詩作磬訓爲聞見人人習知不必多言若

鄭箋以如訓倪卽說文譬諭也之弟一訓此自是漢

以來相沿之別解鄭氏用之以別毛義然不如毛義

遠矣詩人言倪天之妹者稱后妃爲天妹以神之文

王實有見聞其爲天妹者故定祥親迎也禮娶妻先

聘說文聘訪也从耳粵聲粵與殷同義見下然則覩天

之妹覩與聘義又相近矣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

者亦可概以聲聞故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殷

聲殷古文馨又曰𦰇聲也从只粵聲讀如馨案詩椒

聊次章遠條且毛傳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馨字

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漢衡方碑亦借聲爲馨

矣海鹽吳東發云衡方碑云克長克君不虞不陽維

日有聲則此逸周書諡法解不生其國曰聲昔人解

此多誤案此乃生于母家不在本國如虛懸然其義

猶在殷字聲乃假借耳猶史記所言贅壻之義魯嬰

齊諡聲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爲姒生聲伯而

出之嫁于齊

左成十一年傳

然則聲伯必是隨母生長于外

所以卒諡曰聲又齊侯娶魯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

姬生光

杜注云顏驪皆二姬母姓

姬之諡聲必亦育于母驪姓家

之故故以母姓爲名而諡曰聲

左襄十一年傳

與嬰齊聲伯

同例而隱公母諡聲僖公夫人聲姜齊靈公母聲孟

子皆同此例矣詩叔于田抑馨挫忌毛傳曰騁馬曰

馨元謂馨卽騁之音近假借字蓋專殷同韻說文所

以讀騁若馨也若離騁而別求其訓則誤矣

尔雅專

也此專訓詩小豳今詩作并蜂者異同字并蜂粵峯
無所不可但爲雙聲耳其義在音不在字也故毛鄭
皆據尔雅無新說粵峯與詩叔于田罄控同義設與
粵音義每相通并蜂者如執轡者掣曳馬也後人因
贅字而求其義于蠶蜜之蠶則郢書燕說
矣并與抨伴同音亦使義也聘亦使也 凡此毛傳
未發之義證之古皆合故毛氏經訓可竝尔正也

釋蓋

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郭璞注未詳今學者皆以蓋割
同聲假借引鄭康成禮記緇衣注明之則郭所未詳
者明矣元更謂害曷蓋末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
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
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僞傳云使鰥寡

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詩生民
曰無菑無害釋名曰害割也書堯典洪水方割大誥
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也害字與蓋字亦近爾雅
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尙書君奭割申勸王之德鄭氏
緇衣注曰割之言蓋是也蓋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曰
害喪害卽曷呂覽葛天氏卽蓋天氏也蓋與末未亦
最近故春秋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盟曰昧雉彼視何
休學昧割也邵公之意若曰有渝盟者視此割雉也
孟子謀蓋都君此兼掩井焚廩而言之蓋亦當訓爲
害也若專以謀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下文咸我

績咸字無所著矣

釋且

說文訓且爲薦字屬象形

段若膺大令曰儀禮艷注公羊何注皆云且字如伯

某仲某某是且字某以薦伯仲也古文尚書黎民俎飢艷易俎爲阻蓋尚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家作阻此皆訓薦之義元按諸古誼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且

字商文戊祖丁算作𠂔祖又算作𠂔孟祖辛彝作𠂔

祖乙𠂔作𠂔祖己𠂔作𠂔祖丁𠂔作𠂔瞿祖丁𠂔作

且此文與今且字近矣周齊侯鐘作具作𠂔皆祖之古文小篆

始左亦作祖故說文示部祖始廟也今音祖則古切

且千也切不知古音古誼正相同也禮記檀弓曾子

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鮑注且未定之辭

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

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祖皆有始誼如祖訓始廟祖祭爲

樞始行史記食貨志引書曰黎民祖飢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鮑箋云徂猶始也言且亦卽

有始誼經傳中言既某且某者皆言終如此始又如

此既訓終且訓始王懷祖給事謂元曰詩言終風且暴終和

且平終溫且惠終皆當訓既言既風且暴也鮑箋訓終風爲

終日風此望文生誼爾雅徧釋詩中風名獨無終風且終和終溫又將何說元爲之加證

曰終卽既既終也且始也詩鮑風溱洧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既且卽終始之誼且讀爲平聲與

乎乎字爲韻且往觀乎之且卽蒙上旣且爲言愈見

修辭之善漢張遷碑爰旣且于君文例可與此相證

也顧寧人以旣且爲鹽字之分疑是碑爲重刻摹勒之誤非也又按且粗也姑也

且訓爲始始有艸創之誼卽爲粗畧之誼說文粗疏

也粗从且得聲得誼且又與鹽通借皆不攻緻之誼

詩唐風王事靡盬毛傳盬不攻緻也孔疏引盬字爲證誼乖遠不相

涉漢書息夫躬傳曰器用盬惡鄧展注盬不堅牢也

卽不攻緻呂覽誣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盬會之盬

苦不精致也方言曰盬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數

誼方言之訓可識矣又沽音同盬儀禮喪服傳云冠

者沽功也。鮑注沽猶麤也。又既夕注沽今文作古。又

周禮司兵注曰功沽上下沽卽麤惡與鹽同可見漢

末猶爲恆語。麤畧卽爲聊且之誼。故且爲姑且之且

廣雅婢且也其寔姑卽且同音假借字。詩周南我姑酌彼

金罍毛傳姑且也。說文乃秦以市買多得爲乃詩我乃酌彼金罍段若膺大令曰說文

引詩我乃酌彼金罍乃本應作姑此許引詩說假借古文以乃爲姑也如致人姓也洪範以致爲好此

亦且之假借字。論語沽之哉沽卽乃字假借禮記檀弓杜橋之母

之罍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鮑注沽猶畧也是沽卽麤

畧之誼與鹽姑同誼寔皆且之假借也。莊子與物且者此謂苟且

漢書宣帝紀莫有苟且之意同廣雅聊苟且也亦其誼也。又案且字

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寢楚子伏已

而鹽其囓鹽與咀同謂咀噍其囓故方言曰鹽且也

此益明矣

服虔注鹽噍也杜注沿之正義云未見正訓此未明古誼也左傳吾且柔之矣囓能

柔物故攷工記曰近于割而休于氣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誼孟子

滕文公蠅蝻姑嘍之姑與方言鹽同卽咀也

趙岐姑字無解

朱子訓語助固非至以爲蠅姑則古無分蠅姑二字單名爲姑者此未明古誼之失也

謂蠅與

蝻同咀嘍之也又案且有包含大多之意故說文咀

訓爲含味苴麻子包多子者

禮記罍服小記苴杖竹也此言以苴麻纏杖如

及然鮑說非詩鴟鴞予所蓄祖祖讀爲苴毛詩作祖韓詩作租釋文不誤今本毛誤爲祖祖租無定其爲

苴之假借益明苴卽陸璣所謂紱巢之麻與下捋茶茶字二物相配非虛字

禮記苞苴此

是也

釋黻

黻與黼同爲畫績之形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黼象斧形明矣說黻者曰兩已相背戾

爾雅

孫注左桓二年傳注書益稷傳

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

戾非兩已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

兩已之已何物耶然則各傳注所言兩已者豈非兩

弓相沿之誤與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亞文

亞古弗字也

今俗本漢書文選皆譌爲亞

師古此語必有師傳非

師古所創經傳中彌佛弗義每相通字或相假音亦

相轉說文弼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卽考工記弓人之莢鄭注所謂弓檠者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攸于丿部解曰弗橋也考工記弓人曰橋幹橋角从丿从𠂇从韋省案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誤弗字从丿从𠂇从弓𠂇𠂇者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指也特𠂇𠂇分背不若乂字相交耳然則弗卽亞字爲兩弓相背戾之證師古之說有由來矣

釋郵表嘏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
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
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志矣此郵表
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

漢書各紀

傳郵亭

注皆同郵从邑从巫巫遠邊也巫从土从𠂔𠂔草木

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巫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
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巫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
望而分疆界焉此巫之所以从巫郵之所以从巫也
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
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巫邑二字會成

一意其聲則生之于旂故與旂流旒通借古字義隨音生旂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嘏禽獸鄭康成注郵表嘏謂田嘏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嘏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王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萊株皆同音義裘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誌綴毛物于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爲標誌卽以裘爲標誌也則試言表裘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

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裘皮衣也

象形古文省衣作求荀子儒效後漢蓋勳馬援傳注
表標也呂覽慎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
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議正行列也荀子大
畧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祐傳注表標準也管子君
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
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或操表
掇以善晞望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
注表掇儀度長發之球是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是言受地于
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春
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
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
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贅旒

之義也贅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

爲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

史記滑稽傳淳于之贅增索隱如人贅疣餘刺

物也詩大雅具贅卒荒傳贅屬也

是郊特牲之表義卽郵義也則試

言啜說文𦣻篆作𦣻綴聯也又綴合著也啜兩陌間

道也按綴爲以物繫屬于物之義𦣻綴啜輟義皆通

檀弓下國語齊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樂記注故輟亦訓止見呂覽期賢求人注說文輟車小缺

復合衆車連行缺而復合連義也卽止義也綴兆之綴連也亦卽止也尙書立政綴衣亦掌連綴衣服之

官也贅則同音假借之字祓字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

荷戈與祓說文祓殳也或說城鄙市里高懸羊皮有

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祓此乃以木綴

表之明證漢時尙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表繫皮則可名曰綴因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卽別制加田于畝之字名之曰畷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蔽散邑迺卽散用田竟竟自瀍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紆東疆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卻萊導以西至于唯莫竟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

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

十步爲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可見古人闡軍以表爲界之事

又舞者行列所止亦

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
鄼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
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皆以表綴爲用然
則郊特牲所謂郵表畷者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
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淳
鹵賈逵注云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周語單
襄公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韋注表識也畷乃
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
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
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頌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爲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

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卽容字也

頌正字容假借字詩譜頌之言容釋

名頌容也並以假借字釋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義別後人專以頌爲歌功頌德字而頌之本義失矣

故說文頌兒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頌是容卽頌漢書

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卽善爲容也

說文兒下云頌儀也與此頌字

爲轉注籀文者周宣王太史所作頌卽容貌字者史記樂書云物之頌也漢書儒林傳云頌禮甚嚴又云

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師古注並云頌讀曰容

容養養一聲之轉古籍

每多通借今世俗傳之樣字始于唐韻卽容字轉聲

所借之養字不知何時再加才旁以別之而後人遂

絕不知從頌容養轉變而來豈知所謂商頌周頌魯

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無深
義也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
閒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凡樂縣並在堂下惟琴瑟
隨工而得升笙則倚於堂大射儀云箎在笙鼓之間
禮記禮器云歌者在堂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弦歌閒
以笙者如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升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大夫士鄉飲酒禮亦如之並無所
爲舞容他如周禮左傳國語所載亦但曰歌曰詠歌
左傳季札觀樂惟使工爲之歌國語叔孫穆
子對晉侯云伶簫詠歌而亦絕不及舞容惟三頌
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
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
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頌之舞容禮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

奠於先老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
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明堂位以禘禮
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祭統夫大嘗禘升
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
管象示事也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
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又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
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樂記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
器也屈申俯仰容緩兆舒疾樂之文也又云執其干戚
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猶之戲曲執持文武之器手
舞足蹈而口歌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
之以應節奏也

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

也文舞武舞禮記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

武備者也勺卽周頌酌象象卽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

也大夏則夏禹之樂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

學羽籥注云于戈萬舞象舞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
記云干戚羽旄謂之樂注云下盾也戚斧也武舞所

執羽翟羽也旄旌牛尾也文舞所執郊特牲諸侯之
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王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
堂位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王戚冕而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入
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左傳襄二十九
年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籥南籥見舞大武見舞
韶漢見舞大夏見舞大韶籥周所存六代之樂若大司
樂所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頌也
魯得其四韶籥夏漢所謂夏者卽九夏之義說文夏
从夂从頁从臼臼兩手夂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
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鐘鼓等器以爲容節詩時邁
於時夏傳云夏大也箋云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大
者稱夏禮記夏籥序興正義云夏籥謂大夏文舞之
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鄭氏康成注鐘師以九夏
爲樂之大歌說文夔訓中國之人也从頁夔字於六書屬
字頭爲容貌之首古頌兒字故从頁夔字於六書屬
象形禮曰夏詩曰頌二而一者也九夏者鐘師所謂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也杜
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
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
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驚夏
凡奏夏並以鐘鼓爲行步之節金奏之例九夏卽在
皆在升歌前如賓入門升堂後金奏卽闋九夏卽在
頌中明乎人身手足頭兒之義而古人名詩爲夏爲

頌之義顯矣

清廟之什凡十篇古登歌用清廟尙餘其九呂叔王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

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餘六夏蓋卽
維天之命等篇爲近之矣鄭氏康成以九夏皆詩篇
名頌之樂記賓牟賈問答全是舞頌卽頌卽容之實
族類也據樂記言大武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
據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又孔子
答賓牟賈云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皆

舞頌之實證按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又作武其首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日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賚桓二章皆屬於大武猶之關雎實兼葛覃卷耳鵲巢兼采蘋也周禮大司樂凡曰奏皆金也曰歌皆人聲也曰舞皆頌也夏也人身之動容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夏舞者謂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武舞曰萬舞者萬厲也蹈厲武舞也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干舞也史記樂書正義云厲謂顏色勃然如戰色樂記注云蹈厲所以象威武時而公羊注以爲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民以萬名其篇幽詩有頌者此必有此漢人望文生義其實非也

舞容在後

周篇章國祭蜡則獻幽頌按幽爲周之舊商周皆夏殷之舊邦宋有商頌周亦有幽頌

既謂之頌宜禮君子趨行賓出入尸出入皆奏夏夏

即人容以金奏爲之節也周禮樂師敎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禮記王藻古

之君子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禮記王藻古

夏賁醉奏陔大射儀公升卽席奏肆夏賁醉奏陔公

入驚鄉飲酒禮賁出奏陔禮記禮器大饗之賓其出

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

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

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縣興卽金奏也又云金作

示情也國語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日先樂金奏

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

也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

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凡奏夏皆擊金以爲節鍾師掌

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鑄師凡周禮鍾師于二南之詩

祭祀鼓其金奏之樂是也

亦稱奏者彼以弓矢爲舞容故有金奏非舞不稱奏

也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虞首卿大夫奏采蘋

士奏采蘋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

舞據此知鯉首采蘋采蘩皆以弓矢舞

鐘磬分笙鐘笙磬頌鐘頌磬者

笙在東方專應風雅之歌頌在西方專應夏頌之舞

也樂縣之位小胥正之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

其南應磬皆南陳笙爲東方以應風雅詩鼓鐘云笙

磬同音以雅以南謂諸侯大夫燕時但歌雅與二南

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其云歌

鐘必是應風雅之鐘然則卽笙鐘也或者笙鐘笙磬

罷聲比頌鐘頌磬爲小以此爲分別歟或以笙爲所

吹之笙不知所吹之笙則在兩階建鼓之間與此絕

不相同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鍾其南朔

磬其南鼓皆南陳頌爲西方以應頌舞儀禮燕禮聘

禮以及少牢饋食有司徹所載賓尸入門升堂莫不

由西出入凡賓尸出入皆金奏金奏必歌頌以應屈

申俯仰行步之節也尚書笙鏞以閒孔鄭古文皆作

笙庸庸卽大射儀之頌古文頌或爲庸大司樂疏引

書鄭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

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

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爲孔解庸爲大鑄便昧於笙頌之義矣

此乃古人未

發之義因釋之如此

釋矢

義从音生也字从音義造也試開口直發其聲曰施

尸爲同音夷倭匣移爲音近字孟子孟施舍趙岐注施發聲

重讀之曰矢

屎爲同音雉薤

近字

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義古

人造从从也

也卽同匣

之施字卽從音義而生者也說

文施旗兒

齊樂施鄭豐施魯巫馬施皆字子旗齊

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庚子

義爲施舍

易乾卦雲行雨施稱物平施左傳昭五年

劉炫注施者舍也舍爲施之重音施之訓

展訓陳訓布訓行訓舒訓設訓弛訓移皆平直施去
之義也詩葛覃施于中谷免置施于中林類弁施于
松柏旱麓施于條枚禮記樂記施於孫子孔子閒居
施及四海中庸施及蠻貊皆重讀之其實輕重皆同
音義也尸與施同音故禮記在牀曰尸人死平陳也左
傳宣十
六年荆尸而舉尸陳也卽俗陣字也爾雅曰矢雉
尸陳也平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義也
尸或爲倭倭从夷與尸音義皆相近周禮凌人大喪供倭槃冰注使
之言尸也國語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陳尸曰
施禮記喪大記奉尸夷於堂詩草蟲我心則夷桑柔
亂生不夷左氏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竈又十七年傳
一朝而尸三卿皆平義也詩洞酌豈弟君子豈弟易
直也弟易音義近也匱爲注水器左氏僖廿三年傳
懷羸奉匱旣而揮之水從匱出平揮而去故名其器
曰匱池之从矢爲弓弩之矢象形字而義生於音凡
也亦同此義

人引弓發矢未有不平引延陳而去止於彼者

爾雅矢雉

引延陳也

此義卽此音也左傳

隱五年

公矢魚于棠詩矢于

牧野無矢我陵以矢其音矢詩不多矢皆訓陳又人之所遺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

如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

屎同矢

左

傳

定三年

閻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謂便溺也

便溺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訛也雉野雞也其飛形平直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且造一从隹从矢之字曰雉也雉與豸綏同音每相假借雉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彼平引延陳而度

之約略如矢雉之去曰雉以繩則曰絳左傳
隱元年都

城過百雉杜預說雉長三丈許慎五經異義韓詩說

雉長四丈何休公羊學雉二百尺說雖不同大約皆

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左傳
襄二十五年度山林鳩藪澤

鳩與度對言鳩乃雉字之訛雉卽度也度以繩尺爲

度數也左傳
昭十七年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

也平民者也工正命官所以名雉者雉有度義亦有平

義也周禮鄭氏書或作夷鄭康成讀如鬚小兒頭之

平而去周禮封人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

之凡祭祀置其絳司農注絳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

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春云絳當以豸爲聲

據此知封人掌有繩綯遇城邑則量百雉之綯遇祭

祀則供牛鼻之繩五雉之爲工正也義與此同國語

晉語

申生雉經乃以繩綯自經雉乃綯之假借字而

或以爲如雉鳥之經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於樹者

此不明古義之失也綯从豸得聲左傳宣十范武子

引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余

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釋文豸本又作雉今

爲鳩與雉藪澤左傳襄十又云范宣子曰句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此鳩字亦是雉字之訛與庶有豸乎詞

氣正同豸者止也

卽阻止之義

平也解也

解豸名獸乃雙聲字

此雉

亦當訓止也平也正所以荅圻父無所止居鴻鴈哀

鳴劬勞之義與范武子引詩巧言亂庶遄沮遄已義

同也管子曰

地員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注施

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然則施雉之音皆有長引法

度之義水音近矢說文水準也水之流也平引而去

義與矢雉相同準爲法則法字古文从水从鷹凡言

鷹者皆有直義有平義灋从水者水至平从鷹者爲

平爲直皆指事从去者兩人相違之閒以水鷹平直

之爲會意鷹猶紆繩之直也說文鷹部灋字乃以神

羊觸不直爲解此由漢時沿楚制爲解豸冠令觸不
直著之國典之故許氏不能不據以爲解其實商周
以上制字未必定主此義說文灋字似宜收去部未
可會意說廌爲解豸觸不
直而去之也蓋水廌皆平止義故今文廌字可省若
如神羊之說今文省一廌字則所餘去字會何意耶
明乎此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
也

釋順

有古人不甚稱說之字而後人標而論之者有古人
最稱說之恒言要義而後人置之不講者孔子生春
秋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

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

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

開宗明義

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廣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揚名章順可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順與

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

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

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

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

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

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

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
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閒耳魯臧齊慶皆
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恒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
以順逆二字爲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
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又五年傳順少長僖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杜預云立庶不順禮又卅三年傳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又六年傳事長則順又十五年傳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宣四年傳以順則公子堅長又十二年傳典從禮順成十六年傳禮以順時襄三年傳云臣聞師衆以順爲武又十年傳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又十七年傳大臣不順國

之恥也又廿三年傳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又廿五年傳其辭順犯順不祥昭元年傳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又十一年傳蔡小而不順又十九年傳夫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又廿六年傳獎順天法又廿八年傳慈和徧服日順杜預云唯順故天下徧服哀二年傳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又六年傳從君之命順也公羊定八年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莊六年傳朔入逆則順出矣國語周語上非禮不順又云敬王命順之道也周語中以順及天下又云奉義順則謂之禮周語下方不順時晉語一敬順所安爲孝晉語二在因民而順之晉語四順以訓之晉語六其辭順晉語七帥衆以順爲武晉語八順其憲則晉語九順德以學子又行之以不第此也易順越語下順天地之常又必順天道

之坤爲順也易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

義也

易坤乃順承天又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需

天休命豫順以動豫臨說而順萃順天命也升巽而順革順乎天而應乎人又順以從君也漸順相保也

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詩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

詩女曰雞鳴知

子之順之皇矣克順克比又順帝之則下武應侯禮順德公劉既順迺宜抑順德之行柔柔惟彼不順禮

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

周禮地官師氏順行

以事師長儀禮士冠禮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禮記檀弓上類乎其順也檀弓下節哀順變也王制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月令順彼遠方鄭康成云順猶服也又曰必順其時禮運順人情之大寶又云仁者順之體也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又云有順而討也又云有順而撫也又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郊特牲年不順成大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樂記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又云和順積中又云天地順而四時當又云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又云樂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祭義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又云所以示順也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

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人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又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中庸：父母其順矣乎。表記：義而順，又云：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冠義：順辭令，昏禮：敎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大戴禮：主言上順齒，則下益悌。又云：立

之以義行之以順哀公問五義言既順之曾子立孝
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訓其弟
者又云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五帝德
以順天地之紀又云順天之義又云莫不從順盛德
天道不順生於明堂千乘以順天道諱志以
順四時小辨士學順盧注云學順成之道 聖人治
天下萬世不別立法術但以天下人情順逆敘而行
之而已爾雅敘順也故孔子但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
順字爲聖經最要之字曷可不標而論之也

釋達

達之爲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恒言之而
後人畧之元按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
及于家國之謂也法言問神篇昔仲尼潛心於文王
矣達之呂覽誣徒篇況乎達師與

道術之言乎成公十五年傳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孔氏正義以爲聖人達於天命則達卽道德之始之證

禮記

學記

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

左傳

昭公七年

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

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

必有達人今將在孔某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

杜預集解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此杜氏用服虔注見於襄公三十一年疏而本傳正義云當言三十

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此孔氏別有所據世未稱聖但稱達說文聖通也白虎通聖者

通也道也荀子臣道篇是聖臣也楊倞注聖者無所不通之謂是聖之訓通同也又廣雅釋詁達通也儀

禮士昏禮下達鄭注達通達也說文達字下不訓通而於通字下注曰達也故昭公十三年傳晉楚之從

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史記楚世家引作不聞通者從謂無人是達可訓通通又訓達皆與聖義相近又禮

記鄉飲酒義產萬物者聖也鄭注聖之言生也是聖
又得訓生詩生民先生如達毛傳達生也是達與聖
亦同訓蓋毛公用轉注謂有生聖之美義無不通康
成恐後人以先生爲生不成辭故又從達字本義箋
之曰達小羊蓋小羊生而能行亦有性成之義與聖
字意正相輔總之達卽聖之次聖是已成之達達是
未成之聖猶之皇公之同訓爲君賚子之同訓爲賜
時有淺深之殊耳故莊子天運曰聖者達於情而遂
於命也左傳文公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杜預集解聖
者通也博達衆務庶事盡通也禮記樂記作者之謂
聖賈公彥疏聖者通達物理則聖賢道德之始無不
由達而臻者聖人之名尙矣古之所謂達人卽今之
所謂通人名異而訓可互證也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
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禮記禮器君子之人達故皇
侃義疏以爲達者聞之實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
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
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引詩曰挑兮達兮毛傳挑
達往來相見之貌則達本有行義不相遇者猶言不相選也呂覽慎人篇達於道之謂達是也又曰
君子進則能達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繹孔曾
此言知所謂達者乃士大夫學問明通思慮不爭言
色質直循行于家國之間無險阻之處也禮記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列子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故說文曰達行不相遇也遇

選也故論語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夫仁者已

欲達而達人

王肅作家語襲其語曰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與窮字對舉便非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達之說也左傳

宣公四年

曰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穀梁僖公三年傳達心而儒此造語之異

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孟子曰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不達之說也後儒持明體達

用之論而達專屬用非孔曾本義也

張鑑注

釋門

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或轉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

或假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於同紐之雙聲試論
之凡物中有間隙可進者莫首於門矣古人特造二
戶象形之字而未顯其聲音其聲音爲何則與疊同
也疊从疊得音疊門同部也因而疊又隸變爲疊爲
疊爲疊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
唐貞觀等慈寺增記銘既有疊社字又有疊疊字皆疊古體之遺也周禮太卜注疊王
之圻也方言亦云器破而未離謂之疊釋文注疊本
作疊是疊與疊同音義也至中破未有不赤者故疊
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盟盟誓者亦塗血也
水

注孟津卽盟津穀梁傳盟津亦卽孟津

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疊

爲赤苗

詩作稟更可証每門音轉之蹟

說文璊爲赤王璊爲赤毳莊

子櫛爲門液

人間世以爲門戶則液櫛

皆此音此義也

與去聲轉

爲隙轉爲瑕皆物破有間隙色赤之義說文瑕字次於璊字者連類而及之也又爾雅璊冬注門冬一名

滿若夫進而靡已之義之音則爲勉

說文勉从免聲經籍亦或以免

爲勉勉轉音爲每疊疊文王當讀若每每文王疊字或

作疊

文亦音

再轉爲敏

漢書以閔勉爲敏勉

爲黽雙其聲則爲黽

勉收其聲則爲蠹沒

爾雅蠹沒勉也

又爲密勿

毛詩黽勉同心文選注引

韓詩作密勿同心揚雄劇秦美新云疊聞汗漫疊亦聲之轉

沒乃門之入聲密乃

敏之入聲又爾雅孟勉也

孟字从孟者以此爾雅獸曰蒙亦猛進之氣也

尚

書洛誥曰汝乃是不蘧蘧字訛俗無以下筆錢辛楣

少詹事以爲𦵏字形近之訛是也夢與孟亦同也詩

鳧鷖在𦵏

後漢書馬援傳注𦵏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箋𦵏之言門也其有間而進

之義更顯矣

鳧鷖𦵏字與文王之𦵏𦵏及易繫辭禮器之

𦵏𦵏皆爲一字特今人讀爲二音耳𦵏𦵏文王卽勉

勉我王勉𦵏同也進無已也河水浼浼浼浼卽勉勉

之義水之進靡已也敏勉猶之勉勉也

敏之外每備靡之外每備

推之勿勿猶𦵏𦵏也孟又轉爲懋爲勸爲助書懋哉

懋哉卽勉哉勉哉勸與邁同音又懋之轉也助者說

文口

音密

字之後次以曰

音卯

次以曰

音昌

次以昌此皆一

聲之轉尙書助哉夫子之助其音當讀與目同

今人讀若

旭者漢以後音之變猶讀疊若尾不爲每也

冒从目目亦聲說文冒冡

冡

同

蒙而前也冡與門同故荀子之蠡門孟子爲逢蒙助

之从力从冒冒爲聲而義卽寓焉勛哉卽懋哉也

璫

當讀如毒目疊韻也

又方言侔莫强也侔莫卽黽勉之轉音方

言之侔莫卽論語之文莫

文莫二字爲句與聽訟吾猶人也聽訟二字爲句同

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猶人也後人

不解孔子之語讀文爲句誤矣是故訓詁不明則聖

賢之語必誤語尙誤違言其理乎又案卯字乃門字

開兩戶故篆爲卯也卯門一聲之轉觀於此更見古

人聲音文字之精義矣

釋釋訓

禮記王制曰言僞而堅行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節鄭氏注似以第四句難得其解而略之按順乃訓之假借字澤乃釋之假借字言其所訓說者似是而非強釋之以惑人也順是而澤者爾雅釋訓之道也如此爲解乃與學非而博同類相近語有倫次大戴記小辨篇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此順字亦訓字之假借後人昧之致失其解史記孝武紀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此亦澤釋相假之據也

釋相

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相之取名必是

佐助之義

詩相維辟公論語則將焉用彼相矣

乃說文相在目部本義

爲省視爲以目觀木

易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

曷嘗有佐助之義

此必是假借之字其本字爲何曰襄字也古人韻緩

平仄皆可同義是以輔相之相亦可平聲贊襄之襄

亦可去聲後人昧此故不知襄相音同可假借矣說

文衣部襄字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凡耕者必有

耦故但言耕而卽有佐助之義卽所謂相人偶之偶

也

儀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禮記中庸論語注皆有相人偶之義

非佐助不成耦

耕故事之相佐助者皆曰襄如尙書虞書思日贊贊

襄哉其最古者也贊有佐助之義凡周禮贊王贊命
贊工皆是也贊贊爲疊字凡疊字皆形容之字以贊
贊形容襄字猶浩浩滔天以浩浩形容滔字蕩蕩懷
山襄陵以蕩蕩形容懷字襄字也自虞書以後襄字
不常寫多假同音之相字寫爲宰相之相是以相有
佐助之訓輔贊之義顧名而不知其義矣至于襄之
訓因訓除相之訓道訓勵皆從人偶耕闢贊助而引
申之者也襄有因訓諡法因事有功曰襄則相亦必訓因凡二
人二事之有因者必以相字連綴之如相成相佐相
偶之類是也其實相皆借字本義皆在解衣而耕之

襄字也說文恐後人不解襄字收入衣部之故故引漢令以明之而佐助之義卽在其中且說文衣爲覆二人本有偶竝之義故不再爲訓也襄又訓除乃說文引申之義非第一義也襄又訓駕詩大東兩服上襄此兩馬竝駕之義卽兩人竝耕之義以襄駕之訓例之知襄字之義重竝耕而不重解衣矣詩棫樸金玉其相相亦襄之假借字言金玉兩竝爲追琢之章也傳訓相爲質似望章字而始生其義非本義也至于襄相假借之見于經籍者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西京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漢書外戚傳惟幼眇之

相羊詩出車獵狁于襄釋文本或作攘禮記祭法相
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爲攘祈皆其跡也又詩曰誕
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此相道卽襄道襄道者耦耕也
攘草也故下直接曰蒔厥豐草也

擘經室一集卷二

擬

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

襍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厯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

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
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
此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閤合周道也元明
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戶分歧
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
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
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
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
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
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

朝

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

聖學所指海內嚮風

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

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偽得真高愈應摛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間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

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

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闇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

皇上繼

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與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

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卽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

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福謹案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羣書采集甚博全是裁綴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儒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

呈聞謂羣書卽案據也故史館賴以進
家大人出京後館中無所增改惟有所刪原稿
抄存家笥不應入集人無由見然二集中
有蔣士銓傳一篇集句之式觀之可想也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
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
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
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卽太一太一卽北辰北
辰卽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
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

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
虞書曰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此卽渾天以北極定
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
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
轉卽地之所繫其爲極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
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
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
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
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
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曷由乾居

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卽北極之實象也地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瓜之直痕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旣闢及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止若執洛陽爲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流西者向西流矣曷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也觀于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

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𡿨𡿨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旣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

中國地勢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
北極倚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
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實象不顯故曰北極卽
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卽古聖人置
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
專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
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
興以太極爲有而斥無極爲學也見魏書儒林傳魏書游
雅曰喜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自葱嶺以西水皆西
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游雅此言間

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強辭也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

起居注日講官 文淵閣直閣事 南書房翰林

國史館纂修詹事府詹事 臣阮元奉

詔充石經校勘官臣元校得儀禮十七篇 臣謹按儀

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

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

文本又多爲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

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

本去取復据臆見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
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
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

欽定義疏 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

內廷天祿琳琅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
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
總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臣元敬識

福謹案石經儀禮按勘記一卷此其序也在浙
定十三經注疏按勘記時此記皆采載彼本矣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

母叔父母姑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舛誤賈疏不能辨正遺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注三十二字相連同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皆當屬于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豪無疑義矣鄭引舊讀

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卽對
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
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顛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
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
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
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
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
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
君同十六字乃前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
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

謂嫁者其嫁于大
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者也兩句唐以前人寫校麤淺因爛下之文遽疑下

言二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

則少其字爲不辭

鄭謂經文世父母上若依舊讀當有其字

依鄭讀則顛

倒傳文未嫁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

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別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

非與此無涉也元嚮按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輔

之說乾隆五十八年奉

詔校勘儀禮石經欲刪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改傳

歸注而未敢遽定馳書問之劉君端臨劉君以爲然

乃毅然刪之載其義八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元旋奉

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覆按之不敢刪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繼而程君易田復按喪服謂此二十一字爲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爛逆降可也若不知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舛誤終不可明矣元于十三經校勘記中旣復列正之而別爲此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爲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平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嘉慶十五年夏六月

刻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序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

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

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
落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
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
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
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古備諸氏所齋來古
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于今者唐開成石
經陸元朗釋文孔冲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本經雖
不全然可備唐本之遺卽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
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

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尙書堯典敬授人時古
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
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
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敎字敎乃篆文敎字之譌比介
于我有周御事介作途途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
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
詩殷其雷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
莫敢或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極合而淺
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
不若是纖巧矣又椒聊兩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

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為脩次章為條脩條

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

傳曰言聲古聲馨二字音義可通假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

毛不應次遠聞一訓于菊篤二訓之後故脩之為長

一訓已明條為條鬯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

菊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

曰聲氣遠條此即漢人襲用詩次章語意周禮春官

鬯人後鄭注鬯芬香條鬯于上下也即毛公訓遠條

之意又案椒聊二字舊訓為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

椒也也字上必脫抹字鄭箋云一抹之實意實承傳

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為聊抹也之訓矣余

正云椒檉醜萊即抹也又曰杓者聊杓亦即抹也

詩之兕觥其斛斛每作觥斗求通也是余正此句專

為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為語助

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

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筭以終喪筭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爲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疊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竝

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
務禺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于子矣衛
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
此義長益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
洵爲六朝真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僞疏
惟孝經多據僞孔安國本爲無足取從僞孔序自稱逮
從伏生論古文
尙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計安國當生于文帝末年
卒于武帝太初以前安能逮事伏生而尙書僞孔序
又稱及見巫蠱王氏
後案辨之孝經亦僞凡以上經文略爲舉證皆非唐
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
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

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
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
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
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
非皆爲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
亦可嘉矣我

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

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
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
以便舟車印成卷帙諗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

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

文瀾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
其譌者亦仍之別爲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
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鏐仁和廩生趙魏錢
塘廩生陳文述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
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
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
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慎

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患之小者豪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年竝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哀公年間齊魯學術可以槩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

萬一惟孰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
書雜錄竝行爰順攷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
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漢志載
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
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
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
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攷爲第三本
鼂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蓋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
本者紹述卽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第四本
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同舛以家藏曾子與

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辨注此宋人以單
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爲第五本楊氏簡卽十篇之
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爲第六本今第一篇爲立事
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
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攷山堂攷索宋史藝
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爲一書此第八本周
邊曾子音訓十篇此第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
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暉以
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爲之今附錄於後不
足數也近時爲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

詔校廬雅雨運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
校刻 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塢約檢討廣森
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
中在朱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
授杰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攷
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
卽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
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
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敘錄於浙江使院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

經

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又
藝文類聚二十六卷引

史記孔子以曾子爲能

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
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諸古
籍知經之一字始于此書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
九經十三經之名皆出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
始襲取于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
大孝曰民之本教曰孝此卽孔子授曾子之實據譬
如舜之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教之所

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

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道也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貫習之爾雅曰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卽

一貫之貫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卽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爲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爲

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
不見用于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
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愠者
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
人必不知矣此何愠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尙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
時見用於世或且患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
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
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此道也此章三節
皆孔子一生事實爲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

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論爲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卽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弑奪之禍卽有子所云

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士大夫卿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惟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臣弑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間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也其列之於首篇之次章固所宜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本立而道生一句乃古逸詩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此一節四句乃孔子語也劉向說苑建本篇曰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
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
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
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語之舊
說而又以爲有子言者所以似夫子也劉向在西漢
校秘書見傳記百家古說甚多是以建本篇又引孔
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觀此益可知論語此二
句爲孔子語也又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
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恤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故東漢人經說最爲平正純實今錄之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敎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

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
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
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
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
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
之功效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
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
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
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
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爲大孝
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
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
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
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
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
各從其稱者也元案東漢人論孝論仁平實如此故
元所撰論語論仁論於管仲之仁尤與之合

論語一貫說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卽淺近者亦非
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
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
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
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
廣雅貫行也
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
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
光武十五王傳云奉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
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
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
史中並訓爲
專又並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
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

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一壹二字通用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

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卽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

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予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予行事學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

矣鄙見如此未知尙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子

大學格物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卽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卽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

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姦格于藝祖神之
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太廟格
于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蓋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
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卽知物所當格也至
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
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笱鄭注云
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
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
也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
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物卽與事

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卽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堅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卽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卽名立事立事卽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

矣乃多以虛義叅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關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既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卽身家國天下之事卽五倫之事卽誠正之事卽德財之事事卽物也事有終始卽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若以格物爲心靈窮理則猶是致知際內之言非修身際內之事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岐也

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

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黃宗義文定載與萬充宗論格物充宗用大射儀物字之義黃君舉先儒瞿汝稷元立亦主此說但元今說與彼不同

擘經室一集卷三

明堂論

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檜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
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葢以茅外環以水
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
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
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
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是
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
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

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
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
祭昊天上帝則有圓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
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
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
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
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
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
迹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韞皮椎輪初制惟尙越
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

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眾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勒書一卷以備稽覽括其大旨著于斯篇

神農明堂

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胷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

太平御覽七十八作播植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

終獻功

御覽功作貢文子及北史宇文愷傳同

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

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

御覽

寒暑作燥濕

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

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

是故威厲而不殺

御覽作不試文子同

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

煩故其化如神

御覽作教化如神

元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據

主術訓云云是明堂之名始于神農特無宗廟

郊壇朝廷路寢之分總以明堂爲天子所居卽

後世郊外明堂也其云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卽

月令天子居明堂以時嘗穀之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益而無四方覽御

元案此與淮南子同桓譚時古籍猶多或不專
本淮南也

黃帝明堂

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

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則是黃帝合宮

元案合宮者天子所居各禮皆合行于此故無
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亦卽後世郊外明堂
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元案此明臺當卽合宮中南向之堂

漢書郊祀志上曰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
享百神于明廷是也

元案明廷猶明臺其云接萬靈享百神卽月令
以時祈祀之始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
極考建五常

元案惠氏士奇云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

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于黃帝矣

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元案後世郊外明堂之制似卽放此其云四面無壁以茅蓋與神農時明堂有蓋而無四方正同

堯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王

衡以齊七政鄭氏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元案堯時明堂當已分建授受大典故在明堂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元案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
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
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
所云大祖卽明堂也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

聚于此

御覽

元案明堂名五府及祀五帝實是舊禮尙書帝
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氏注尙書云文
祖者五府之大名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開
先祖之府取其明法足證府名甚古惠徵君棟
云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于唐
虞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元案衢室義取四達卽四面無壁之謂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氏注云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元案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于夏

舜明堂

今文尚書堯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氏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馬融注云藝禰也

元案此巡方大典故歸格郊外明堂也文祖藝祖皆指祖考而卽爲明堂大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

尸子曰觀堯舜之行於總章

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元案總章總期之義皆同合宮以各禮總于此
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于此期會故名總期
字異而義則同也

今文尙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曰闢四門
元案城中朝寢無四門之制此亦指郊外明堂
也四方諸侯來朝大典則於明堂中行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
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堯而宗舜韋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
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元案禘郊祖宗四者皆爲配天之祭鄭注明白
可據總享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顓頊與堯配
祭自王肅有心違鄭謂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
其廟不毀誤似爲宗廟之祭非屬明堂遂致其
義不明也

夏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
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氏注
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
之禮

元案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尙書大傳所言
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古字世大通故
大子又稱世子世叔又稱大叔矣匠人言三代
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凡以下
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
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

室非專爲祀祖卽如夏小正爲觀天測時布合之書禮亦當行于世室與舜在璿璣玉衡于文祖同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窗象八節

元案此云一堂之上爲五室世室乃一堂中央之室也較他室爲尊故稱之爲世室世與大皆尊稱之辭成氏以大廟擬之是也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

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元案此自指郊外明堂而言

禮記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韋昭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殷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

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元案鄭注以爲王宮正堂非也此所言仍是郊外明堂之制至于國中寢宮之制止取郊外明堂四面之一向南爲之斷非如郊外明堂四面皆有堂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嚮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

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

元案此總章卽襲舜明堂名謂郊外明堂也四夷來朝于此者非常典禮不於國中朝廷行之必在明堂以繼舜禹之業周公之明堂朝四夷同此其云先祖之府亦指郊外明堂與堯典文祖藝祖同益先代典冊亦藏于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元案說文解字云街四通道也此名總街者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尸子曰殷人曰陽館

唐會要明堂下
顏師古議引

元案孫觀察云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
已在東南郊也

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

以重檐四阿故取名

御覽

元案此誤以國中南面之路寢爲郊外四面堂
之路寢也

禮記祭法曰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韋昭注云舜當爲嘗字之誤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元案說見夏明堂下

周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元案此本指郊外明堂與宮內路寢不同故匠人又曰宮中度以尋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

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元案明堂位雖魯儒傳會而此段言周公明堂則必是周初相傳舊典由此知郊外明堂惟向南一面有臯應路三重門其三面惟一門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元案此篇飾字凡六見皆飭字之訛飭字从力古力字作𠂔所以訛爲巾也觀篇末曰則飭司馬則飭司寇則飭司空皆作飭明此飾亦當同此例爲飭字也明堂天法之所在故天災則于此飭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官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

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隄唐山牆應門庫臺元閭

元案五宮卽下五處前四處皆在城中惟明堂在郊外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元案明堂中大室爲宗祀之所故以爲文王之廟路寢亦指明堂而言路與大通故又稱大寢鄭氏注月令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是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詩周頌我將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
維苾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孔穎達正義云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
之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
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于明堂謂大饗
五帝于明堂也

元案此郊外明堂祀五帝以文王配也

禮記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魯語與祭法同韋昭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

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元案此言行宗祀于郊外明堂宗祀卽堯典六宗之祀

尙書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氏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

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氏注云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元案此以文祖卽郊外明堂中太廟是也其云明堂祀五帝亦是古禮唯分告明堂與禋廟爲二非是惠徵君曾駁之

詩周頌清廟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元案此清廟卽郊外明堂中央大室也周公居攝五年制度大備朝諸侯于明堂卽率以祀文

王于此此二事顯而易見者我將之祀文王于明堂與此有別者此率諸侯助祭禮尤盛也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元案此卽郊外明堂明堂以茅蓋屋也若國中朝左之大廟未聞以茅蓋屋也

尙書洛誥曰王入大室裸王肅注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

續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

元案此亦指郊外明堂而言鍾鼎款識所載伯姬鼎師毛父敦戠敦收敦等銘所云大室蓋皆

謂清廟中央之室古者朝諸侯祀祖考獻俘馘
皆在明堂也

逸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既生霸王在東宮告周公
曰嗚呼朕聞武者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
無惑矣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宗祀明堂明
堂在左故謂之東宮

袁準正
論引

元案此東宮亦指郊外明堂攷工記匠人左祖
右社疏引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是明堂在
左矣

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公彥疏云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元案此雉門乃國中之雉門蓋以明堂所藏之治象月吉縣之國中挾日仍藏之郊外明堂也

禮記月令

元案此篇文多不錄呂覽同以此皆古帝無路寢專居明堂布政之遺制周時王居城中路寢此禮未必全行也

魯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元案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于大廟行之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元案此禘卽祫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大廟一也惠徵君云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圖止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

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

元案魯大廟猶周明堂明堂天法之所在故曰

無天

春秋哀公三年左氏傳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元案天子靈臺在明堂中諸侯觀臺亦當在大廟周禮春官大史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

告而受行之故視朔與登觀臺竝書也

泰山下明堂

孟子梁惠王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趙岐注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元案此明堂卽壇也與他處明堂異制周禮春官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儀禮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注

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
以見之卽指此也泰山在齊州齊居天下之中
有王者起於山下朝諸侯卽於山上刻石紀號
行封禪之禮

史記封禪書曰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
明堂處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
坐明堂

元案泰山下明堂據此西漢時尙存其迹自元
封二年秋武帝因公王帶所上之圖作明堂于

汶上後王莽又作明堂于長安泰山下明堂遂
不可攷矣

漢明堂

漢書河間獻王傳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應劭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又終軍傳曰建三宮
之文質服虔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

元案武帝明堂在奉高未嘗立于長安禮樂志
言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
太平僅議立而已非實立也河間獻王所對上
下三雍宮三篇藝文志載其目胡梅磻以爲對

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

漢書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後漢書世祖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
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元案明堂建于長安實始于此非建于武帝時
明矣

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辟雍在長安
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
七里

元案八當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

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
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擘經室一集卷四

禹貢東陵考

余昔在浙已攷浙江卽禹貢三江之南江禹貢東迪
北會于滙乃自池州石城東迪會于震澤至餘姚入
海稽之漢以前古籍無不合者漢以後各家之誤可
指諸掌矣嘉慶十一年間予在墓廬爲卜葬之事
西上冶山見所謂廣陵者矣十三年由汴梁過臨淮
踰清流關嶺更見所謂廣陵者矣十八年由江寧溯
江至池州九江乃曉然于禹貢至于東陵東迪六字
爲確不可易廣陵卽東陵晉以後人誤之久矣晉以

後人誤解北會於滙之滙爲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
彭澤以上求東迤求東陵不知大江之勢自武昌至
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
以至江寧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爲北江也按地球度數由西南向東北斜角歷南北經度將及三度非比由武昌至彭澤自正西至正東緯度平行也且名曰東陵自應在九州之東若在彭蠡以上則荆州界內不當云東矣東迤之處卽在池
州古石城由石城而趨震澤實是正東流由池州至震澤正循緯度平行而東禹貢于東迤之上書曰至于東陵是以東陵
定東迤之地後人旣見東迤之地卽當于相近之地
求所謂東陵者晉人誤以東迤在彭蠡之上遂失東

陵之名不知漢書地理志廬江郡下班氏自注云金

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

句

北入江

由江之北岸入江故曰北

此乃漢人之說最爲明白可

據者也計東陵之大非一二邑所可盡陵之爲形乃
長山之形其脊棱棱然縣延而行水分兩地而流方
稱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應卽是東陵之首過此以
東爲滁州清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
揚州甘泉江都始爲東陵盡處試觀此陵縣延數百
里其脊分南北脊南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
于淮界限分明雖起伏高低或有平行之處而以分

水之法測之則瞭然可見者也予出揚州西門至古井寺陳家集橫山冶山見一路皆有嶺脊之形問之農民皆言嶺脊雨水南則入江北則入湖再由冶山至棠山以上直接滁山皆然滁之清流其形最顯此揚州之所以名曰廣陵也此江都東鄉所以有漢東陵亭廟也後漢書郡國志江都廣陵有東陵亭卽此地也統而言之皆禹貢之東陵也禹貢于彭蠡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書曰至于東陵東迤是明以東陵爲北中兩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

江同起止矣東陵盡處卽北江盡處也或曰東陵之

脊水分南北流東陵之尾將至東陵廟

卽後漢書注之東陵聖母

廟在今張網溝仙女廟相近之處約去揚州府城東三十餘里漢廣陵太守張綱于東陵村開溝故名

方止今邵伯湖水曷由過揚州府城而入江也曰此

陵脊在今府城北灣頭鎮禪智山光兩寺之間爲最

低之處乃吳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非禹貢東陵本來

之形勢也予嘗讀爾雅各陵矣注者唯以西隤雁門

爲北陵可攷餘皆不能確有所指予于十七年至山

西稽問西隤雁門之陵橫亘塞門數百里是非一二

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二字見于爾雅又見于

禹貢必非舒廬之間一山所能當此此非今由廬州至滁州揚州之廣陵而何爾雅曰東陵汎汎之一字迷失數千載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攷定之

毛詩王欲王女解

許氏說文金王之王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王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是王與王音義迥別矣毛詩王字皆金王之王惟民勞篇王欲王女王字專是加點之王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言王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言

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
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王女無異也後
人不知王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王之王矣
蓋王畜好万九古音皆同部相假借淮南說林篇曰
白璧有考汜論篇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卽朽
朽卽王謂王之璽也王有璽卽是有孔故考工記爾
雅皆以璧之孔爲好好卽王也呂覽適成篇民善之
則畜也注畜好也說苑尹逸對成王曰民善之則畜
也此畜字卽王女王字也說文嬌媚也孟康注漢書

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詗畜畜與嬀通也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卽好也好卽王也畜與旭同音故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爲好好凡此皆王字加點之王字與畜好相通相同之證也

引書說

古文尙書孔傳出于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于木

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據此兩引皆作受繩今書作從

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

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

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

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

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

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

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

說

天子

諸侯

大夫士

金奏

用鐘

大饗諸侯入兩君相見及燕勤無金奏郊特牲
門金奏肆夏王事大夫入門金曰大夫奏肆夏
繁遏渠見曾奏肆夏見郊特牲自趙文子始也
語周禮春官燕禮記仲尼燕居言其僭鄉飲酒
禮器賓出奏以今推之出亦當賓出奏陔夏鄭
肆夏鄭破肆奏肆夏
為陔非是大
司樂大饗出
入如尸奏肆
夏矣

天子

諸侯

大夫

升歌

大饗諸侯升諸侯相見升歌清
歌清廟經無廟見仲尼燕居
升歌鹿鳴四牡

正歌
之始
在堂
上用
琴瑟

明文由今推君燕羣臣及聘問皇皇者華見儀
之當用清廟之臣升歌鹿鳴四禮
何以明之大壯皇皇者華見儀
夫士鄉飲酒禮燕禮
諸禮升歌用君燕勤王事大夫
鹿鳴諸侯之升歌鹿鳴四壯皇
燕大夫也亦皇者華見燕禮記
卽用鹿鳴然
則諸侯相見大射升歌鹿鳴四
用清廟天子壯皇皇者華見大
之饗諸侯亦射儀
卽用清廟同
此比例矣

笙歌

間歌

正歌
之中

大饗間歌經諸侯相見下管象大夫士鄉飲酒
無明文或如武見仲尼燕居此歌魚麗南有嘉
仲尼燕居下亦當如下管新宮魚南山有臺皆
管象武歌
笙入三成遂合樂笙間見儀禮

在階
笙間

合樂

正歌
之備
堂階
合作

大饗合樂經
無明文或如

晉語用文王
大明縣賦

也

君燕羣臣及聘問

之臣歌魚麗南有

嘉魚南山有臺皆

笙間之見燕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

則下管新宮笙入

三成不間遂合樂

見燕禮記

大射管新宮三終

不笙不間見大射

儀

諸侯相見合樂文

王大明縣見晉語

以仲尼燕居清廟

下管象武舞遞推

知云客出以雍徹

又振羽

鄉射禮不笙不
間見儀禮

大夫士鄉飲酒

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芣采蘋

見儀禮

君燕羣臣及聘問
之臣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芣采蘋見
儀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
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見燕禮
記若舞則用勺

大射不合樂見儀
禮

說曰古之歌詩成樂自天子至大夫其升歌于堂也
笙歌于階也間歌于堂階也堂階合作也詩不同而
分爲四節則同也若夫詩之用于此四節則有天子

饗諸侯諸侯燕大夫士之別大夫士相見之樂爲鹿
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卽用鹿鳴然則兩君相見之
樂爲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也亦卽用清廟兩兩相比
其例相同矣至于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蘩采蘋不在此內者諸侯大夫士或用爲合樂所謂
合鄉樂者是也天子諸侯亦或用爲房中之樂矣見燕
禮謂后夫人弦又有金奏則國語諸書言之極詳皆
歌周南召南是賓入門奏鐘鐸爲樂賓升堂之後金奏卽闋與升
歌之用琴瑟間歌之用笙迥不相涉也若以鄭氏詩
小雅譜論之其辭曰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

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
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
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
鹿鳴合鄉樂元竊謂鄭說不盡然也左傳襄四年叔
孫穆子不拜工歌文王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使臣不敢及國語曰夫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
見之樂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此明云諸侯用大雅
而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
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入門而
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據此明是金奏肆夏

與升歌清廟區爲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鄭云天子用大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非矣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升歌鹿鳴見于燕禮若燕勤王之大夫始于入門時用金奏肆夏見于燕禮記若天子燕羣臣天子卿大夫爵與諸侯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羣臣歌鹿鳴合鄉樂非矣總之肆夏別爲金奏鄭以天子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未合皇氏孔氏更多支蔓矣考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夫先樂金奏曰先樂明與正樂不同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仲尼燕居曰兩君

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

縣卽金奏

郊特牲賓入大

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周禮春官鐸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

不掌升歌之事

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

此謂諸侯燕勤王事大夫

則賓

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

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此當與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

此則管新宮舞勺也

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綜此五者觀之則是

金奏在升歌前用鐘鐸與琴瑟之升歌異矣燕禮記

仲尼燕居尤其明證也升歌笙歌間歌合樂古人皆

以爲正歌故樂正告曰正歌備其分詩屬樂則有諸
侯于諸侯暨天子于諸侯爲一事大夫于大夫暨諸
侯于大夫爲一事諸侯于大夫卽用大夫升歌之鹿
鳴然則天子于諸侯卽用諸侯升歌之清廟可知矣
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見其升歌用鹿鳴在儀禮燕禮
鄉飲酒諸禮厯厯可考諸侯之相見其升歌用清廟
見于仲尼燕居夫子之言又極明白可據佐之以左
傳晉語更皆相合治經者惟知依據經傳折衷仲尼
之言而已安用多爲端緒以自紛哉

清廟之什凡十篇除清廟尚餘

九篇而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此三篇賴漢人之言以

知之則其餘六夏卽維天之命等六篇爲近然先儒無言者不敢臆斷又按周禮旄人凡賓客舞燕樂籥師饗食鼓羽籥之舞司干饗食授舞器鞀鞀氏祭祀則籥而舞之燕亦如之此諸舞器皆爲燕饗是天子饗諸侯于下管象武後不間歌者爲備文武之舞其聲容較問歌爲盛故鄉飲酒間歌無舞者禮樂不備于大

又說曰虞書笙庸以間

尚書今本作笙鏞者僞孔據商頌庸鼓有數解庸爲大鏞

之鏞而昧于笙庸之義唐以後株守僞孔者據孔義改庸成鏞其實僞孔並未作鏞也周禮疏兩引鄭注皆曰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並非鏞字且曼庸字爲訓與笙生也正同設鄭本爲鏞字鄭必有以破之不能徑曼鏞字成庸字也

大司樂疏引鄭注云東方樂謂之笙笙

生也東方長生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熟有成功亦謂之頌亦頌其成

也

注眠瞭及儀禮大射同

鄭君此說古義也按東西階竝有鐘

磬在東者名笙在西者名庸所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間與笙庸之笙訓爲生者不同故大射儀所言宿縣地位明白可案也大夫士鄉飲酒縣樂不分東西階惟一縣在兩階之間故儀禮惟曰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不復別笙頌之名其明證也詩小雅鼓鐘卽金奏也

序云鼓鍾刺幽王也未言所刺何事而傳有會諸侯之事且用樂之節與燕禮記君燕勤王事大夫

諸侯皆合據經文磬鼓似淮上諸侯遣大夫勤王役事然畧無佐證不能臆說

又案鼓鐘擊鐘也非鐘鼓詩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是諸侯燕大夫之禮惟歌雅及二南也云以雅以

南者用雅在南前升歌先於合樂也今詩分南雅頌雖在周末而雅南之名周初已立故鹿鳴爲雅關雎鵲巢爲南載在儀禮卽此詩所言以雅以南也詩曰以籥不僭此卽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勺不常用此用亦不爲僭不僭專言用籥非總上雅南爲言也此自是諸侯燕勤王事大夫之樂似非天子饗諸侯之樂傳說今無證驗也

傳箋屬樂于王故毛謂雅南舞四夷之樂鄭謂雅爲萬舞

取說
皆曲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謂十月之交四篇屬厲王時詩者魯詩申培公及中

候摘雒貳鄭司農詩箋之說也謂屬幽王時者子夏
詩序大毛公詩傳之說也兩漢毛詩晚出其說甚孤
公卿大儒多從魯說今攷毛說之合者有四魯說之
不合者亦有四試說之詩言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交食至梁隋而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翻隋
張胃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竝推定此日食在
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
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正入
食限推數
列後此合者一也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
日食緣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此不合者一也詩

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災異之
大者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十一年
幽王乃滅史記周本紀載幽王二年事正相同此合
者二也若厲王在位殊無此變詩不應誣言百川沸
騰諸事此不合者二也豔妻實褒姒也毛傳曰豔妻
褒姒美色曰豔此受子夏之說故毅然斷之如此曰
妻者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未廢申后以前褒姒尚在
御妻之列且正月篇曰褒姒威之揆之煽處正復同
時子夏以二詩相連爲篇弟非毛公作訓詁傳時所得移改鄭箋說非也證之國語史
記大雅時事更顯然可案其合者三也若厲王時惟

聞弭謗專利而已使有豔姓之妻爲內寵熾盛如此
詩大雅板蕩以及國語周秦諸子史中不容無一語
及之者此不合者三也皇父卿士乃南仲之裔孫周
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皇父爲老臣幽王不用之任尹
氏爲大師卿士任虢石父爲卿廢申后去太子宜臼
故詩人雖頌皇父之聖實怨其安於退居是尹氏虢
石父不在卿士皇父司徒番鄭箋以幽王時司徒乃
鄭桓公爲卿士在幽王八年其六年日食時爲司徒
謂番以爲詩屬厲王之證但今以史記鄭世家考之
者實諸休退老臣之列此合者四也若厲王時用爲
番也

卿士專利者榮夷公也其爲正臣諫王者召公芮良夫也皇父等七人考之彼時無一驗者其不合者四也綜而論之子夏之序親受經於孔子其說宜從日食推步旣得十月辛卯朔其說宜從至於鄭箋從魯詩非從魯也東漢中候襲用魯詩石渠說經往往稱制臨決鄭君尊時制也至于傳箋訓詁閒有未合詩人本指者而皇父七人以正臣蒙權黨之名所關爲尤巨元於所著詩補箋中各隨章句辨之恐元此說不足以振積非而學者株守鄭義反執彼一二端爲言致被以異說也乃自節南山至小明錄補箋之可

詳昏姻孔云擇有車馬補箋下

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補箋屈至也夷傷也君子如至其位可使民惡怒之心止息君子如傷廢去位則民惡怒之心與上相違

此夷字卽承上式夷夷字爲言鄭箋屈至也言君子當行至誠之道平易之行非是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補箋不自爲政尹氏弗躬弗親也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補箋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大臣而退之

世祖尊用圖讖朝廷引以定禮說經明帝用禮讖
初祀五方帝光武帝配鄭司農知禮尊王故解經
多從緯說尊時制也後人用是毀鄭未免誦詩而
不論其世

兩漢毛詩子夏序其微未顯于世故漢書劉向傳谷永傳五行志皆以十月之

交爲厲王時事者用魯詩說

赫赫師尹補箋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幽王時
不用皇父任尹氏爲大師尸位不親民故詩人刺之
謂尹氏爲吉甫族者宣王初年伐玁狁尹吉甫爲
老臣總武事者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至
征徐戎時則用卿士皇父總武事以繼吉甫故大

率去王都自徹其屋保有私室誓御獨傷憂勤也

義詳十月之交補箋下雨無正曰曾是誓御懨懨
日瘳詩人官誓御守王不去怨友之去也數詩皆
一人所作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補箋故老謂退居之皇父占夢微事
也亦謝不能其不屑懲小人訛言可知予皇父自謂
也

北風曰莫黑匪烏以喻君臣同惡尙書大傳曰愛
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烏本宜惡也左傳襄二十二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補箋尹氏不問察讒言致誣罔君子

鄭箋仕察也義本爾雅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謂下民勿罔于上皆非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補箋夷傷也王不察讒言君子之在位者或傷或已皆爲小人所危尹氏當諫

易序卦曰夷傷也箋訓夷爲平言當用平正之人非是

瑣瑣姻亞則無撫仕補箋謂皇父諸臣退居私邑以昏姻相益車馬爲富

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

如小戎龍盾之合龍讀爲龍

雜色也龍龍古之通借者多矣龍盾乃龍畫之盾非畫龍于盾下章蒙伐有地蒙伐卽龍盾詩人凡重言者每變其字示不相繆其實于事則同此例學者罕知求之經傳往往而是謂蒙伐卽龍盾者詩爲下國駿龍荀子大戴禮並引作蒙狐表蒙伐左傳引作龍是通借也說文盾版也駟盾也蒙與厥同音假借也說文威字下引褒姒威之解曰从箋傳之說皆非

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案戌爲九月陽氣

盡于九月心火三星亦納于此月故說文戌字解

曰滅也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褒姒威之

者豫決其必威也如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父言

必有川竭山崩之事是年果三川竭岐山崩

見史記周

傳正長也卽雨無正所謂正大夫蓋皇父諸人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補箋誦諷也大夫自著字諫王詩人之極忠直也亂由王興尹氏尸位責之猶淺

說文誦諷二字轉相爲訓合節南山各章觀之尹氏無大惡故責之猶淺以究王訕極諫無隱矣禮記大學引章首四句復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此正言幽王被弑之事也

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補箋此下四詩皆誓御大夫獨勞王事刺幽王嬖褒姒舉淺淺棄舊臣舊臣亦相

若我獨憂王事云讀與員于爾輻員同益也

義與十月之交相同此章語與上章不相屬酒與
肴相韻不與上炤虐相韻孔云之云釋文亦作員
云員古同音義當與員于爾輻之訓爲益者同傳
訓旋箋訓友取義皆曲

眈眈彼有屋蔌蔌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掾胥矣
富人哀此憚獨補箋怨退居者少有居室車馬此無
祿者終憚獨也蔡邕釋誨曰速速方穀李賢曰方竝
也竝穀而行也

箋謂小人富貴非是眈眈說文作伯伯解曰小也

年臧武仲不知雨御叔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
已聖人宜多所知也幽王時皇父稱聖人故十月
之交曰皇父孔聖今退居後訛言亂興皇父不之
懲卽召之占夢亦謝曰人俱謂予聖予實不知烏
之雌雄衰廢而自藏其智也傳謂幽王君臣俱自
謂聖非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補箋豫決
必威周也威卽滅此義同字變之例也

說文滅盡也盡爲器中空从皿从𠂔聲𠂔火餘也
滅與威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

未破訓善非本義也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補箋刺幽王以褒姒爲后任用小人退廢諸賢臣致天變也

義詳皇父卿士補箋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補箋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八貪限朔月月朔也

雍正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八年

本紀亦豫決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補箋終既也

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當訓既與又相對爲義言旣如此又如此也此終字詞例相同箋以爲終王之所行非是

乃棄爾輔補箋喻棄皇父諸舊臣使之退處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補箋喻賢臣雖退處亦不能安居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補箋怨退居者以酒肴洽鄰里益昏姻不

紀日一十七

以天正冬至日數加一日得紀日

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

置中積分減氣應分一二

二五四加本年天正冬至分七七一一五八八四得積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

置積日加朔應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得通朔

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 首朔一十四日〇〇

一三一五一二 置通朔以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三除之得數為積朔餘

數為首朔

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

微 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三秒九二四四一三三四相乘得三十四億

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是陸本作藪藪方
穀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此
此彼有屋五字句與民今之無祿相諧藪藪方穀
四字句與天天是楮相諧其無有字益明矣又石
經岳珂本皆作天天是楮今坊本多訛作天天是
楮後漢書蔡邕傳曰速速方穀天天是加彼之速
穀異毛詩者所傳本異也以加易楮者用加以韻
枯槩邪牙等字非楮或作加也方穀章懷太子注
爲並穀此爲得之卽擇有車馬義今毛本穀爲穀
假借字

老子王弼本諸侯自稱不穀之穀作不穀

毛不破字鄭亦沿而

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

以太陰入交月數八與朔策相

乘得二百三十六日二四四七二四二四與本年首朔日分相加得二百五十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即平朔距冬至之日數再加紀日一十七滿紀法去之得二十七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自初日甲子起算得平朔干支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通其小餘得平朔時刻

案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劄以術推

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

十九入蝕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

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

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 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

爲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

算上經史所推久有定數今據史記魯僖公五年
距周幽王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算外竝之得自
雍正元年癸卯距所求之周幽王六年共二千四
百九十九年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

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

八一六

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
四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

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

四一一六

置中積分減氣應三十二
日一二二五四得通積分

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五八八四

置通積
分其日

滿紀法六十去之餘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
一一六轉與紀法相減餘爲天正冬至日分

皇父卿士補箋皇父乃南仲之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大師尸位號石父爲卿巧諛好利用是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頌皇父之聖復怨其安於退居也

箋以皇父爲厲王時人故以司徒番等七子皆厲王妻黨女謁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固不合卽王肅皇甫謐以此詩爲幽王時事亦以皇父等與豔妻同視爲佞嬖亦不合矣元案大雅常武之詩乃宣王征淮夷時事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

一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
五二六四滿周天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去之餘
數二十七萬六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
二六四以宮度分收之爲積朔太陰交周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

微置首太陰交周應六宮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
十二秒四十九微減積朔太陰交周得首朔太

陰交周

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

二十九微爲太陰八交有食置本年首朔太陰交

一宮零四十分一十三秒五十五微遞加八次得
周正十月朔太陰交周逐月朔太陰交周自初宮

初度至初宮二十一度一十八分自五宮入度四
十二分至六宮九度一十四分自十一宮二十度

四十六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爲太
陰八交今十月入交卽十月有食

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言不畱此一老成人以衛
王一老卽皇父也如以皇父與常武皇父爲兩人
則前後二三十年間不應同官者復同字其不合
一也如以皇父爲女謁權佞不應不居王都反退
居於向讓尹氏爲太師卿士其不合二也幽王六
年尹氏爲大師卿士如皇父在朝爲權寵豈二人
並居此一官其不合三也詩曰不慙遺一老二句
在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之間如是貪淫則語極不
順其不合四也節南山之尹氏史記之虢石父皆
不在家伯仲允之列忠佞判然其不合五也墨子

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
於何不臧補箋於讀如粵發聲也

爾雅粵於相轉注

百川沸騰山冢宰崩補箋幽王二年三川震而復竭
岐山崩

史記幽王二年云云是涇洛渭三川先震而後竭
岐山亦崩震與竭爲二事周本紀之言明白可案
此詩因六年日食之變而作竝湖及二年川震之
事故曰沸騰孔沖遠疏以爲沸騰與竭不同非是

今本國語謠作幽王三年非是說
苑辨物篇亦作二年與史記同

伯維宰

俗本謬作冢宰因箋中冢字而誤

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

維走馬耦維師氏但舉其官爵名字未嘗少有褒貶詩人不言在位之尹氏石父而言居向之皇父卿士則番冢伯等以類相從是皆賢臣民所屬望王所屏弃者可知詩若曰雖此老臣賢臣之多其如褒姒煽方處何也君子偕老前五句與後二句相反文義與此同但諸臣退居私邑保有室家坐視王室之燬無箕子比干之節不能免詩人怨刺耳此事端賴常武之詩可以表正竝藉節南山以下諸篇互相發明自魯詩誤以七人爲女謁權黨漢儒靡然從之漢書人

大師皇父是皇父爲大臣之字南仲之後宣王時
爲大師卿士命征淮徐與召虎尹吉甫同時者明
矣幽王爲宣王子則皇父爲先朝老臣宜倚用之
乃幽王嬖褒姒任尹氏爲大師卿士虢石父史記周世家云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廢申后去太子是廢后易嫡皆虢石父之惡爲卿而退皇父故詩人一則
尹氏尸位不諫而已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言告
皇父此生尙非不辰何不就我謀政事再則曰皇
父孔聖作都於向言其甚聖哲今不用之皇父亦
安於退居采邑不以國家爲憂怨責之也三則曰

人物表引番作皮中允作中術聚作擷耦作萬皆
下下

豔妻煽方處補箋褒姒煽惑處內賢臣雖多不居其
職昏義曰天子八十一御妻日食時褒姒未爲后也
稱豔惡之也皇父諸臣稱爵重之也

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依子夏序爲說也
中候摘維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
主異載震據緯書此說以豔爲剡剡爲姓與姬相
對屬厲王時事此自是後漢時帝用緯說經稱制

所染篇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錄墨
子之說作染於虢公鼓祭公敦而皇父以下七人
無一人列名其中明非佞臣其不合六也大雅民
勞版蕩抑桑柔皆刺厲王反覆於厲階貪人與國
語弭謗專利合無一語及於煽處權黨至幽王大
雅瞻卬召閔卽極言哲婦傾城亦無一言及於皇
父七人之權黨其不合七也據此七事皇父明是
賢臣而自漢以來皆視爲姦佞之首徒以此詩與
豔妻同舉故耳其實此章不過臚舉朝臣末言豔
妻煽方處自是貶詞其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同此詩曰不卽我謀義與彼同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臧禮則然矣補箋言已獨居勤王牆屋皆徹田亦不治友朋謂予自謀不善不知事王之禮當然

箋以爲皇父毀徹民之牆屋不得趨農邑人怨辭非也篇中稱予稱我皆誓御自稱非百姓也今經文皆作曰予不戕釋文曰戕王作臧孫毓評以爲鄭改字陸說是也蓋此經本爲臧字王肅本如舊鄭本亦是臧字特破讀爲戕字訓爲殘非經本戕字後之宗鄭者踵改經文竝刪去箋中讀爲戕一

物表至列入下下沈寃經史中數千載矣不可不

力辨之

竹書紀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於向皆僞說不可從又幽王時暴

公亦曾爲卿士故何人斯序曰暴公爲卿士彼詩在小弁廢太子之後當是幽王日食以後事尹氏亦退位故暴公代之也

番維司徒補箋幽王八年始命鄭桓公友爲司徒在

日食之後鄭世家宣王二十二年鄭桓公友始封

於鄭三十三歲百姓愛之幽王以爲司徒是封後

三十三年爲司徒當幽王八年矣

國語韋昭註云幽王八年爲司

徒

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故司徒仍是番而鄭箋據

幽王司徒爲鄭桓公謂番爲厲王司徒誤矣漢書

發明

擇三有事賈侯多臧補箋三有事王之三公也多臧俗本作多藏字當爲臧善也詩人怨責皇父與三卿同退居此三卿皆善謀者故曰信維多善也

訓三有事爲三公鄭義也賈侯爲信維毛義也此詩與雨無正似皆一人所作詩人勞於王事怨諸賢臣去王都居向邑不肯畱守王也故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慤慤

臨決之事鄭司農遵用之也豔中候作剡漢書谷

永傳作閭皆美豔豔字假借也鹽淹亦與豔通禮記郊特牲鹽諸利

註鹽讀爲豔古樂府鹽皆讀爲豔大戴記官人篇淹之以利淹與豔同逸周書官人解臨之以利臨

乃鹽字之譌煽說文作偏在人部今從火作煽者淹豔通也

由俗改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補箋不時

不辰也何爲我作而謀王彼不來就我同謀

詩桑柔我生不辰爾雅不辰不時也詩人言國事

猶可爲之時也小明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韓

詩外傳作就集與就同書顧命克達殷集就卽集亦

千載皆可想見自解者不得其旨義乃沉晦不可求矣雨無正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鄭箋彼三事爲三公是也此擇三有事自當同解乃箋沿傳說以爲國之三卿又與畿內諸侯二卿不合遂謂皇父專權立三卿爲聚斂之臣故多一卿取義皆無所依據也卽如箋說三事多財富民多車馬皇父擇與同居於皇父亦何益於皇父又何罪乎藏俗字說文惟有臧字故漢書凡收藏之藏皆作臧此多臧亦言三事謀多臧耳而傳以爲貪淫多藏釋文讀爲才浪反皆誤矣寶藏之藏與臧否之臧古文

句孫毓猶及見之也如經中本是戕字字不習見
毛傳亦不容無以訓之孫毓評多從鄭說不致反
護子雍其實此處正當以子雍臧字義長不煩破
字不得因王肅攻鄭其言千慮無一得也凡此數
詩中言於何不臧庶曰式臧謀臧不從不臧覆用
謀之其臧謀之不臧皆與此曰予不臧詞氣相同
故今改爲臧以復其舊

下置侯
多臧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補箋皇父甚聖哲今惟作都於
向不居王都

兩無正曰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與此相

子曰不懟遺一老杜注曰懟且也且卽心不欲而自強之意晉語懟庇州犁焉左文十二年兩軍之士皆未懟也昭二十八年懟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皆始不願而後願之意而杜注文十二年爲傷昭二十八年爲發語之音皆失之矣說文懟從𣎵聲𣎵犬張斷怒也讀若銀故春秋昭十一年左穀會於厥懟公羊作屈銀者銀懟同音也銀與斤聲相近左莊十一年宋人請南宮長萬宋公靳之靳與懟音同假借字也靳者亦始不願彊而後可之意故宋萬怨而弑之服虔注恥而惡

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又曰云不可使得罪於
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
有室家又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皆足互相發
明蓋王不用皇父皇父退居於向新作居室其三
事之同去者亦作居於向卽正月之詩所云侃侃
方有屋蔽蔽方穀胥矣富人者也詩人貧苦勞勩
有與國存亡之義深責皇父爲先朝老臣不應甘
於退位又斥三事大夫有車馬者亦安居於向此
豈皇父擇之曰擇之者所以激勵之使出守王也
合觀詩詞皇父棄廢就衰詩人竭忠盡瘁之情數

於向

周宗既滅補箋亦豫決其必滅

邦君諸侯莫冒朝夕補箋邦君之在王都者亦不冒朝夕省王

如鄭桓公既封鄭猶居王都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補箋不畏繁霜日食之變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瞽御憊憊日瘳補箋戎兵成而已不退飢餓成而已不遂瞽御自盡瘳事國也譖言則退補箋諸臣被譖卽退不若己雖被譏言猶

皆同聲同形六朝始分平仄如以爲仄聲與向相
韻則形弓受言臧之與貺饗相韻矣頰弁庶幾有
臧與上炳相韻矣凡此皆訓爲寶藏之藏乎信維
多善言謀多臧卽不卽我謀之義也此詩多用臧
字見上曰予不臧補箋下

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補箋慙讀若靳春秋左氏傳
曰宋公靳之一老謂皇父也魯哀公誅孔子曰不慙
遺一老俾屏子一人以在位用此詩也

鄭箋慙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此訓較說文明確
以律諸經傳可得其意焉左哀十六年哀公誅孔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補箋順流而風曰淪言蘊淪也胥皆也淪胥猶曰胥淪與胥靡同意相隨累皆得罪也

毛傳淪率也胥相也鋪徧也爾雅曰淪率也漢書敘傳曰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淪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元謂毛詩之淪本字本義也三家之薰同韻假借也爾雅小波爲淪郭注言蘊淪釋文引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爾雅胥皆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史記亦言傳說胥靡是淪胥猶胥淪胥淪猶胥靡皆隨累

之曰靳杜注戲而相愧曰靳皆從下魯囚語望文

生義者非本義也

杜注懋爲傷義本方言方言漢人語義從詩及哀公誅而生爲

傷悼之意非古入本義也

擇有車馬補箋三事大夫有車馬重言以激責之

箋謂擇民之富有車馬者非是

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補箋友謂皇父及諸大夫

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上天疾威
弗慮弗圖補箋夏曰昊天卽夏四月繁霜致饑饉也
秋曰上天卽秋八月辛卯朔日食也

補箋靡之言隨也累也止語辭無大也國與民雖靡靡然相隨累尚有敬用五事者聖謂臯父諸人否則謂號石父諸人

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詩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傳靡累也下曰無淪胥以敗言無相隨累牽率同至敗卽此靡字義也鄭箋以聖哲謀肅艾爲洪範五事是也傳訓靡止爲小箋訓靡爲無訓止爲禮訓無爲法皆義曲與下二句不相屬矣訓無爲大者巧言亂如此無詞氣同此爾雅無大也無無音皆同也無韓詩作靡

得罪之名也史記曰從風而靡又曰靡然鄉風卽韓詩順流而風之意故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小明卒章曰國雖靡止民雖靡盬卽繼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雅兩淪胥與抑之淪胥義同彼時以爲恆語至於流泉一語正從淪字生義淪與靡意亦相近若徒訓爲率則其義未盡矣釋文引王肅註鋪病也是王肅讀鋪爲痛王義似較毛鄭爲長蓋與敗亡字一例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冒風夜補箋皇父居向不知瞽御之勞三公善謀亦以車馬而退居

人用之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

例三百篇中往往有之元始稱之前人無言之者如

小雅褒姒威之近在寧或滅之之下嫌其二滅相竝卽改滅而書爲威或曰毛公訓詩

古矣今訓爲善有據耶元曰漢人訓詩究不如周人訓詩之爲有據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

黽勉從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補箋于仕者勸諸友往王都從仕也明知往仕甚急且危但君臣之禮則然矣若曰不可仕則諸友非禮得罪天子若曰可往仕則朋友皆怨我石經岳本皆作于仕監本譌作子仕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補箋皇父三事辭不肖居王都

小明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

善哉善字卽明訓谷字也

段氏說文注謂詩進退維谷之谷字爲鞠字之同音

假借爾雅曰鞠窮也元謂鞠谷同部聲相近究非如谷穀之同聲或曰左傳深山窮谷則谷亦有窮義元謂谷皆通川之名義近于通不近于窮其曰窮谷者言谷之有窮者也乃變義非常義也爾雅窮饋汜亦言饋有窮者非饋訓窮也

聲尤與止否謀相近至艾字始轉其聲與敗字相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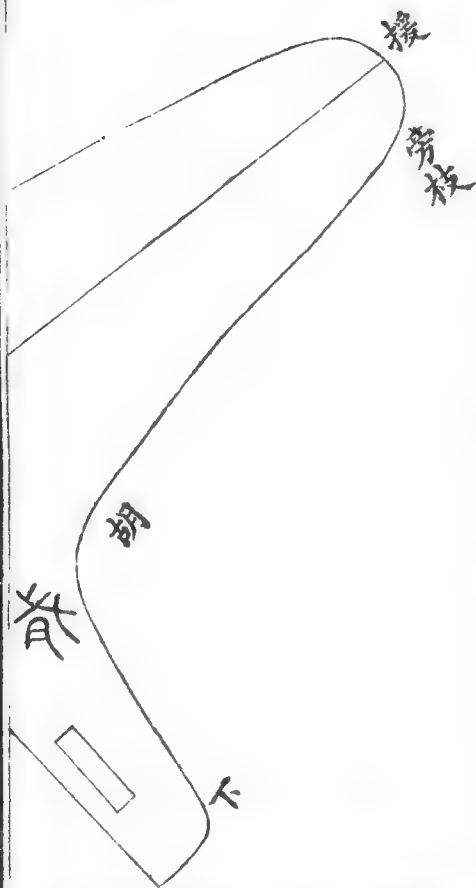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補箋國民靡然相從如泉流順風戒其無相從皆敗也

詳雨無正淪胥以鋪補箋下

進退維谷解

毛詩大雅桑柔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箋皆訓谷爲窮考谷無窮訓此望文生義也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枌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

手拓其刺直上出于秘端與旁出之援絜之正中乎
矩且刺與援長相同爰圖其形于後以爲考工說文
之證



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
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弑
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
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
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
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
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
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石先生之謂也此二書一則叔向之言一則魯哀公
時齊人之言曲體二人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

七圖考

七所以載鼎中之牲體者易坎詩大東七以棘禮記雜記七以桑說文篆作𠂔亦當象形然古木七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七首劒屬其頭類

七故曰七首短而使用也

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注引

然則得見七首可知七形矣庚午冬在

京師見門下士山西劉師陸所藏古

銅七首今繪其形于後其柄上有

旁枝卽𠂔字旁一小枝之所以

象形者古七以棘桑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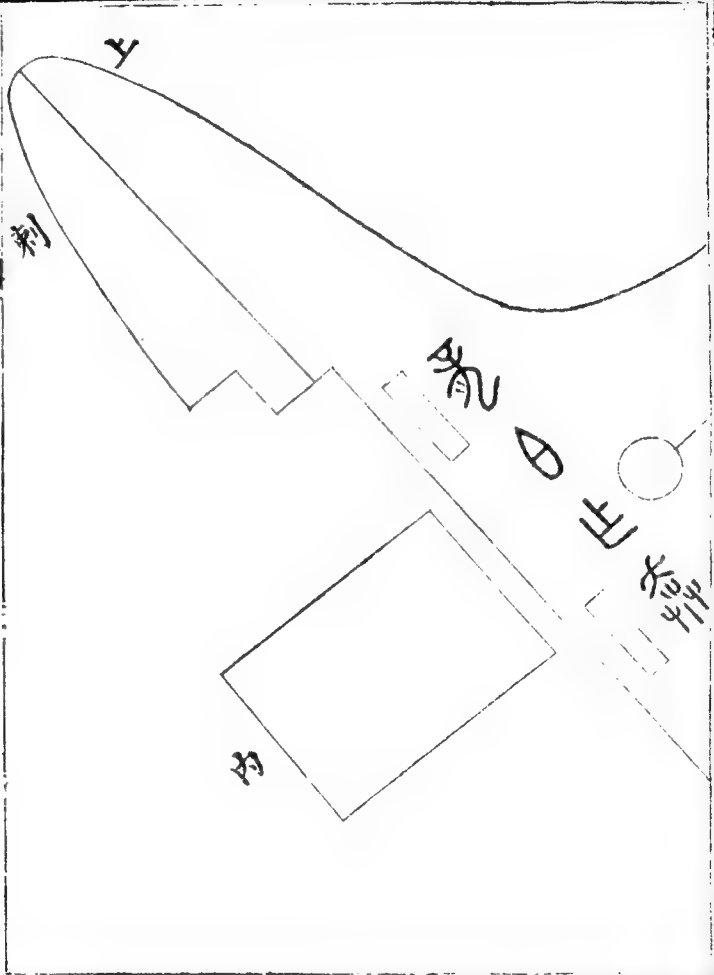
擘經室一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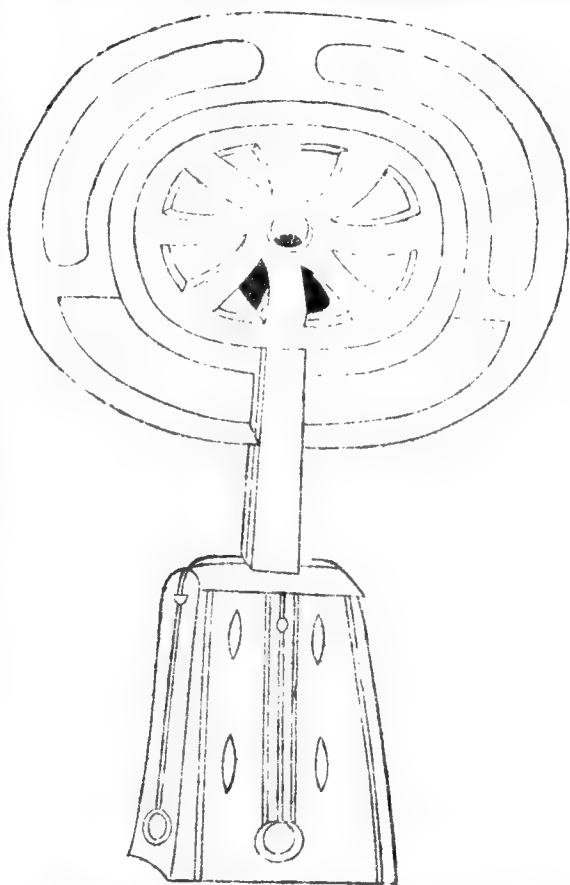
古戟圖攷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不平頭之戈矣說文解戟曰有枝兵也義亦相成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是戟之異于戈者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是戟之異于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與刺是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今世所傳周銅戈甚多而戟則甚鮮鄭注又多晦誤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秉綬吉金拓本冊中見一戟乃歙程彝齋敦所

銅和考

古銅器中有下半長方形而空其下口以待冒者上半橢圓空中如兩輪形中含銅丸望之離婁然搖之其丸鳴於兩輪中其聲鶉鶉然考古圖載李氏錄云是漢武帝時舞人所執之鐃遂謂之漢舞鐃誤矣鐃者似鈴而無舌周禮所謂以金鐃止鼓樂書所云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懸而擊之象鍾形薄旁有二十四銑非此之謂此乃古車之和鑾也鑾亦作鸞鄭氏注戴記云鸞和皆鈴也又云鸞在衡和在軾此據大戴而云然謂鸞在衡之端和在軾之前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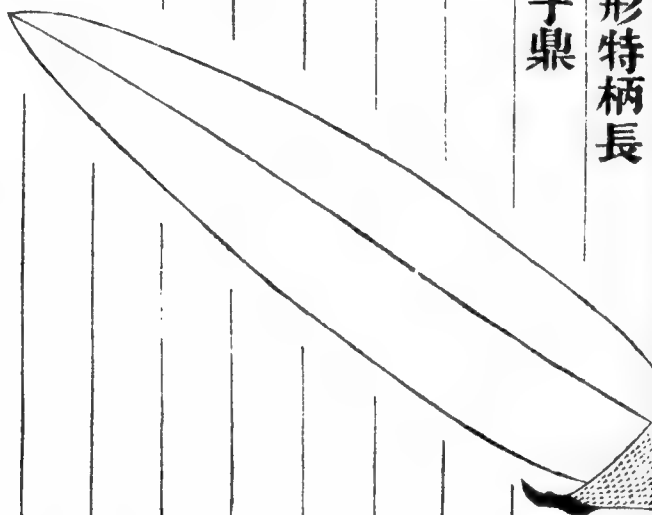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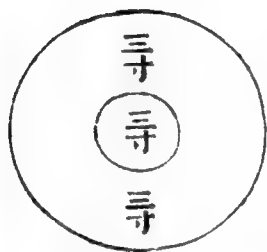
當如此形特柄長

可以撓于鼎

中耳



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卽命爲一尺凡度量皆可從此
推起猶之王人以鼻琮爲權也鄭司農之說本不誤
鄭氏康成以羨爲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袤一尺此說
非也璧未有不圓者若如鄭說是橢圓形矣非周禮
爾雅本義也



王人云璧琮
九寸爾雅云
肉倍好謂之
璧

器近世流傳甚多其下方空處應卽冒車前軾兩柱之端故有旁孔以待橫貫使不致脫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蓋鸞近馬首乘則馬動而鸞鳴和乃應之左氏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皆此物也鑿者謂橢圓之瘠形爾雅曰巒山隋詩曰棘人巒巒兮婉兮巒兮皆謂瘦削之形執其鸞刀亦象其形或以爲象鸞鳥鳴聲者此又從其聲而生義以名鳥也和字乃桓字同音假借字車前軾兩柱如桓楹和門然若以爲音聲之和則誤矣

棟梁考

屋材之大者曰棟曰梁以今考之棟者五架屋由東至西最高中脊下橫木之名也

今俗名中梁

梁者屋中四

柱

前二柱曰楹

由北至南縱架柱上之木名也

今俗名駝梁

是

以棟宜三而梁宜二梁木上受短柱以載棟楣下架于南北兩楹之上而更出乎南楹之南北楹之北以載南北兩檐雷自傳注或以楣冒梁而今人俗稱或以梁冒棟於是始相淆矣今以諸經義考之爾雅釋宮曰桼雷謂之梁說文桼棟也釋名雷卽廟字流也楚辭大招注雷屋宇也據此知通乎棟與雷之大材始

壁羨考

琢玉石爲周尺徑尺之壁于周禮壁羨之說考之而有得焉春官典瑞云壁羨以起度考工記玉人曰壁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爾雅釋器曰肉倍好謂之壁按爾雅之說肉倍于好卽名爲壁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壁之常制故玉人曰壁琮九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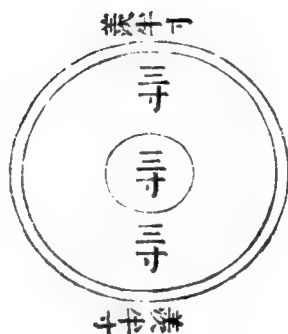
若謂上下肉各倍于好則好得肉四分之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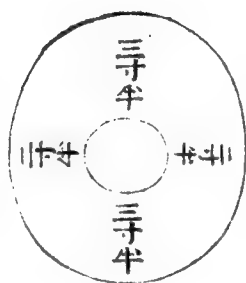
別有盈尺之壁較之九寸之壁羨餘一寸此卽名

爲壁羨猶曰羨壁也此壁于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圍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

曰韓娥鬻歌餘音繞梁惟其梁有空虛相架之處故可云繞長門賦曰委差參以棟梁棟虛也爾雅自栱謂之闕至落時謂之扂皆專釋門戶之名其間楣謂之梁一語乃專指一門一戶上之小橫木亦借梁楣以爲名所謂門楣非屋楣不可以此與杗雷謂之梁之大梁相混也古屋五架正中曰棟再南一架則稱楣故儀禮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曰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廡是也聘禮公當楣再拜公食大夫禮當楣北鄉注此者但當云兩楹之上橫木曰楣卽明矣今鄭氏乃兩引爾雅楣謂之梁一



王人云璧羨度
尺好三寸以爲
度典瑞云璧羨
以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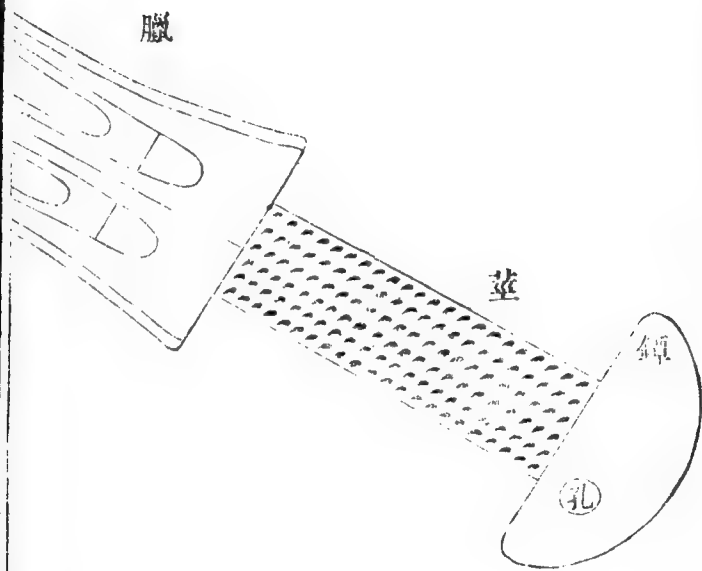
後鄭訓羨
爲延成橢
圓形

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雷爲南北兩檐然則架乎其間者是南北之縱非東西之橫者矣今人俗名梁曰大駝梁爾雅于杗雷謂之梁下卽繼之曰其上楹謂之桷其字指梁而言惟梁之上方可架上楹上楹卽短柱若楣與棟安能再加上楹乎且上楹對下楹而言下楹卽屋中四柱梁之所加也古者大梁或作曲形今江南屋或尙曲之橋梁之梁留梁之梁梁轉之梁皆是上曲之形

說文以橋梁爲本訓棟梁之梁無訓

故西京賦曰

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橰以相接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皆明乎其如虹之曲長也列子



語遂致學者久惑不知爾雅楣謂之梁乃專指門戶
之上而言不但梁非正梁卽楣亦非正楣與儀禮當
楣之楣迴別不然曷重釋梁也說文曰楣門樞之橫
梁從木冒聲爾雅楣
謂之梁釋文楣亡悲反或作楣亡報反是陸德明本
作楣而或本作楣也許氏則楣爲門樞之橫梁與秦
各屋檣聯爲楣兩物兩名然鄭氏所見爾雅漢本則作楣曷由知梁架楹上更出
楹南也五架之屋棟次曰楣楣前曰庑庑者懸而出
之之名爾雅曰祭山曰庑縣儀禮飲射禮但曰鉤楹
內由楹外而已不聞兩楹前更有兩柱如今人之屋
有檐柱也旣無檐柱則前霤檐宇何所支庑是必梁
之曲而下者更出乎兩楹之南橫檐一木以爲檐霤

鐘枚說

予所見古鐘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卽考工記
之所謂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漫
鐘不一形竊思古人製器必有所因此枚之設將爲
觀美耶未足觀也然則欲此纍纍者何用乎乙丑春
余在杭州鑄學宮之樂鐘與程氏瑤田李氏銳共算
其律以定其范將爲黃鐘者及鑄成則失之爲夾鐘
矣鑄工曰若不合者當用銅錫傳其內可改其音余
乃令其別擇一鐘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改矣夫
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鐘之法者爲其

錢塘陳均自秦中歸得古劒柄其首之鐔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如人鼻孔大吹之其聲噉然清高聞于百步之外又其莖上之臘作四出長鬣形如今梔子花蒂莖上小銅釘周滿留手不滑亦不刺手不必緹纏特其臘以上之劒身折去耳必如此則臘之所以名臘獵獵然如長鬣者乃可見也今程氏及余所藏之劒其鐔臘皆僅具其名而簡其形制者也陳氏劒柄乃考工之本制本形也莊子書所謂劒夾卽臘也以其夾劒身也戰國策馮煖所彈之長鋏卽夾也臘也左傳所謂長鬣者相卽其義也爰考之并圖其形

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曲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曲之爲聲也丰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

一部

古音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快夬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未

點鐸薛皆

同爲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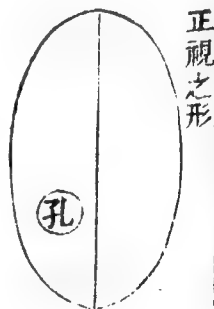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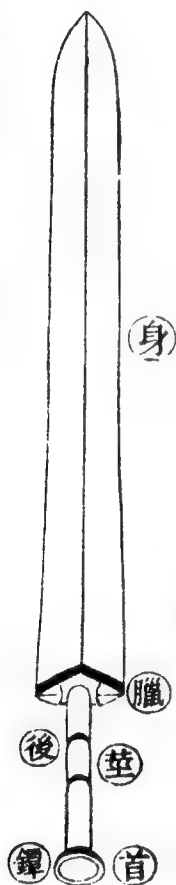
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丰字雖未見於

詩而害字從丰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悶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醴最近則豐字之从丰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秉部次于丰部許云从木推丰元謂此下亦當有丰亦聲三字

徐氏不知而刪之耳秉與豐亦同部相近也

从丰得聲者尙

此程氏通藝錄所載及予所藏之古銅劍形蓋僅具
 鐔臘之名而簡其制非考工鐔臘命名之本制本形
 也



繩其理益明元竊謂磬縣重法如等子法以遠勝近也蓋股之所積少而鼓之所積多以少稱多而縣能直者鼓下垂而近股外揚而遠股如等鍾鼓如等盤與五金孔其等繫也磬直縣已見之通藝錄六證記矣元又謂考工記磬氏經文本明言直縣曷言經文本直縣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所謂摩其端者股之上角向天如圭之端者也圭有端故曰瑞瑞者上銳之形也所謂摩其旁者鼓之外邊所以曰旁也若非直縣曷曰端也端之一字直縣之確證也

端股

磬

製磬之工于既設孔之後卽不能再改

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

跕字瓦拓本跋

嘉定錢君旣勤得古瓦作跕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並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跕卽聲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凶象形𦍋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口象形𦍋聲二徐尙不知𦍋之爲聲宜更不知𦍋之爲聲因而刪改耳

未腊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會舉燭之義幸而治誤解鼠璞則大謬由是言之凡誤解古書者皆舉燭鼠璞之類也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尙多皆由於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

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爲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經義之外兼覈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

有夆初二字從刂得聲者有齧挈
契髴絜絜六字皆與豐字同部 豐豐从豆丰丰皆

聲口山爲象形口山與丰丰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
豐字無口明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
右高作丰形今本作丰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
數證質之既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豐之誚
乎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通藝錄論考工記磬直縣于鼓上及鼓右之際設孔
已明白大著于儒林無疑義矣今又得讀汪君孝嬰
葉推算所以中縣之數以孔爲衡樞而平其衡直其

非究心於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爲大寶而嚇其腐鼠也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經傳中實字易訓虛詞難釋顏氏家訓雖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所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古聖賢經傳之詞氣最爲近古然說文惟解特造之字如亏

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爾雅所釋未全讀者多誤是

以但知攸訓所而不知同迪攸與由同由迪古音相轉迪音當如滌條之久

攸笛之从由皆是轉音故迪攸音近也釋名曰笛滌也但見言訓我而忘其訓

間爾雅言間也雖以毛鄭之精猶多誤解何況其餘

孔矣于是縣之而股或昂而上是鼓少重也乃摩其鼓之旁抑股或墜而下是股少重也乃摩其股之端如此則輕重相稱而縣直矣二鄭注謂上下爲聲之清濁似誤矣經所謂旁者乃鼓厚一寸之處若摩厚爲薄是摩廣三寸之面不得云旁矣且若摩其端之兩面則股必減輕縣者不直矣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昔郢人遺燕相書夜書曰舉燭因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也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

氣何況絕代語釋乎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周易爲羣經之首古今治此學者獨多有列國人之
易有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
易漢學也所存古法尙多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
全空矣靜而思之推而論之聖人之造易也象因卦
生辭因象著大之天地山川小之井鮒車鬼豈如詞
人屬文隨意按藻乎是必有一定不易之辭與字存
其中焉易有爻有位豈如今人并互體亦不論乎是
必有錯綜經緯千變萬化極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

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嘉慶二十年南昌盧氏宣旬讀其書而慕之旣而伯申又從京師以手訂全帙寄余余授之盧氏盧氏於刻十三經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申亦請余言序之昔余初入京師嘗問字於懷祖先生先生頗有所授旣而伯申及余門余平日說經之意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間是編之出學者當曉然於古書之本義庶不致爲成見舊習所膠固矣雖然使

者驚其奇見所未見者服其正卓然獨闢確然不磨
雖使義海以下諸賢衆咻之而不能折其說此我

大清文治之所以軼乎前也豈焦君一人之所通哉
焦君之易之爲書也曰章句十二卷曰通釋二十卷
易圖畧八卷其大旨見於圖畧而旁通三十證尤爲
顯據可例其餘或曰比例爲圖因其末之同而遡其
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元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
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特各于
相通處偶舉一隅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因事而
揲筮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盡之言

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
說每爲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
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
而共證此快論也元昔教浙士解經曾謂爾雅坎律
銓也爲畎聿詮也字之訛辛楣先生韙之又謂詩鮮
民之生書惠鮮鰥寡鮮皆斯之假借字詩綱直如髮
如當解爲而髮乃實指其髮與笠同非比語傳箋並誤老子夫佳兵者不
祥之器佳爲佳同惟之訛甚多若以爲佳則當云不祥
之事不當云器若此之疇學者執是書以求之當不悖謬於
經傳矣論語日出辭氣斯遠鄙倍可見古人甚重詞

心與力于學其初治易也亦不圖至斯久之如有所
牖而此學竟成元于嘉慶十九年夏速郵過北湖里
中見君問易法君匆匆于終食間舉三十證語元元
卽有聞道之喜及至江西時時趣其寫定寄讀讀竟
而敘其本末如此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是學
之謂乎嘉慶二十一年夏四月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
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

有吉凶悔吝豈如今人三錢占瞽者能之乎是必有
不盡之言與意隨所遇之而取決焉乃今求之晉以
後之易皆不能使易之經文語語有因字字有據然
則空論而已古聖人造易必不若是江都焦氏居北
湖之濱下帷十餘年足不入城市尤善於易取易之
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得所謂旁通者得所謂相
錯者得所謂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
驗其往來之迹于經文之中而知其所以然蓋深明
乎九數之正負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使聖人
執筆著書之本義豁然大明於數千年後聞所未聞

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
記小辨一篇足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
學也魯國當時或有此學猶漢急就章宋王安石字
說之類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
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順與
訓通借卽訓詁之訓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
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
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千古足以辨言矣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亦固十變之稊由
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

使各象變適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于今易辭之外藉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之所說哉或曰通釋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幾鑿乎元曰古未有字先有言有意言與意立乎諸字未造以前伏羲畫三三而定其言與意至倉頡始造乾坤之字故徒言遯而遯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蒺同意傳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卽此道也若立乎其後而分執之蓋未知聲音文字之本矣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魚爲遯魚韓詩外傳何以蒺藜爲據疾哉元與焦君少同遊長同學元以服官愧荒所學焦君乃獨致其

經之盛心也元昔亦嘗有志于此徒以宦輟鮮暇力
有未逮耳竊謂注爾雅者非若足下之深通乎聲音
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爲其轉注假借本有大經大
緯之部居而初哉首基其偶見之蹟也山水器樂草
木蟲魚諸篇亦無不以聲音爲本特後人不盡知耳
如巒山墮義與考工鳧氏兩樂毛詩棘人樂樂義同
沈泉義與考工車軌出兩轂中義同慘澹同音假借
驚簫從高得聲得義鬱赤苗之與毳衣如璫之璫立
死榴之與輪苗接苗蜺縊女之與磬天視羽咽大而
險之與典同險聲
音義皆相通證
故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
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
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懷祖先生之於廣雅若

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子

姻家劉端臨

台拱

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

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爲魯之方言也執禮者
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
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
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
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
于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
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尙釋之况本近正者乎言由
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

聖賢集 卷五

三
リ
ス

膺先生之於說文皆注爾雅之矩矱此事足下識超
而年富正宜及早爲之古注之善者采之淺者誤者
棄之其有新義卽下己意不拘郭氏一家之學兼采
友人精確之說要當以精義古音貫串證發多其辭
說爲第一義引經傳以證釋爲第二義也

輪解弟一

察車自輪始所以運車謂之輪

車者輪輿軸之總名故老子曰致數車無車車雖有輪輿軸之分而其用莫先于輪故考工記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輅是輪又爲牙輻轂之總名矣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今就兵車乘車爲解

輪網謂之牙

擘經室一集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作車以行陸聖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考工記注解釋尙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經文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旣宣之矣于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率馮陋識訂證牙圍捎藪輪縷車耳陰軌輶深任木衡輓等十餘事作輪解第一輿解第二輶解第三革解第四金解第五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解所未明圖以顯之作輪圖第一輿圖第二輶圖第三

尺一寸所謂牙圍者乃輞牙周市之大圍圍凡物

圍者乃謂之圍牙圍一尺一寸卽牙大圍面寬一

尺一寸也

牙寬同輪崇梓漆內之例就其身平度之

記又曰參分其牙

圍而漆其二是漆其近輻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

釐三豪

古命分法當云參分寸之一今概用分秒法寸下設分釐豪三位以析之庶比量明

晰可以閉門而造

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

六豪也此記文本自明確無疑義再由梓其漆內

等度推之亦無不合又車人大車輪崇三柯六分

輪崇一爲牙圍亦如此法可以互證自鄭康成氏

誤註牙圍及漆牙之度卽爲言車制者首加一蔽

考工記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司農云牙讀如跛

者訝跛者之訝蓋輞非一木其曲須揉

易說卦坎爲矯揉爲

弓輪急就篇有輶字

或合五而成規或合六而成規

經無明文其

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爲其象牙故謂之

牙說文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牙字

則加木作𣎵解曰車輞會也蓋𣎵本車輞會合處

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𣎵此餘義也

考工記曰

察其齒蚤不齟說文作齟齒齟也此益可證名牙之義又春秋左氏傳曰輔車相依杜預曰車牙車也車牙與輔車互發其義也若夫牙寬牙厚之度則有記文可

求記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是牙圍一

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爲一尺一寸之參分之一也餘參分之二爲建輻邊厚及近輻之牙面漆也由今論之此說不合者有五考工記凡言圍皆指圍者言之所謂牙圍實指輪輞大圍而言平度之得數不必定卽其身而規之也使必卽其身而規之則牙內外面及上下邊實長方形不得曰圍其不合一也輪人以牙在輪外踐地而行必須堅固故使之寬一尺一寸乃不匡倣若以記文牙圍一面之一尺一寸爲兩面兩邊之數則牙寬祇三寸許太柞無此理其不合二也小車綆參分寸之

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參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參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參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釋鄭氏此義蓋以牙圍一尺一寸爲牙內外二面及建輻一邊踐地一邊共四面之圍然上下牙邊之厚及內外牙面之寬雖同在此一尺一寸之中而寬厚之數尙無由定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兩邊得三寸三分三釐三豪餘七寸六分六釐六豪內外兩面分之以爲牙寬之數是牙寬三寸八分六釐六豪也復以踐地之邊厚及牙面近地之一寸不漆是不

崇一爲牙圍又將何說其不合五也

大車之牙謂之渠

考工記車人曰渠三柯者三鄭司農注云渠謂車
輶所謂牙尙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
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氏注曰渠車輶也是渠卽牙
也

又案車人大車雖以柯起度制實相同今釋其文
竝附輪圖於後以資牙圍綆數之互證也車人曰
柯長三尺又曰輪崇三柯九尺又曰六分其輪崇以
其一爲之牙圍牙寬一尺五寸
兩牙共三尺又曰轂長半柯一尺

二是牙厚二寸記有互文

詳綆解條下

今乃令牙厚一

寸六分六釐六豪是以意命之也豈知記於牙寬已明言之牙厚則存于綆數之中不啻明言之寧待後人以意命之曰令牙厚幾許乎且牙厚一寸許毋乃太薄其不合三也不漆踐地一寸棹其漆內得六尺四寸中詘之三尺二寸爲轂長轂太長應門不能容

詳推求車度次第解軸長條下

其不合四也車人言大車轂徑一尺五寸合兩輻長四尺五寸兩牙圍三尺共九尺爲輪崇與輪人相證其制益明若以一尺一寸爲牙四面之數則車人所謂六分其輪

近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趙岐註曰擴廓也然則考工記棹其漆內之棹卽與光廣一聲之轉知其爲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今案六尺有六寸之輪除去牙上下兩面不漆之三寸六分六釐六豪棹之得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詘之卽爲轂長是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故司馬遷曰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詩小戎曰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記又曰以其長爲之圍是轂長卽轂圍也淮南子曰郢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考儀禮註中人挽圍九寸三圍二尺七寸今

五其圍一柯有半

四尺五寸徑一尺五寸

又曰輻長一柯有

半

四尺五寸兩輻長也每輻二尺二寸五分

又曰其博三寸厚三之一

寸

又曰縷寸又曰渠三柯者三

輪牙外周二丈七尺也大車制輞故

轂徑輪周並用徑一圍三之法不似輞人皆密率也

轂者輻所湊也轂中空謂之藪

考工記曰棹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轂長棹者橫

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

棹與光廣二聲同轉書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

及後漢書馮異傳並讀爲橫被四表漢書王莽傳

枕卽與橫同義光黃聲相近也光轉聲爲廣廣從

黃得聲亦卽有橫義故爾雅曰緇廣充幅方言曰幅廣爲充此卽橫充而度物之義淮南子曰下揆三

圍誤以藪爲轂中空處實大穿小穿之通名大穿
曰賢小穿曰軹其圍度則記所謂五分轂長去一
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也是賢軹之圍卽藪圍安
得別出藪圍大於軹而小於賢乎且防從阜力聲
說文解爲地理若易繫辭之扌王制之仞並當訓
餘未嘗有參分之一之訓也使果參分之一爲藪
圍記何不曰參分轂圍以其一爲藪圍而必變其
文曰以其圍之防捐其藪乎元案防當依說文作
𣎵木理也今從阜作防字相假借理防一聲之轉
物皆有理木亦宜然輪人曰稹理而堅疏理而柔

轂巨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故曰可也若其
轂中空處所以貫軸者則名曰藪藪說文作櫟解
曰車轂中空也急就篇作輶藪櫟輶聲之轉也藪
爲中空之物故量亦名之儀禮聘禮記十六斗曰
藪是也觀記曰量其藪以黍是轂藪雖不必定如
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先
後鄭氏亦並以藪爲轂中空但司農讀藪爲蜂藪
之藪康成氏訓爲衆輻所趨皆指轂外建輻之鑿
爲言非轂中空之謂矣記又曰以其圍之防捎其
藪鄭康成氏註訓防爲參分之一此以圍防爲藪

同其說安可以互異且細繹經文其曰以其長爲之圍此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曰以其圍之防稍其藪此又由橫理而言及直理也曰五分其藪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此又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展轉相因益知古人修辭之妙若下文明言賢軹之圍而先又別出藪圍古人斷不若是謬戾惟後人誤解其義故於文體訓詁度數三者皆不合也

繇輻以內爲大穿繇輻以外爲小穿大穿賢小穿軹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輻內近輿之藪名小穿

此車工之木必須順理之明證記曰以其圍之防

梢其藪者此言順穀木中直理除去穀中心木而

爲藪非言其圍也

鄭康成氏註梢除也梢有除去之義史記龜策列傳梢菟絲而

去之是也元案梢其藪者乃抽拔去穀木中心以

爲藪也輪人梢藪匠人梢溝上林賦梢鳳皇甘泉

賦梢夔魑梢梢同義爾雅釋木曰梢梢擢方言曰

擢拔也文選註引蒼頡篇曰擢抽也梢藪之梢當

擢爲何以明之匠人爲溝洫凡溝逆地防也地理謂

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

倍此文正與輪人文一例匠人言爲溝必順地理

除去其土而爲之猶輪人言爲藪必順木理除去

者蓋記文偶有缺筆耳理無可疑故從鄭說但鄭氏知一爲二之誤矣而旣以防圍爲藪圍因又有賢軹之圍毋乃岐錯因遷就爲金厚一寸之說蓋非豈知賢軹之金不滿穿中剡藪兩末以容金厚而金釭之圍與大小穿之圍同徑其中相平平

又案小穿之軹卽周禮大馭祭兩軹之軹不嫌與輿內之軹同名戴君東原考工記圖據司農大馭注曰故書軹爲軒謂考工記軹字當依此改爲軒字爲其與輿內之軹溷淆元案軹名有二在輿在轂本殊大馭之軹故書作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

者在輻外近轄之數名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輻
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轂弱輻外之
軸任輕可以殺使其穿小而轂強且殺軸亦所以
限轂使不致內侵也記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
爲賢去三以爲軹賢大穿金鉦軹小是賢圍當二
尺三寸三分零七豪也此轂太薄穿太大無此理
故鄭康成氏曰大穿甚大侶誤矣大穿實五分轂
長去二也反覆此說實爲可據蓋五分去二其圍
一尺七寸六分也此圍不過大轂厚亦不易破矣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小於賢圍
數不相當者其中爲鐫厚也其譌去二爲去一

月說竝與考工記同

記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日
月三十日合朔遷一舍輪周

三十輻在地
遷一萬似之

輻入轂謂之菑入牙謂之蚤

何以謂之菑蚤也菑蚤皆指名也公羊傳曰

文十
四年

如以指則接菑也四接菑卽駢指也禮儀巾栢髮

蚤蚤卽爪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也

如牙
股股

胡頸踵輹
等皆是

菑又謂之弱者菑藏不見有似蒲在水

中之弱故鄭氏曰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也

輻廣當與牙廣同

見緩
解下

若其厚則六分六釐六豪

何以明之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是小車之輻

已正其誤似未可以故書一軻字畧爲新奇而遽

改周禮

大馭祭兩軻

考工記

記曰軻崇三尺有三寸又曰去三以爲軻

三處

之明文也若以爲與輿內之軻溷淆試思輪輻名輹蓋弓亦名輹輹有菑蚤蓋弓亦有菑蚤車徹名軌轉頭亦名軌車輻木名輪車輻亦名輪皆是一
名兩處無慮溷淆也綜貫諸義似以作軻爲安

輪輹謂之輻

考工記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右者一輪三十輻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淮南泰族訓曰輪不運而
三十輻各以其力大戴禮保傳篇曰三十輻以象

一以爲骹圍司農云言股以喻其豐言骹以喻其細記又曰參分輻長而殺其一蓋人股本豐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之也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骹殺者一分也但所殺之圍祇參分輻博殺其向外之一分非周圍殺之也此在外所殺參分之一卽綆也所以殺之爲濂泥也

輻骹不滿牙曰綆

考工記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鄭康成氏注此謂綆爲出於輻股鑿之數也又每計徹廣必加

博二寸厚當參分寸之二矣三十輻共厚一尺九寸九分九釐九豪周遭建於轂圍其兩輻之間不寬不杳也若入轂之菑自當更薄而菑末又當削銳之蓋以三十輻共趨藪心若菑厚而豐末藪心不堅而鑿亦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藪強必以弱輻兩強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輻之入藪各值其鑿不得相通荀子引詩曰藪旣破碎乃大其輻此皆強有餘而固不足也

輻近藪謂之股近牙謂之骸

說文曰股髀也骸脛也考工記曰參分其股圍去

合股之不殺者視之正與牙平竝不外出也且所

以必殺爲綆者不過爲濂泥之故

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

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

竝無別事謬巧而戴君東原又繹鄭

氏輪算不掉之義以爲輪不綆必左右佗搖綆則

重勢注於內無傾掉之患此益非記者之本意大

凡轂長穿軸相得者則安轂短而穿軸內寬者則

掉若令牙厚出輪外絕無關於掉不掉也再案大

車小車皆輻廣同牙厚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何

以明之車人曰輻博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

知又曰綆寸則綆居牙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

綆數賈公彥鑿孔外侵之說誤不足辯近江君慎
修目驗今時不殺之輻繹鄭義以爲牙上之鑿不
偏但輻用偏蚤入正鑿向內則輻乃外出參分寸
之二所以計徹廣必加綆數元案鄭氏此說非是
記曰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者其意以爲綆
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卽不固矣
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內
一分與輻蚤曲剡處相齊中一分爲蚤鑿外一分
當輻骹殺處是曰綆也綆寬六分六釐六豪也輻
所殺之骹旣與牙邊不相當似乎牙向外出其實

出門不合徹故禮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是也
孟子曰城門之軌莊子曰車徹中有鮒魚焉亦竝
指車迹軌寬八尺比輿兩旁各寬七寸者輪必少
遠于轎且以爲轎外設扃建兵地也輻內大穿之
轂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除去在外七寸餘二寸
許藏入輿底鄭氏以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
參分寸之二湊足其數非也小穿轂厚二寸八分
若竝其輻廣以爲之
弱弱長三寸有是事乎又兩
轆頭亦名軌詳見軸解條下

又案輪人爲蓋其部斗枚鑿字曲句股舊說皆不
誤故不爲蓋立圖解

惟舉纆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例可互見也且以此制人人皆知可以省文初不料後人如是誤解之也故不細繹車人牙纆之義及輪人輻散外殺之制則輪纆之說不明而牙厚亦無從起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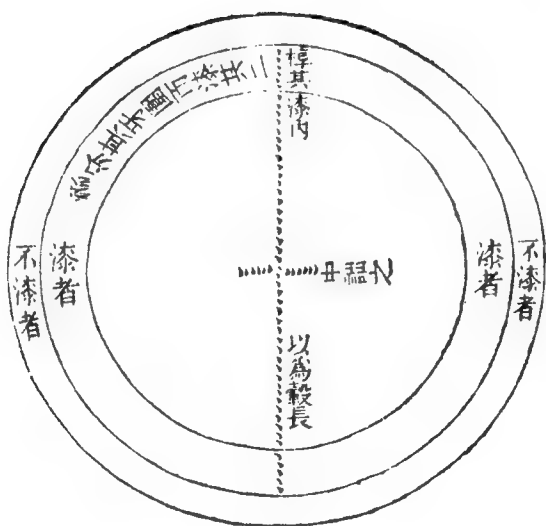
鄭司農讀纆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算也蓋漢人呼纆如算故鄭司農假借算字以定其聲若說文

輒算之義迥不相涉也

車徹謂之軌

古者經涂九軌軌廣八尺匠人以爲度軌自爲徹迹之名說文曰軌車徹也从車九聲蓋乘車兵車田車等崇卑雖不同而兩輪則同廣八尺不如此

漆輪牙惇漆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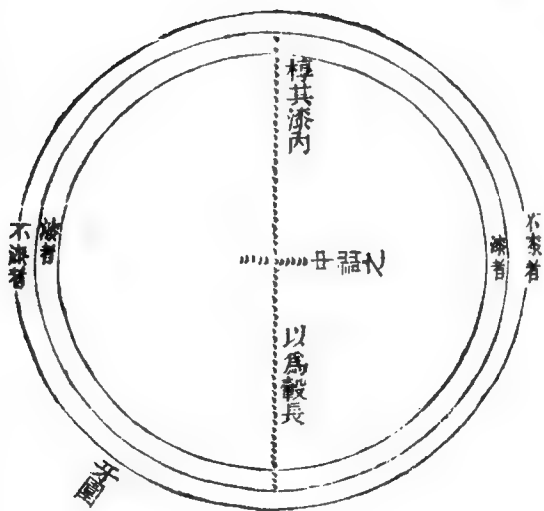


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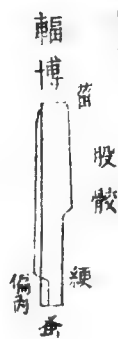


鄭注牙圍漆

牙檮漆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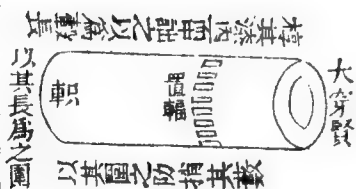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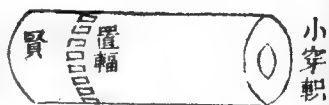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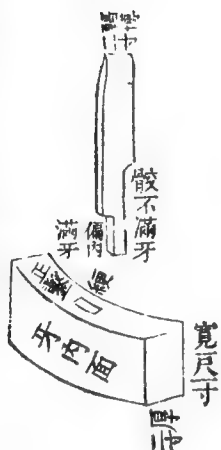
輻圖



轂圖



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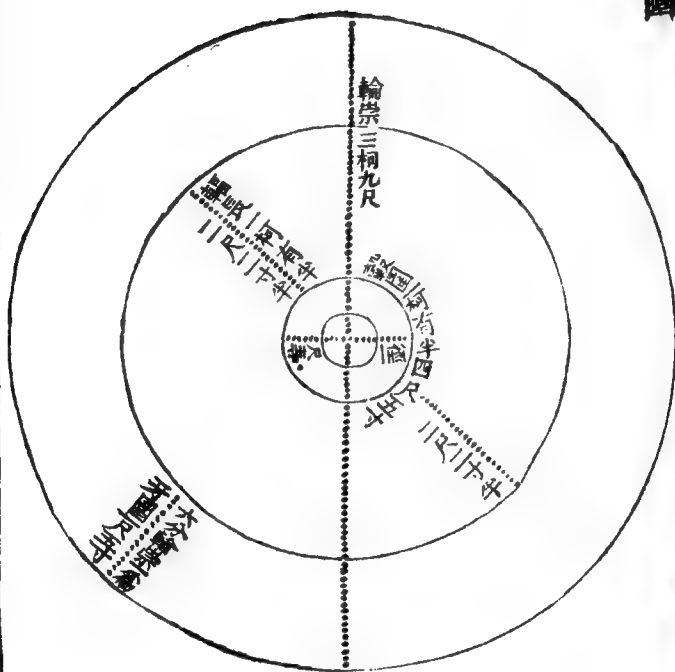


輿解第二

車上受物曰輿

說文曰輿車底也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
轉蓬爲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故輿後
于輪輿者軫輻輳之總名專謂較式內爲輿者
非考工記曰輿人爲車輪宗車廣衡長參如一
是輿廣六尺六寸也又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
是隧深四尺四寸也謂之隧者康成氏以爲深如
隧宇也車廣橫而兩輪縱故廣輪爲橫縱之名儀禮
士喪禮記掘坎廣尺輪二尺周禮大司徒周
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禮記檀弓廣輪揜坎
皆此義也

大車輪圖



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間矣康成於軫圍旣謂輿後橫木于加軫與輶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變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軫爲輿後橫木也戴氏此說極確實發漢唐以來之蒙蔽元又案史記天官書曰軫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軫之明證軾木最大輿底木板兩轄板皆賴軾相收以爲固而轄較軾亦將就

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

輿下四面木材爲軫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正之其

說曰軫輿下四面木匡合成輿者也考工記曰軫

之方也呂象地也

元案大戴禮保傳篇說同

又曰六尺有六寸

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轅焉四尺也又曰

輪人爲蓋弓四尺謂之庇軫又曰五分其軫間以

其一爲之軸圍按軫乃四面木獨以爲輿後橫木

者非也使軫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呂象地

且軫之兩旁木加于軸故曰加軫與轅爲四尺若

輿後橫木安能加軹軸之上乎且庇軫庇輿庇軹

輿左右木板通謂之轊

式下板亦名轊

參分轊隧一在前

二在後後高出于前式二尺二寸

記曰以車隧之半爲轊崇是也

轊通高五尺五寸也

轊上反出謂之輶轊立木達輶謂之較

言車制者皆以爲直轊由不解車之有耳也說文

曰較

卽較字

車轊上曲鉤也

鉤今本訛作銅文選西京賦七啓注兩引竝作

鉤又曰輶車兩轊也从車耳聲又曰耳耳下垂也

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圉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

又曰輶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

矣蓋車轊板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直立

軫爲鑿以樹之也蓋軫所以收衆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箋收傳曰淺收淺軫也

中庸振河海而不洩

注振收也軫振音義同

晏子春秋曰棧軫之車而牝馬卽小

戎義也

又案車後橫木曰任正自漢以後昌軫之名二物溷淆詳辯輶解

輿前衡木謂之式左右板謂之輶

釋名曰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軾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輶板上則須揉治而詘之一在前卽式深二在後則輶深也說文曰輶車旁也毛詩作猗蓋

人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侈卽兩耳侈張古制可尋若此輒所以必反出者應劭漢書注曰車耳反出屏翳塵泥蓋輪在輅外車驅疾則塵隨而上有輒屏之則塵不及人又考建兵之扇在輅外五兵本可直建因有輒所以迤建記曰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于軫四尺則迤而適出于車耳之外矣故曰輒爲車耳較爲兩車耳立木也大約古人重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士乘棧車棧車者木立軫上不曲如棧也若大夫墨車卿夏縵以上則竝名軒有車耳

說文軒曲輅輅車左傳鶴有乘軒者三

軫上軫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轎前式同高若
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向外曲勢反出乎輪之
上象耳之取故謂之輒以其反出又謂之輒至其
直立軫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
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輦上
重起如兩角然角較通借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
角之觡勢也重耳卽垂取之義秦公子名取衛公
子名輒晉公子名重耳魯叔孫名輒字子張鄭公
孫輒字子耳皆此義也詩曰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重較卽重耳之義以喻武公之開張寬廣也記輿

較楚辭九辯曰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

軾揚雄甘泉賦曰據軾軒而周流兮皆謂此也

又軾

未亦名軾
詳軾解

蓋軾爲軾軾之總名軾枝也如枝相交

也軾者對也對於人也軾橫交於軾故說文曰軾

車橫軾也軾爲橫軾軾直軾可知

輿下鈎軸者爲轆轤謂之輹輹謂之伏兔

轆在輿底而銜于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輹圓

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二

長足少鏤其軸而夾鈎之使軸不轉鈎軸後又有

革以固之

見革解

輿底有轆則不致與軸說離矣易

代法物以別等衰端在乎此豈容鵠突毛傳以重
較爲卿士之車此實當時禮制戴君東原譏其傳
會者非也錢氏坵車制考曰輒上縮謂之較此似
猶沿舊說至所引漢官儀曰孝景帝六
年令千石六百石朱轡輶即輶太元積首君子積
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輶也此皆可爲輶字加證
元又案蕃與藩同乃車前後之有蔽者如爾雅之
竹前簾詩之輶第是也此字與車耳之輶迥別俗
書多誤今太元輶字實當作輶俗本有誤作蕃者
又案漢仙人唐公房碑鼠齧輶車被具輶猶作輶
車輶謂之輶輶橫輶也輶直輶也

說文曰輶車籍交錯也輶車輶間橫木司馬相如

說輶或從霤蓋輶內輶木縱橫相結如輶也輶如
窗櫺

左傳陽虎載蔥靈以逃賈逵注曰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輶所以固輶亦交于

模曰範廣韻曰範模也釋此諸義自是半規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軌在前軫下所以範圍軾身使不過也故記曰環濶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考伏兔至軾一尺四寸許環濶七寸居其半餘七寸始至軾軌當與軾寬等三寸許與環濶尙離三寸許故曰不至軌此由內而數至外也記又曰軌中有濶謂之國軾案軌在輿前人目及見若環濶則在輿底目不及見故須察之此由外以觀其內也合此二者其地確不可易如此記又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正爲軾身起度試略移其處亦卽不

曰輿說腹

俗訛作輻

虞翻曰腹或作輹盧氏曰輹車之

鉤心夾軸之物是輹卽輹也或謂之伏兔者以伏於軸上似之也又謂之展象展之形

當式下圍輹者曰輹

輹之爲物蓋在輿之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輹身輹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輹以銜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

漢制輿底有羅車索方言亦名畢名綦古車制成器堅固無須乎此

輹從車凡聲

與範範字通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曰范金合土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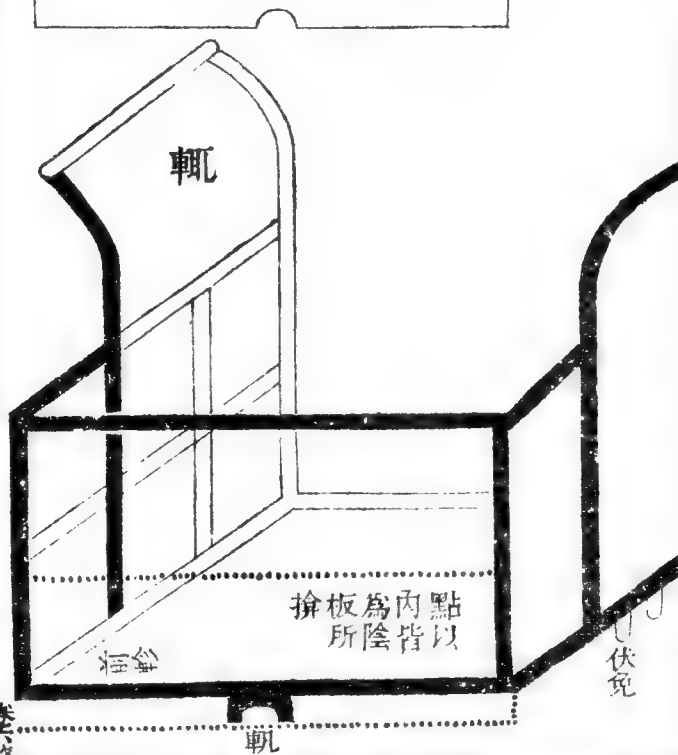
又案記者于車工之木中乎度數有定法者必詳言之若輶軌及轎板輿底橫木陰板輓等工人皆可以意爲之惟取堅固故不言其制非無其物也所以揜軌謂之陰

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詩小戎曰陰鞿鑿續毛傳曰陰揜軌也箋曰揜軌在式前垂輶上釋名亦曰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答也蓋輿前後皆空又前軫下有軌以銜輶身此陰板揜乎輶前空虛下垂至輶上并軌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卽名揜軌且爲輿前容飾也或直命揜軌爲軌者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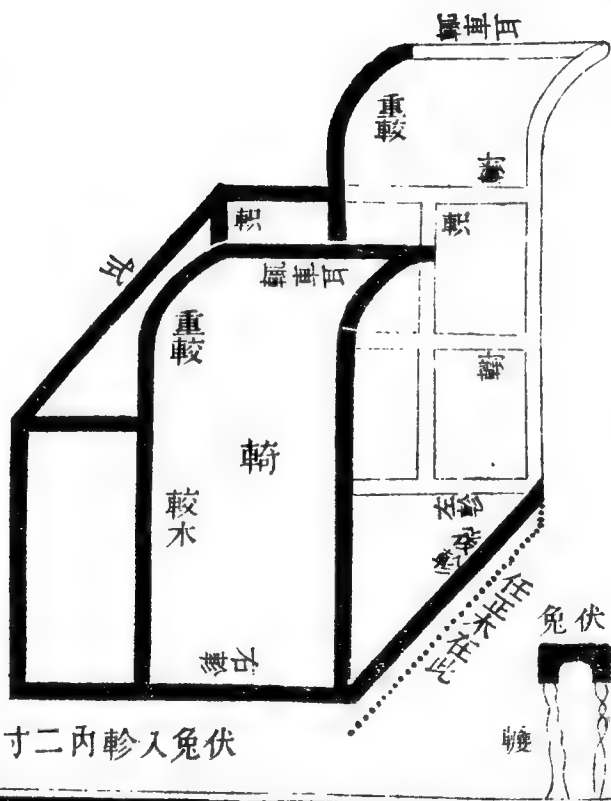
合此經文之可參考而知者至傳說家若鄭司農杜子春許叔重並曰軌車式前也其意謂軌當式前下耳非式上之前別有軌也特以訓辭少晦軌之爲物亦將與任正之木同歸湮失而車不可行矣又周禮夏官大馭祭兩軹祭軌杜子春云軌當爲軌少儀祭左右軌范注范與軌聲同軌之物小而必祭之者因軹身不掉全恃乎此與軹共爲關要故孔穎達曰祭之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使渾稱軌爲車式前並無其物則將祭于式上乎抑輿下乎抑軹上乎斯不然矣

輒圖二

輒揜輒垂下式當輒揜陰



輿圖



許寸二内軫入兔伏

必撓曲之者爲登降均馬力也輶人言直輶無撓之弊者三皆所以發明輶不可不撓之義觀直輶之弊可知曲輶之和矣輶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若夫出軌以前輶身之長及所撓深淺等度則舊說甚多蒙蔽輶身者任正當免等圍所據以起度者也考工記雖無明文必有互文見義之處且軌前至輶端之長不定則輿前駕馬之地長短無馮揉輶深淺之度不定則又有深則折淺則負之弊記者安得不示人以定法乎要知記文本自簡明可據自鄭康成氏失解之而其

擘經室一集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

下

輈解第三

曲輈輈

輈者曲輈駕馬者也以其形曲故與舟同聲曰輈
輈身通長一丈九尺餘車之材莫大于此木之中
輈者少故必須揉治乃中軌前上曲及弧深之度
禮運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孝經援
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木根車皆言瑞運之應山
木自生垂鉤之形中乎輈度不須揉治也輈所以

耳卽十尺之曲輈參分損一得六尺六寸六分之
直弭再以輈深之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則股
長四尺三寸三分有奇卽使服馬尾近著陰板之
前而輈端之衡已近居馬脊中矣有是理乎且國
馬高八尺亦就昂首者言之耳中人皆長八尺若
馬頸壓衡處高八尺是與人頂同高馬再昂首高
一丈餘矣古馬猶今馬安有如此高者馬頸至高不過六尺
與人胸齊且記明言輈深今解爲輈高于字義亦遠失
之又案鄭注曰輈前十尺十或作七令七爲弭四
尺七寸爲句以求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此注亦

度不可求矣今且依鄭注述之其誤可見記曰國
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鄭注曰衡高八尺七寸除
馬之高^{八尺}則餘七寸爲衡頸間也記又曰輈前十
尺而策半之鄭注曰謂輈輈以前之長也據此則
鄭意以輈深四尺七寸爲輈端直垂下至與輈平
處之高得四尺七寸除輪半崇及加軫與轅之四
尺不入筭也且以輈前十尺爲輈身之長也^{後當免諸}
^{圍鄭皆以}爲一尺夫使輈前十尺爲輈身則輈身不能無
撓其撓之數經無明文于是又意爲解曰凡弓引
之中參揉輈之倨句中二可也中二則參分損一

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輈端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輈身中心之長考輈身有圍卽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輈身當以徑三寸入筭何也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共深五尺爲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圓之半圓形不差分釐也又輈身既有圍徑之三寸則當有胸有贏今以軌前十尺內減兩端輈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此輈身胸數也若竝輈

自知股太短不足容服馬訂七爲訛字但以七尺之弜爲非固以十尺之弜爲是矣若以十尺爲弜則軻身絕無撓矣且卽以十爲弜四尺七寸爲句得八尺零八分有奇之股亦尙不足爲驂馬地也由前之說則輿前短縮衡亦太高由後之說則輿前略寬軻又無撓舛誤至此皆由誤解記文之故然則記文果何解耶元案記曰軌前十尺此自軌前直引至軻端長十尺也記曰國馬之軻深四尺有七寸鄭司農注云深謂軻曲中此解極精確不刊觀記文一曰凡輶軻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軻

考工記車人曰凡爲輶三其輪崇此雖爲大車直輶起度而小車曲輶亦同此法凡字所括正多也特以輶人既有明文本不必遠據車人之文以爲典要然恐輶深軌前等所推之數未足深據則試再以車人之文證之乃益知記者省文互義無不密合也記曰兵車乘車輪崇六尺有六寸三其輪崇得一丈九尺八寸今以所得輶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加輿下輶身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九尺六寸三分六釐六豪兩數比例差一寸六分三釐四豪但輶身胸數與軌底曲處相齊若

兩端身徑在內爲軌前十尺之通徑合軻身三寸
于深四尺七寸爲五尺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五
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軻身外背之贏數也旣得
贏腠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爲九尺七寸之通
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適當軻圍
徑中心得平圓半
周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毫此軻身中心之
長也據今所推則軻身之長實定于軻深四尺七
寸及軌前十尺二語之中記文本自簡明可據鄭
司農說亦不誤今密推之亦適得平圓中規如此
不知康成氏何以必變其說致一往皆謬也又案

又案記曰田馬之輈深四尺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此爲半橢圓形與國馬之輈爲正圓者不同故恐輈長三其輪崇或有不合試再推之以軌前爲通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贏臍二數相減得田馬輈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法詳推求車度次第解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九寸差一寸五分五釐九豪復除輈中心占八輿底輈一寸五分亦僅差五釐九豪耳是田馬之輈亦密合也又記曰驚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記

輈中心則已占八輿下輈身一寸五分是所差實
一分三釐四豪耳制作之密至于如此古人精心
非後人可及也至于輈身之衡去地之高則約六
尺何以明之國馬高八尺就昂首者言之耳若其
頸脊之間服輈之處至高不過六尺中人皆長八
尺此與人胸相齊今試擇馬之至高者驗之皆如
此也漢書景帝紀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齒未平
馬正壯也馬十歲外齒平不得出關此實就頸脊之間高者言
之故五尺九寸爲極高西漢初較周尺已差大若
建初慮僂銅尺則比周尺又大矣

爲無據矣

又案漢石刻武梁祠像及孔子見老子畫像搨本皆有二馬車石雖殘闕形尙可辨其車輶出輿下平至馬尾始昂而上與古輶輶法已不能盡合矣輶輶輶以上爲侯侯謂之頸

秋官大行人立當前疾司農云疾輶前胡下垂挂地惠君定字曰疾乃侯之訛唐石經已然禮說曰侯伯立當前疾論語疏小雅蓼蕭疏引作侯尙不誤元案惠說是也胡侯一聲之轉凡物下垂如人喉者皆曰胡故戈援之下亦名胡也侯謂之頸者

不言駑馬輪崇然輈深旣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

以三寸遞減

田車輪崇減于兵車三寸

竊訂駑馬輪崇當六尺

也今亦以輈前爲通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贏胸二數相減得駑馬輈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差二寸零零一豪再除輈心占八輿底輈一寸五分所差亦僅五分零一豪耳是駑馬之輈亦密合也由此數者求之可益證輈前輈深之說之非誤而訂駑馬之輪崇六尺得數于記文所未及者亦不

面材戴侗已辨其爲軫矣而任正之制尙然未觀
元案任木者輈兩端木名衡任者卽輈前端之衡
駕馬者也任正者輈後端之橫木當車後持輿之
後軫底者也任木最關重要故考工記于輈人特
曰凡任木凡字意括兩端而言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
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又恐
拙工之鑿小之故終警之曰小于度謂之無任此
聖人制作之精意也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文意同此任正
木最大長應與輿廣等橫安車後與輈踵爲內鑿
之投作一形因而加輈于軸作卅形又加輿于輈

秋官之侯卽考工之頸同處異名亦異名同實蓋
輈繇侯以上其圍漸殺矣

輈後投任正謂之踵當伏免者爲當免

踵者投任正之中者也記言十分輈長以一爲當
免之圍是當免圍最大與任正同記又言五分頸
圍去一爲踵圍者以踵投任正鑿中故殺之也

輈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
正

考工記于輈人特出任木之名又言衡任任正之
制漢以來說者多誤鄭康成氏以任正爲輿下三

遂以任正歸之軫試思輈別爲一直木軸別爲一直木縱橫交處非有內鑿之投金革之固也因而加輿于輈加轆于軸無論輈身與轆不足以安輿卽輈在輿之下軸之上兩無關繫直可抽出矣縱令有金革以固之百步之中未有不敗折者也以有任正之堅固如彼無任正之舛謬若此究其名物致誤之由總由于輿後橫木爲軫之一訓也考工記軫屬于輿人任正屬輈人本不相涉特以加輿于輈其後軫與任正相合若一又以輿左右前三面皆有板人所不常指名所指名爲軫者惟輿

軸上作申形輿後軫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軫下之軌規定軻身是輿已安置軻上不傾仄矣而輿底與軸猶相離也于是左右軫內有伏兔者下鉤乎軸是輿又得左右銜制之力不動掉傾脫矣故軻與輿軸三物合一堅固不離全賴此任正之力試以馬引軻軻與任正并力載輿以行而輿下伏兔又夾軸以行輿下之軻欲左右動移而輿底伏兔及軌之力制之軌上軻身欲反側紐戾而輿與任正相合之力又制之此任正之所以爲正也自解者不識車後有任正之木而記又明有任正之名

者竟以輿下前三面材當之于是車後絕無此任正之橫木矣總之漢以前任正因近軫而冒軫之名漢以後歸軫于輿而失任正之木誤之又誤鮮辯久矣

又案近戴君東原謂任正爲輶衡任爲衡與軸考工記凡任木以下三十八字先發下文之意下文乃舉其制故重言衡與當免之圍此說亦誤以今考之其不合者有四考工記屬文最省至車工之事尤爲簡潔容有事當明言而省文互見者斷未有先已明言其圍後又重複言之者細檢記中無

後耳故左昭二十一年張句抽殳而下子成射之
折股句扶服而擊之折軫襄二十四年踞轉而鼓
琴服虔曰轉軫也此皆獨指輿後之軫爲言世因
有車後橫木爲軫之訓遷軫之名于任正矣但考
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注車後橫木說文曰軫車
後橫木也釋名曰軫枕車前若臥牀之有枕就枕生義
故變車後言車前是揚許劉三君雖以任正冒軫之名而
任正之木尙在故或曰車後橫木或曰如牀有枕
皆見其物指其處且象其形也至鄭氏注周禮知
軫屬輿不屬輈因舉而歸之輿後而于所謂任正

尺有餘卽與下五分軫間一爲軸圍大相矛盾其不合四也

小車衡大車鬲所以鍵衡謂之軓所以鍵鬲謂之輓
衡卽衡任也鬲者大車衡名說文曰輓大車輓端
持衡者軓車輓端持衡者論語曰大車無輓小車
無軓包咸注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軓軓者輓端上
曲鉤衡其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輓端橫木卽衡
也輓乃持衡者此已足正舊說之謬戴君東原又
爲之證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
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

此文體其不合一也記以衡圍卽起于衡長故惟
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字下不必
加衡字而任正之圍則起度于輈故曰十分其輈
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於其字下特著輈字以別之
若任正卽輈身則其下輈字爲贅疣矣其不合二
也設使任正爲輈衡任爲衡與軸先言其圍下文
不妨再言何以下文惟言軸圍及輈當免圍獨置
衡圍於不論乎其不合三也軸之通長一丈二尺
斷不得以當輈下之六尺六寸指名爲軸其兩端
之長置不入筭果軸爲五分其長之一則圍當二

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輓輓爲衡鬲
鍵之證也

衡鬲下扼馬牛者輓輓謂之烏啄衡下兩輓曰兩輓
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軸端直木也車人
曰鬲長六尺亦直木也若其壓馬牛頸處則別有
曲木縛於衡鬲之下以下扼馬牛之頸包咸論語
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此雖誤解輓爲鬲而
其言輓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目驗猶然皇侃疏
曰古作牛車二輓不異卽時車但輓頭安扼與今
異也卽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扼兩頭著

之任

元案墨子魯問篇曰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誰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斷三寸之木

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子所引不同

按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

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軌轅所以引車必施輓軌然後行伸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軌喻伸包氏以踰丈之輓六尺之昂而當咫尺之輓軌疏矣據戴氏說則包說謬矣元又案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氏注曰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鄭氏說本不誤集解棄鄭取包可謂無識揚雄太元經曰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輓軌貴以伸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

厄厄卽輓毛傳訓爲烏蠋也

鄭箋說非

爾雅蝸烏蠋卽

詩所謂蝸蝸者蝸蟲行屈中卽名厄也蝸蝸蝸曲

貌考工記盧人刺兵欲無蝸亦此義也釋名曰烏

啄向下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此象形

則得矣釋義則甚謬也高下駕牛祇用一輓若衡

下駕馬則用兩輓故兩輓又名兩軸軸亦以其曲

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軸而還昭二十六年

中楯瓦繇胸汰軸服虔曰軸車輓兩邊又馬頸者

所以貫轂謂之軸軸末謂之耒耒謂之軌軌謂之輓

耒上鍵謂之耒耒謂之輓

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扼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卽時一馬牽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扼別爲衡鬲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尙存故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旣言軛衡又言軛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扼衡軛爲二物甚明儀禮旣夕曰楔貌如軛上兩末楔乃未含飯置尸口中者爲半規形末向上據此可知軛曲半規特末向下耳軛又名烏啄者烏啄合聲爲握凡以手扼物曰握握扼聲轉皆半規曲形之名故詩韓奕曰倬革金

禮大馭祭兩軹與少儀兩軌同處是軌卽軹也輪

半崇三尺三寸當軌詩曰不濡軌言其淺也王給諫云

毛傳絲軌以上爲軌上乃下之訛孔穎達等改軌爲軌卽惑于上字也此詩有有滿鶩濟雉盈鳴不

求濡其軌壯皆字字相對爲韻極密元又案曲禮若改軌爲軌爲合韻則求聲太遠矣

曰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此言國中不疾

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道上之軌卽塵也安得

不出乎爾雅曰沘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注水

從旁出爲沘此甚肖車兩軌之形故名同矣晏子春秋

景公爲西曲軹本轂末之名今軸末亦名軹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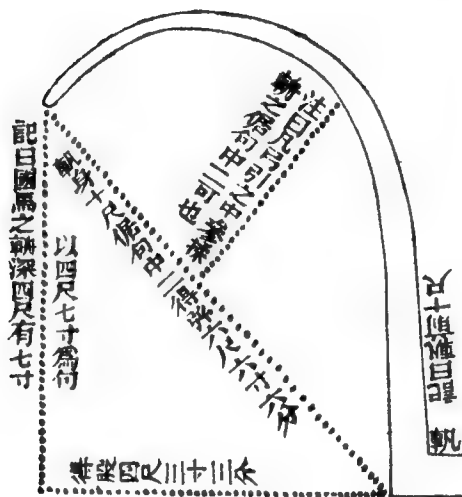
物相近名卽相移釋名曰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

釋名曰軸抽也八轂可抽出也說文曰軸持輪也
史記淳于髡傳曰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
能運方穿蓋軸橫輿底穿兩輪運於穿中膏之乃
滑也謂軸末出轂外爲耒耒者說文曰耒車軸耑象
形或從彗作耒耒長而細又在轂外最易相敲故
敲從耒晏子春秋曰齊人好敲轂相犯以爲樂史
記齊田單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皆謂此
也耒又爲軌爲軛者王先生懷祖曰詩濟盈不濡
軌此軌字與少儀同少儀曰祭左右軌鄭氏注曰
軌與軛於事同謂耒頭也

今本事訛車據正義
較改讀事同爲句

周

鄭注駟人二說圖



頭卽謂此也謂專鍵爲牽者說文曰牽車軸耑鍵也象兩穿相背从舛萬省聲又轄从車害聲同牽

詩曰間關車之牽兮是也

間關設牽也非聲詩人從不以雙聲疊韵象聲

故睨睨縣蠻皆非聲

牽之長三寸四寸惟所便故淮南子曰

夫車之能轉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轄尸子曰文

軒六駟題無四寸之牽則車不行是其證也牽又

爲軫者曲禮曰僕展軾効駕是也桐城馬宗璉曰

禮先言展軾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軾爲專末之軾

非輿中之軾可知曲禮疏引盧植注曰軾謂軾頭

也不誤釋文引盧植注曰謂軾頭輶則誤矣

輶圖

卷一

三

七

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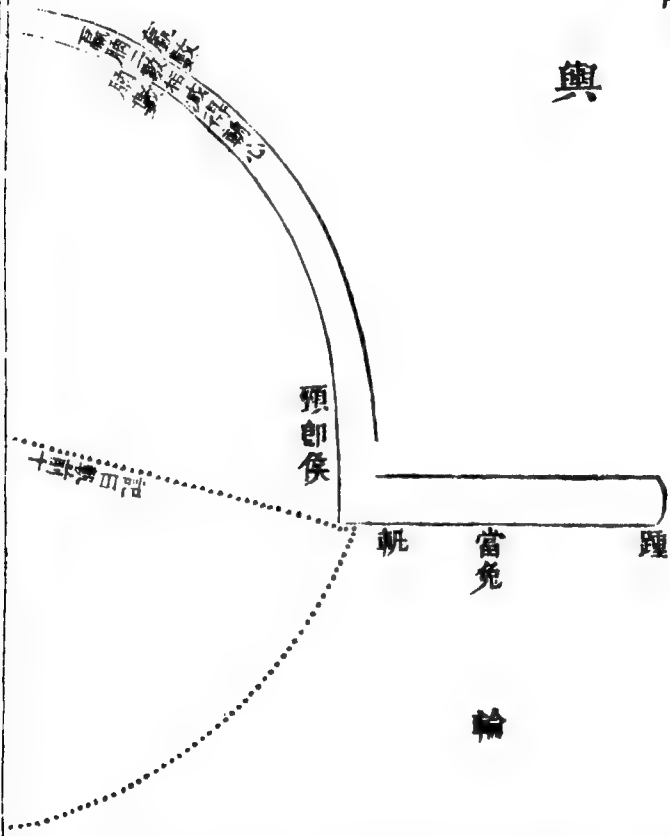
預即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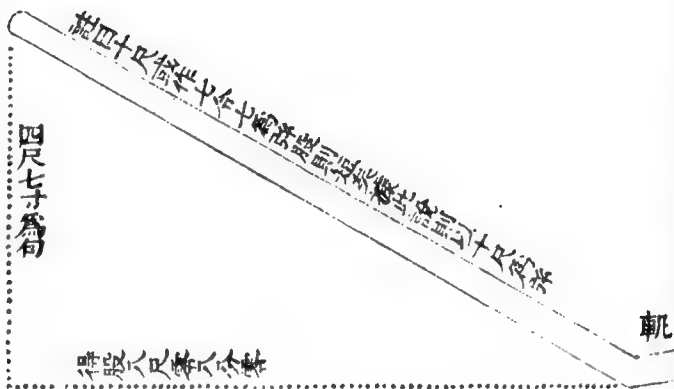
軌

富免

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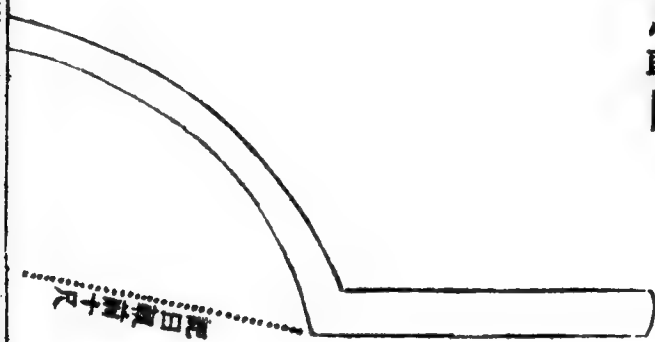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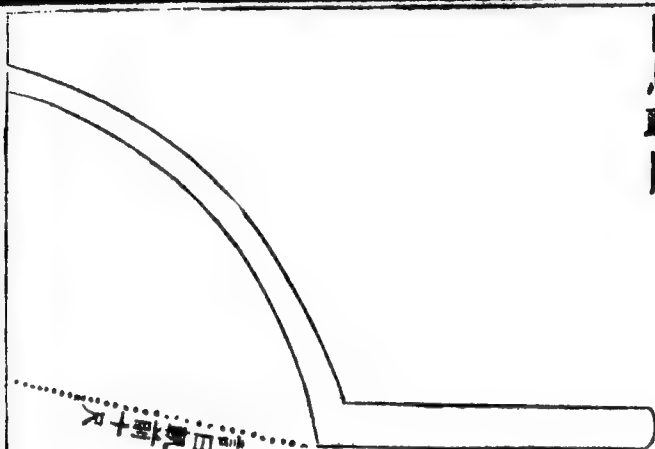
輪





田馬駒圖

駕馬駒圖



以深四尺七寸為半徑
記月國馬之輪深四尺有七
寸雖司農云深謂輪曲中

以深十尺為半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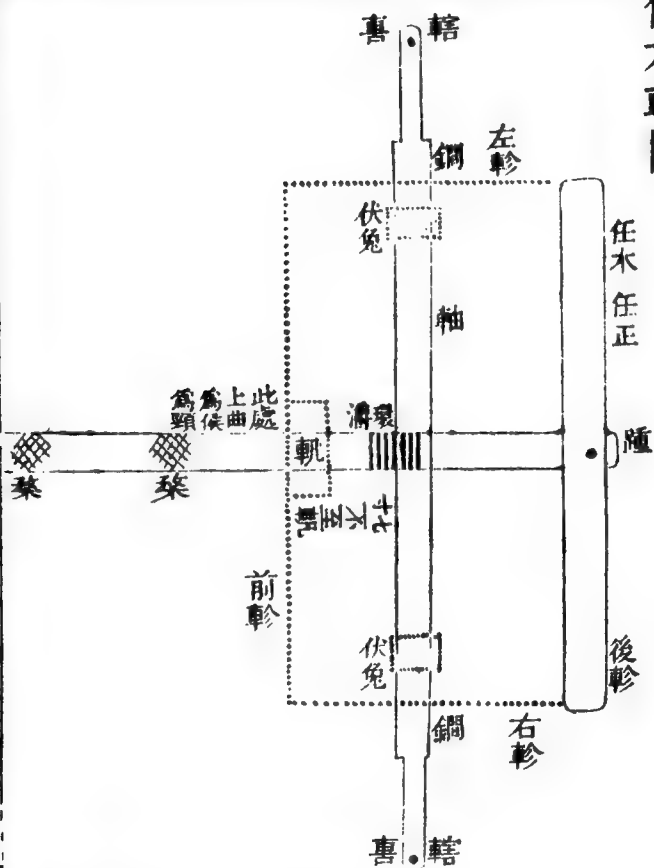
馬頸高

地平

仙國外

馬頸高

任木軸圖



記曰田馬之軛深四尺

記曰舊馬之軛深三尺有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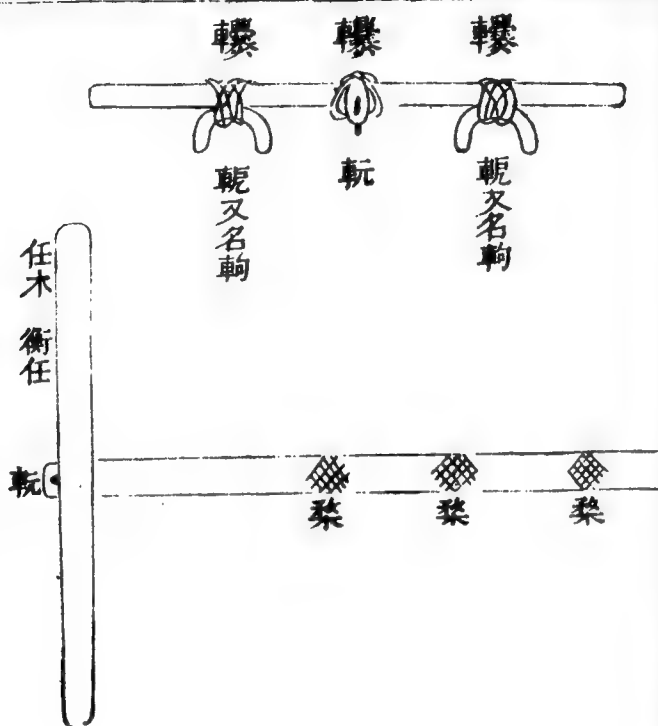
革解第四

革漆在轂謂之幬幬謂之縵縵上篆謂之約軼漆在當兔爲環漚輿革前謂之鞅後謂之第革在式謂之鞅在輓謂之輓在輓謂之鞅衡束謂之鞅高縛謂之鞅

謂革漆在轂謂之幬者考工記曰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後鄭注曰幬縵轂之革也革急則裏木廉隅見蓋轂外有急革裏之以爲固也謂幬謂之縵者周禮春官巾車曰卿乘夏幔是也謂幔上篆謂之約軼者巾車曰孤乘夏篆

說文引作輓

是也車有



不同謂在輓謂之輓者說文曰輓者伏兔下革也
讀若閔蓋加輓軸上又以革縛之使不脫也謂在
輓爲檠者詩小戎曰五檠梁輓毛傳曰一輓五束
檠歷碌也說文曰歷碌束交也謂衡束爲輓鬲縛
爲鞵者說文曰輓衡三束也

或作輓

鞵大車縛輓也

金解第五

金在輪輓謂之錫在穿曰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軹
謂之鎡鎡謂之軹在軸閒釭謂之鎡在車鍵輪謂之
轄車環謂之捐衡上環謂之轅

謂在輪輓謂之錫者說文曰錫鑠車輪鐵也蓋輪

縵篆孤卿又爲夏采也詩小雅曰約軼錯衡約軼
卽篆也謂在當兔爲環澇者記曰良軻環澇自環
澇不至軻七寸軻中有澇謂之國軻案自伏兔不
至軻七寸是漆伏兔至軻軻身之半也司農讀爲
澇酒之澇環澇謂漆沂鄂如環弓人曰寒奠體冰
析澇冰析澇則審環又曰角環澇據此則環澇者
膠漆周裹如積環矣謂輿革前鞮後爲蒺集韻者
爾雅釋器文郭璞曰鞮以韋鞮車式第以韋鞮車
後也詩韓奕鞮鞮淺幘毛傳鞮革也鞮式中也是
鞮卽鞮也淺幘乃以淺毛虎皮覆式與鞮式之鞮

穀耑之鐵也趙岐孟子題辭亦曰五經之輶輶說
文曰軌車鉤也方言曰關之東西曰轄南楚曰軌
離騷曰齊王軌而並馳漢書楊雄傳曰肆王軌而
下馳並謂此也古車轂中軌以金爲之其形內外
周皆圓而薄其長不過四寸許至周末以後乃有
以玉爲之者離騷漢書之玉軌是也玉雖堅而易
碎如金之內外皆圓則薄矣故琢玉爲外方內圓
形今時舊王中每每有此物俗卽稱爲釘頭也戴東
原氏謂輶軌爲約轂外端者非謂在軸爲鐃者說文曰鐃車軸鐵
也釋名曰鐃間也間釘軸之間使不相摩也吳子

轉雖是堅木終易敝于沙石故有金以傳其外錫
讀如朱干設錫之錫大抵金之緣物而傳其外者
皆謂之錫郊特牲朱干設錫謂以金傳干背詩韓
奕鉤膺鏤錫謂金傅馬當盧也謂在穿釭大穿釭
賢小穿釭軹者說文曰釭車轂口鐵也今口訛作中衆經音義兩引釋名曰釭空也其中空也釭又爲賢軹之並作口
總名謂之賢者說文曰旼堅也讀如鏗鏘之鏗古
文以爲賢字是賢有堅義也公羊成四年伯旼卒左氏作堅穀梁作賢又漢校官袁良碑賢皆作旼羣經音辨引鄭衆音讀賢爲胡甸切謂軹卽輶輶卽
軹者說文曰輶轂端脊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輶

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

案考工記車工之事文省事該其言度數每建首一物明言其度其後或多或少分析推之或略或闕交互求之加減比例豪釐不差元旣因其度數之關於大體者考于解中矣復類其次弟相求之故及未推之事步算如左

記曰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得

輪崇六尺六寸

記不言輪周然以輪徑求輪周其數可得古法徑

一圍三皆是疏率

徑一圍三乃六等邊形每斡與圍半徑相等者

考工于

兵法曰膏鑄有餘則車輕人

方言曰鎔軟鍊鎔也廣雅同太平御覽引

釋名鑄作鍊元案鍊說文曰冶金也鎔爲鈴鎔耕器皆非車上之金蓋鍊卽鎔字鎔卽軟字音同而俗相假耳據此則鎔軟鎔一物穿內金也鑄鍊一物軸上金也方言以鍊鎔訓鎔軟隨俗相假也

謂在車謂之轄者儀禮既夕記曰犬服木鎔鎔今

文爲轄喪用木轄平日用金可知謂車環爲捐者

爾雅釋器曰環謂之捐郭璞注曰著車衆環謂衡

上環爲轆者爾雅釋器曰載轆謂之轆郭璞注曰

車輓上環轆所貫也說文亦曰轆車衡載轆者

淮南子注曰轆所元案金革之事考工不詳而輓

以縛衡義未確 蔡錫捐等並爲至要故詳解之

記不言牙厚今以車人文互校求得

牙厚二寸

記曰棹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轂長推得

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以其長爲之圍推得

轂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轂徑蓋有圍卽有徑也密率圍周一零零
零零其徑當零三一八三零今用此求得

轂徑九寸三分三釐七豪

記曰五分其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今依

大車則用疏率約計之觀車人渠三柯者三可見
輪人不言牙周密率故也隋志載祖沖之所開密
率實得古法觀輻駢矢求弧背得數與三其輪崇
說合知古人本有密率後人失之耳
其率徑一者圍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今用此求得
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零

記曰六分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今推得
牙面寬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推得

牙面漆者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

大穿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

一在內
卽賢

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崇除去牙面寬及減轂半徑求得

輻長一尺七寸三分三釐一豪

箇蚤未
入筭

記不言輻博輻厚今以車人校之求得

輻博二寸

輻厚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參分輻長殺其一其一卽轂也推得

輻股長一尺一寸八分八釐四豪

輻轂長五寸七分七釐七豪

鄭注訂去一爲去二推得

賢圍一尺七寸六分

軹圍一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賢軹徑今以密率求得

賢徑五寸七分零四豪

軹徑三寸七分三釐四豪

記曰參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置其輻

置讀如植立之也置

植古同詩商頌置我鞀鼓箋曰置讀曰權輻博同

牙厚二寸除輻博推得

小穿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

二在外卽軹

蚤長三寸

舊說蚤長同牙面寬蚤穿牙外出之加禁非是禁乃橫貫牙面制蚤使不脫者若以

有禁必足見足字解爲牙足之足則大謬矣

右輪

記曰輿崇車廣如一推得

輿廣六尺六寸

記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推得

隧深四尺四寸

記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揉其式推得

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輻較深今除去式深求得

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今以股博股厚
二數推得橢圓圍

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

骹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

記曰縵參分寸之二今所殺輻博外三分寸之二
爲骹不滿牙外邊卽縵也推得

縵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竝其輻廣以爲之弱推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菑等得

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參分式圍去一爲較圍推得

較圍四寸八分八釐八豪

記曰參分較圍去一爲軹圍推得

軹圍三寸二分五釐九豪

記曰參分軹圍去一爲鞞圍推得

鞞圍二寸一分七釐二豪

右輿

記不言國馬輈長案記曰輈前十尺輈深四尺有七寸由此求正圓半周爲輈身得

輪較深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式長今求式長與輿廣等得

式長六尺六寸

記曰以車廣半爲式崇推得

式崇三尺三寸

記曰以隧半爲較崇推得

較崇于式二尺二寸較通高五尺五寸

記曰六分車廣以一爲軫圍推得

四軫圍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軾圍去一爲式圍推得

圓周十四尺五寸六分六釐九豪此贏數也以贏
胸二數相減得

田馬軻身中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

記不言駕馬軻長案記曰駕馬之軻深三尺有三
寸今以軻前十尺內減軻深兩端六寸餘九尺四
寸爲大通徑軻深三尺三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圓
形求其積當二十四尺三十六寸三十分五十釐
九十二豪半橢圓周十二尺三寸七分二釐二豪
此胸數也再以軻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軻身徑三
寸于三尺三寸共深三尺六寸爲小半徑爲半橢

軓身中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

軓十四尺七寸

六分五釐四豪贏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

記不言田馬軓長案記曰田馬之軓深四尺今以軓前十尺內減軓身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爲大通徑軓深四尺爲小半徑爲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二十九尺五十三寸九分七十釐八十一豪半橢圓周十三尺六寸二分一釐三豪此胸數也再以軓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軓身徑三寸于四尺共深四尺三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三十三尺七十七寸二十一分二十釐八十八豪半橢

記曰衡長車廣如一推得

衡長六尺六寸

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衡圍一尺三寸二分

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

任正長六尺六寸

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任正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不言軸長今求兩輪相去八尺爲軌兩輪加小
穿各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再約以一寸六

圓形求其積當二十八尺二十七寸四十三分三十三釐七十六豪半橢圓周十三尺三寸二分八釐五豪此贏數也以贏胸二數相減得

駑馬軻身中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

記曰十分其軻國馬之軻之長以一爲當兔之圍推得

當兔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曰參分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推得

頸圍一尺零一分五釐零

記曰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推得

踵圍八寸一分二釐零

右車制圖解元二十四歲寓京師時所撰撰成
卽桀之其間重較軌前十尺後軫諸義實可辯
正鄭注爲江慎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且以此
立法實可閉門而造駕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
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書出元後其于任木梢
藪等義頗與鄙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
亦姑與江戴諸說並存之以待學者精益求精
焉嘉慶八年阮元識於浙江節院時年四十

分一釐一豪爲出轂設牽之地求得

軸長一丈二尺

匠人應門二徹參个注曰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半之爲一丈二

尺與今所求相合蓋應門容二車也依鄭氏漆輪法則徹廣八尺外小穿各長二尺六寸軸通長一丈三尺四寸應門振泉間不能容車矣

記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推得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

軸徑與大穿徑不相當其中爲鑄厚也今以兩徑數相減求得

鑄金厚七分四釐九毫

右軻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引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引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卽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旨能近

擘經室一集卷八

論語論仁論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

相戾者卽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
自博愛謂仁立說已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
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
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
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取譬卽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卽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竝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訥夫言訥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訥卽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曰見大賓承大祭諸語倡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

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已立已達也
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
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
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卽心卽
仁也若云此仁卽真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卽真
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
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
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
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曰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已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也卽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已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卽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

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
卽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
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
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
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尙無
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
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
匪人人字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
奪伯氏邑相同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
造仁字也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
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
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
言大射儀揖曰耦注言曰者耦之事成於此意
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曰人相人耦爲敬也
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
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
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
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
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

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元謂曰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將流爲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道即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晉宋已後一切異端空虛元妙之學

晉人小學最重清遠遠與近譬近思相反

儒家學案標新競勝

悖慢者不知人卽仁也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荅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竝稱孔子謙不敢當

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克己已字卽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能克己復禮卽可竝人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此卽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之派皆預爲拈定曾子子游慮子張於人無所
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爲仁亦
同此說也其曰爲仁可見仁必須爲非端坐靜
觀卽可曰仁也曰竝爲竝卽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相人偶者人必與已竝爲仁矣俚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卽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使之渾而爲一曰卽仁卽心也此儒

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
已不知有人卽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
必待人而後竝爲仁爲仁當由克己始且卽繼
上二克己字疊而申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
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已斷不能再解
爲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
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卽克之謂
也視聽言動專就已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禮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

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
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
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
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
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論字義
無此卽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
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勝
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
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
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

與釋之分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右
尹子革諷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
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已復禮本是古
語而孔子嘗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已
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已復禮則國破身亡
夫求鼎訴天豈止不能克已究其始亦不過因
不能克已充之至於如此耳

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已
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

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培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剋不必戰勝况可詁私字也

凌次仲教授曰卽以論語克己章而論下文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已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注所云豈可曰爲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患人之不已知見而及憲問篇又里仁作不患莫己知衛靈公作不病人之不已知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貢問一言章皆有此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是夫子旣引此語以歎楚
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
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
者自也何嘗有已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
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已復禮而
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
顯揚側陋謂能抑已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
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
引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
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佞惡人宜深剋己反善

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
下文荅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辭意尤明顯也
臧用中太學曰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卽論語
克己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
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荅顏淵注疏家各望
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
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伐多嗜慾不能修身
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
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
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卽下

人修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皆人
己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己者人潔己
以進仁以爲己任行己有耻莫己知也恭己正
南面以爲厲己以爲謗己若作私欲解則舉不
可通矣馬注以克己爲約身最得經意邢叔明
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蓋剽襲
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
不能自克之語故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竊
以馬注申之克己已卽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
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中庸

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
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
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
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
恕充之以至於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人
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
以仁者豈肯少爲輕忽哉此所以爲孔門之仁
也又子夏論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爲
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此卽已立立人
已達達人之道亦卽天下歸仁之道也

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已失
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
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
視聽言動故克已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
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
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已
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之文方鑿
員柄之不合矣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似敬
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

孔子且奉爲準繩所以春秋時學行爲至中庸也顏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

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晉臼季之言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門師弟所述半爲古人之恆言故孝經中語每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革胥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乎大約聖仁二字所包甚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尙不敢當故但以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忠清許人而不許以仁子貢視仁過高遠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臧庸案皇侃義疏邢昺正義皆一章集注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章誤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爲仁正是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道諫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衛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
序孝弟爲仁之本卽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
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爲仁爲孝
弟之本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爲不仁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元謂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
之道也愛人尙謂之仁况愛君至於如是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干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
門論仁爲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
反正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
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訥訥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元謂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爲仁而以
匡天下爲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
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
愛人爲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
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
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憂無兄弟推之可見爲仁須訥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海之人各以仁應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亦無害也亦卽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爲仁須剛勇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元謂以上五章言不仁之人當惡之若不能分別之必自己爲仁之道有未至也不仁雖當疾惡之然已甚則足以召亂故曰惟仁者能惡人不使不仁者加身此剛毅之至不與不仁者相偶也一日用力無不足卽一日克己復禮之說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
觀此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

仁之全道不應更有一豪流弊其有弊者因不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爲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

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
尙行禮樂覲饗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
殺相尋何必揖讓於陔肆間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
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爲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
之愚有此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

知竝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人在口是以舉以爲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大約晉以後異說紛岐狂禪迷惑實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爲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爲能近取譬而已

許三月不違可見爲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

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爲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

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
孟子反之一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尙利以勉齊梁之君且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
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
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豪流弊貽
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
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
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
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

學經室一集卷九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間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爲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爲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賴有
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
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
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
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
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
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
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
出於老聃之說韓非託之而遽至於大壞釋氏襲之
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

孟子將朝王

至

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至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至

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爲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

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爲

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至

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

發明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卽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卽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牼將之楚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爲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吾國而孟子所闢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至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至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卽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至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爲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

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

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

至不能一

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

至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至

載胥及溺此

之謂也

鄒與魯闕

至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至

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陣糜

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菑危憂辱
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
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
流爲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
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
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

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
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
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
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
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
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驩
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
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
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
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卽

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篆體从人二訓爲

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人字亦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人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尙不忍王見牛尙不忍况相竝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有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

推愛牛之恩卽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
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
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
謂孟子竝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爲重義
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卽如此章言四端皆
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至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其性善所以仁爲人心也仁
之端於乍見孺子將入井時覘之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

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厲縱習爲惡但於乍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爲善者全以乍字爲馮仁非外鑠求之則得况蒸民之詩足爲先聖相傳仁道之實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至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具於人心性猶五穀之種穀種須種之方熟仁須爲之方成乍見卽穀初生也穀乃美種可比人之性善莠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至

達之天下

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

見漢書注

無與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

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卽爲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爲聖賢傳心之秘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畱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一

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
畱卽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
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
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爲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
此儒佛相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
命意造語之超妙尙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
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
人講禮厭繁之後慧遠次宗精講喪服諸禮乃走老聃厭棄
周禮據曾子問博習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
元妙之故轍復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清遠

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恣縱之譯爲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尙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故晉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无虛之神夫清遠无虛非老莊清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尙非釋學也

又按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乎妙自晉常山衛道安以彌天俊

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舊

經爲舛

道安乃第一次靜坐達磨爲第二次靜坐

此以晉人子學入

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爲舛方能以
子學屨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
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爲背經據此可見
晉宋人以老莊子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
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旣與佛圖澄
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子宗流布分遣弟
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

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
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
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
周續之少從范甯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
富於學識尤精玄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
禮入蓮社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
周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德明
毛詩音義謝靈運亦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
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
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踵事變本

引人喜入彼道如此此以乎學入釋學而昧所
從來之蹤跡也至于梁達磨直指本心不立文
字大興禪宗則是西域人來中土不耐經卷不
如全埽一切更爲直捷此又遠不及慧遠翻經
之時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達磨入中土言語
難通亦慧能等傳會而成也故由儒而乎由乎
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
樞紐又在達磨慧能之間後儒不溯而察之所
以象山陽明白沙受蓮社少林之紿而不悟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至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至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至是皆穿窬之類也

按以上三章皆本孔子之言爲居仁由義之訓不忍人不害人不殺一無罪仁之至也

萬章曰牛山之木嘗美矣至惟心之謂與

按此章卽上章求放心之道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人心也若失其本心害人忍人無恥無禮則不成爲人與禽獸無異與仁人也之說不合矣所以言及於操心與存夜氣者仍是責

之以仁非令其於空寂處觀本來面目如釋氏之明心見性也下章言賢者勿喪心在甚於生死之事失其本心在身死不受之事皆非事物未來處也凡此皆以仁義禮智求於心不使放失故離仁義禮智以明心於寂然不動之初孟子七篇中無此說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至

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

至

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至

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也

按孟子言仁上承堯舜其淵源在此三章虞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卽全是仁道孟子所言親親仁民愛物急先務明庶物察人倫是皆推已及物由近及遠聖賢言仁旣非楊氏之爲我亦非墨氏之兼愛亦非釋氏之慈悲

又按夏商以前無仁字

虞書德字惠字卽包仁字在內

虞書克

明峻德卽與孟子仁字無異故仁字不見於尙

書虞夏商書

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太甲懷於有仁皆古文尙書

詩雅頌

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
恒言而造爲仁字孔子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
以長人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著於經矣
然非始於孔子也元者善之長也一節春秋左
傳以爲穆姜之言論語周親仁人亦書之逸文
今在古文泰誓惟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爲
仁字初見最古者然則仁字之行其在成康以
後乎而其原則分於虞書之德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至手之舞之

按此章言仁事親而加以實字實者對端字爲

言蓋惻隱爲仁之端充此端以行仁則孝孝弟
爲仁之本君子務本爲急自天子至庶人莫不
以事親爲首務舜之事親孔子言孝爲仁本皆
是道也實者實事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
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實
事非通悟也通悟則良知之說緣之而起矣故
此實字最顯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惟漢趙岐
見之最顯故於孟子言無實不祥特注之曰孝
子之實養親是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至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趙岐注最爲詳明質實漢以前直至三代所謂性命者不過如此若謂性命之道過于精微是舍質實而蹈虛乎也論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孟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

也此言王者受命等事故不可得聞

趙注曰口

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

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
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
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又孟子直謂形色爲天性殀壽爲天命更明白矣如舍此以別求精
微則入於老釋之趣矣

又按仁於父子爲命者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
此舜之命也然而舜不謂之命以自諉必盡心
知性以盡事親之道必至底豫而後已所以謂
之有性也言性命者守定孟子此章及蒸民之
詩左傳劉康公之說則質實可據不必索奧妙
於不可詰之鄉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至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

子之言夫

按此章告子專以義爲外而於仁帶說孟子闢之之後知仁爲內矣猶執義外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

至

然則耆炙亦有

外與

按孟子各章離之不察互校便明今以此章次於上二章之後可見矣仁之實爲事親仁必內矣義之實爲從兄義亦必內也味色聲臭安佚五者孟子明明斷之曰性也旣曰性則明是內

也安得以爲外

君子不謂性也不過勉人安命非真謂非性

此章告

子首曰食色性也此四字原不錯其錯在義外也非內也六字故孟子但力闡義之非外使與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較若畫一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亦與孟子味色聲臭安佚性也之說較若畫一未之闢也孟子以味色聲臭安佚爲性者乃聖賢之常道人世之恒情聖賢之甘淡泊者乃是知命後儒皆以告子食色爲性之說爲非而攻之其如與孟子前章相刺謬何若必以告子之言無一是則仁內也非外也六

字亦非耶況此章章末孟子詰之曰然則耆炙
亦有外與是明明以口之於味爲內卽執告子
食色性也四字之予以刺義外也非內也六字
之盾曷嘗謂甘食悅色爲非性哉趙岐注本未
錯也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尙直謂之
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
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耆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爲明顯與
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至四體不言而喻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卽以爲性卽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至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至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按上三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傳也

墨者夷之

至

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孟子曰子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
卽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尙必置辯此時韓非老
莊之說尙未興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
其說之害仁其闢之更當何如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卽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聖人仁人
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

得仁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
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仁且智夫子既
聖矣則聖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
言始智終聖中間尙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
及而實包舉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
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終聖也孝經
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

閒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

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

至

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

至

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畔

至

又從而爲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爲仁道

學經室一集卷十

性命古訓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尙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卽天命也若子初生卽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

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
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
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卽性之
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
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
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

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爲文性命

之訓最爲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無虛障若
與名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
爲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
仁義禮知聖爲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卽仁義禮知
聖也且知與聖卽哲也天道卽吉凶厯年也今以此
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
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習之復性之說雜於二
氏不可不辨也

尙書臯陶謨臯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禹

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皐陶曰
亦行有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天叙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按尙書此篇爲禹皐之訓最古凡商周經義皆
從此出慎修身者卽節性之訓所由來思永者

卽祈天永命之訓所由來知人則哲者卽今天
其命哲之訓所由來無教逸欲有邦卽孟子不
謂安佚爲性所由來五典卽孟子仁義禮智之
訓所由來能官人能安民卽孟子知之於賢者
聖人於天道之訓所由來天命有德卽命哲命
吉凶命歷年之訓所由來日嚴敬德卽王敬作
所不可不敬德之訓所由來堯舜禹臯陶文武
周召孔孟未嘗少有歧異虛高之說出於其間
九德凡十八字古訓多矣本無靜寂覺照等字
雜於其間

尙書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
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曰嗚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
天

按以虞夏商周四代次之性字始見於此周易
卦辭爻辭但有命字無性字明是性字包括於
命字之內也此篇性字上加以天字明是性受
於天孟子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鄭康成
注曰王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
法鄭氏以度訓虞以修教法訓迪率典是也度

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迪率典卽中庸所
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卽虞書之五典
也紂自恃有天命逸欲不修身敬德以祈永命
所以祖伊言惟王自絕天命也蓋罪多者天以
永命改爲不永不能向天責命此祈命之反也
性命二字相關始見於此質實明顯易嘗如李
習之復性之說自昌黎習之言性道者幾欲自成一子接跡孔孟此則太過故
元但舉詩書各經古訓尊而列之比而讀之畧
加按語便可共見擬於諸經之義疏已爲僭矣
又按周以前聖賢之言皆質實無高妙之旨性
之一字始見於此次見於召誥詩卷阿宋王應

麟^麟以爲言性始於湯誥此由不知降衷恒性乃
古文尙書也

尙書召誥周公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厯年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尙書之虞性節性毛詩之彌性言性者所當
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學者遠涉二氏
而近忘聖經何也樂記曰好惡無節王制曰節
民性皆式尙書節性之古訓也哲愚吉凶永不
永皆命於天然敬德修身可祈永命不率典者

自棄其命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是也若誘之命而不可祈豈周公金縢皆作僞哉

尚書洪範箕子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福極皆通天下臣民言之天下人之福極皆由君身所致皆天性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按此所謂命皆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之天命

修德卽名誥不可不敬德之德命雖自天而修
德可求故名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蓋文
王之詩與名誥句句相同皆反覆於殷周之天
命也

詩大雅卷阿泮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畝章亦孔之厚矣豈
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蒞祿
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云
彌終也鄭箋云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

按詩三百篇惟此詩三見性字與命字相連爲

文且周易卦爻全無性字可見周初古人亦不
必定於多說性字此詩俾爾云云之文法與天
保定爾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等句相同雖言
性而有命在內故鄭箋兼性命言之且但言無
困病之憂卽是考終福命蓋彌性如洪範之五
福反之卽是六極此周時人所說之性非李習
之所復之性如果李習之所說者爲是何以三
百篇及今文尙書皆絕無其說也

詩大雅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訂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

古人但說威儀而威儀乃爲性命所關乃包言
行在內言行卽德之所以修也於此詩可見其
概德在內而威儀在外故鄭氏箋云賢者道行
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
外有廉隅訏謨定命卽春秋左氏傳以定命也
之定命所以當敬慎威儀也出話有玷不輯柔
其顏則愆于威儀矣不淑慎其行止卽愆于威
儀矣是以威儀如宮室之隅包於外德命在于

內言行亦卽在威儀之內行止之不愆在於不
僭不賊而可以爲法也古人說修身之道如此
尙書禹曰慎乃在位安汝止卽淑慎爾止在止
於至善之止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安也

按此卽敬天命之義寬安非秘密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
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

各本皆誤
作養之以

福惟漢書律志五行志漢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顏氏漢書注云之往也往就福也

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按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卽性也卽所謂命也性字从心卽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卽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

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威儀威儀所以定
命定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於
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惰於禮樂
威儀以取弃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
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之說
以寂明通照復性也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
藐視爲在外最粗淺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
之竊別撰威儀說以明之

威儀說

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

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
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
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
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
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

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

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

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尚書書言威儀者二

顧命自亂

于威儀酒誥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

十有七

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四見既醉以酒兩見鳧鷖在涇一見民亦勞止一見

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蒸民一見瞻仰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

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慎

威儀惟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
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話無不柔嘉淑慎爾
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卽
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
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
德則穆穆敬明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
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卬卬四方爲綱
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
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不有孝自求伊祐矣
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

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
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
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
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卽所
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
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此亦卽鳧鷖威儀爲四
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
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
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
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
毫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
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
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按此言知天命在利民爲大不以一己吉凶之
命不利民

春秋莊公元年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按以道者天道也

周易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

按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爲對故詩蒸民鄭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

也鄭氏解詩之物則蓋言性而兼括情也鄭氏之說亦漢以前古訓也易曰旁通情也禮運曰講信脩睦謂之人利易曰利者義之和故文言以利屬情以貞屬性也

周易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按此卽所謂天道也性命皆由天道而出出之者天也王者受天命而正性臣民庶物亦各正性命也周易於命字內加出性字自此象始荀悅申鑒雜言篇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按荀氏之說漢以前古訓也

周易萃象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按此卽孟子所說聖人之得天道王天下也

周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按此言易筮至神筮者樂天知命無六極之憂卽孟子所說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論語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道同

周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善卽元也故尙書曰惇德允元成之者性卽孟子所說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易繫辭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此言易行乎天地之中天地能成人與萬物之性人能自成以性卽所謂成之者性也存存存在也如孟子所說存其心養其性也道義由此而入故曰門也此與老子衆妙之門不同

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將以順性命之

理

按理卽禮記樂記天理滅矣之理性命卽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性命聖人作易通天道故窮理盡性以至命也

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

按此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於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

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孝經
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
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如果李習之所說復
性爲是何以孔子孝經論語中無此說也孔子
教顏子惟聞復禮未聞復性也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按孔子最重知天命知天命無所不包孟子性
也命也兩節卽知命之傳也孔子所知之天命
卽孟子所說之命也孔子不得位不能以禮義
施於君臣且不得久居人國以禮敬施於賓主

能知賢而不能達善不能得天道故世無用孔子者孔子所以不能爲東周孔子年至五十知之定矣

又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

得爲君子乎按此亦漢人之說專言德命未言
祿命然皆爲孟子兩節所包矣又孔子曰畏天
命亦此義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按史記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
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
乃太史公傳真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
字更顯明也此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卽
關乎天道此天道卽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

之天道也卽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
聖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孟子以性命
多互說之其道乃顯孟子受業於子思所謂微
言大義者其在斯乎子貢曰不可得而聞乃歎
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真不聞
也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

按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
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

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

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云以水深淺喻男

女之

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

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此言甚顯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周公曰旣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誥之言無少差謬學者曷不引以證之

古人言人性之上者

曰哲曰智皆與愚字相對相反絕未言及靈字
言靈者道家之說也說文靈爲以王事神或从
巫故靈爲神靈之稱在神則是美稱在人則是
惡稱故曾子曰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陽之精氣
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夫
惟靈修之故也毛詩之靈臺靈沼靈雨禮記之
四靈皆兼神靈之義周書謚法極知鬼神曰靈
故莊子則陽注曰靈卽是無道之謚也白莊子
天地始有大愚者終身不靈之語使靈字與愚
字相對而相反晉人談孝者喜此字虛明妙覺
勝于言哲言智于是古文尙書泰誓始有惟人
萬物之靈之語自有此語學者初而讀之長而
習之忘其本矣是以劉孝標辨命論全是乎學
有聖人言命以窮性靈之語不知莊子心靈本
是乎學故莊子德充符曰不可入于靈府庚桑
楚曰不可內于靈臺注曰靈臺者心也故以心
靈爲學者自莊子始而釋家明鏡心臺之論實
襲之于莊子釋襲于莊可也儒轉襲于釋不可
也又按韓文公原性篇謂孟子性善之說得上

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如以性善爲非則蒸民之詩物則秉彝之古訓不足式矣況名誥所謂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天其命哲正是孔子上智下愚之分有哲卽有愚哲者愚之對子魚楊食我等天命下愚而更習惡也

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不幸短命死矣 亡之命矣夫

按此皆明以生死富貴爲天命以孟子性也命

也兩節合之則正變各義無不備矣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卽所以爲性性卽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

子一步不失也修道之教卽禮運之禮禮治七情十義者也七情乃盡人所有但須治以禮而已卽名誥所謂節性也若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復性此李習之惑於釋老之說也不覩不聞卽不愧屋漏之說也非如釋氏寂靜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未發之中卽禮記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卽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中者有形有質有血氣心知特未至喜怒哀樂時耳發而中節卽節性之說也有禮有樂所以旣節且和也天地位萬物

育卽周易所謂各正性命也

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按中庸此節性教卽申言首節之性教也所謂
至誠者祇是由治民獲上信朋友順親以至反
身明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
有孖妙靜明之道也所謂明善者則祇自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事著力實地而來

一事不實弗措非虛靜而專明心也雖愚必明
言明善也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
也卽孟子所謂有性焉之命也自明誠謂之教
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卽孟子所謂有命焉之
性也非如李習之所說覺照而復性也儒釋之
分在乎此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按鄭氏注曰德性謂性至誠者卽孟子所說有
性焉之性名誥旣哲又節之性也道問學卽修
道之教卽學問思辨行也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按此所謂七情卽包在孟子所說性也之中所謂十義卽包在孟子所說命也之中而孟子所

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卽是此篇以禮治之之道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可以靜觀寂守者也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按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卽外感之至易者也卽孟子所說耳

之於聲也性也孟子所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卽樂記反躬節人欲之說也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旣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爲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惟以靜明屬之於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離性而自成爲欲也記又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此亦言哀樂喜怒

愛敬乃樂音之哀樂喜怒哀敬非人性之哀樂
喜怒哀敬先王以樂之哀樂喜怒哀敬感人性
情之哀樂喜怒哀敬也竊釋氏之言者必願拒
六者於性之外尊性爲至靜至明至覺無情無
欲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又按周易繫
辭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此節所言乃卜筮之鬼神處於无思
无爲寂然不動之處因人來卜筮感而遂通非
言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物來感之而通也與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

音樂言之者不相牽涉而佛書內有言佛以寂靜明覺爲主者晉唐人樂從其言返而索之於儒書之中得樂記斯言及周易寂然不動之言以爲相似遂傳會之以爲孔孟之道本如此恐未然也

又按易此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內寂然不動凡有人來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道爲天下之至神非說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動有感遂通也否則天下至

神雖周孔不能況一介儒士乎李習之之言性以靜而通照物來皆應試問忠孝不能說在性之外若然則是臣子但靜坐無端倪君來則我以忠照之父母來則我以孝照之而我於忠孝過而曾無畱滯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

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矣

按此言君臣貴賤羣類不同各有性命卽名誥所說罔不在厥初生亦卽詩所謂實命不同也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按此血氣心知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卽中庸喜怒哀樂之旣發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

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按此節性卽書召誥所說之節性亦卽中庸修道之謂教也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按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

古人造此字時卽已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
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闢之而
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
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
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
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
據其荅應之然字而以羽雪至犬牛人之性不
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
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

視人性不及幾欲儕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按告子言性杞柳湍水矢口卽誤者因不能得詩書言性之傳而但習滑稽之辨也孟子最深於詩書得孔子子思之教故言之最質實無差謬也告子此章食色性也四字本不誤其誤在以義爲外故孟子此章惟闢其義外之說而絕未闢其食色性也之說若以告子食色性也之

說爲非然則孟子明明自言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爲性矣同在七篇之中豈自相矛盾乎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

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按天生民有物有則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卽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此詩爲據故如山嶽之不可撼搖性善之說始於詩不始于孟子告子等坐不習詩教耳凡言性命

者合五經質實之言而別求高妙未有不誤者
好是懿德卽洪範所說攸好德有物有則卽春
秋左傳劉子所說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孟子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
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按聖賢言天命有一定者不貳卽一定也然命
雖不貳而可修可祈修身之說卽召誥所說德
之用祈天永命也修身卽孟子所說君子不謂
性不謂命也養其性卽召誥所說節性也

孟子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

至樂錄卷一 命
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按孟子此節言性命乃聖賢至周密至質實之道易曰各正性命天正性命以與人人必正性命以事天乃所謂知命乃所謂盡性卷阿天保定福祿固正命也然邾子利民而卒亦知命正命也比干諫而死伯夷叔齊餓而死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啓手足亦正命也皆盡道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此道也道以忠孝爲本比干夷齊不死是不忠曾子手足

有傷是不孝盡其道則盡忠孝秉夷物則之道也
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墻之類也

孟子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按此形色趙岐注以體貌言之尙書洪範五曰
考終命五曰惡鄭康成亦如此說此漢以前經
師相傳之舊說也

孟子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按趙岐曰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孟子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漢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

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疊疊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乃孔子言性與天道之大義必得此性命兩節相通相互而言之則五經性命之古訓無不合矣晉唐人嫌味色聲臭安佚爲欲必欲別之於性之外此釋氏所謂佛性非聖經所言天性梁以後言禪宗者以爲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乃見性成佛明頓了無生試思以此言性豈有味色此與李習之寂照復性之說又遠與孟子之言更遠惟孟子直斷之曰性也且曰君子不謂性則名誥之節性卷阿之彌性西伯戡黎之虞天性周易之盡性禮記中庸之率性皆範圍曲成無不合矣趙岐謂仁施父子義施君臣者如武王周公爲子周公召公爲臣此命之得以仁義施者也命也亦性也若以舜爲瞽瞍之子比干爲紂之臣此處變不得以仁義施者也亦命也然有性焉仁義存乎性舜必以底豫而

修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與比干不諉父
頑君虐於命也禮敬施於賓主如孔孟適各國
終無所遇聖人得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
天下孔子不得爲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
道以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者正命卽
變者亦正命也皆所以事天也

按唐李翱復性書曰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
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
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性本
無有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

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弗慮弗思情
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
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寂然不動邪思自息
惟性明照情何所生 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
誠之明也 誠者定也不動也 昔之注解中
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
我以心通者也 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
之能復其性也 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按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易於率
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虛而易於傳

會習之此書是也尙書毛詩無言不實惟周易
間有虛高者然彼因言神明陰陽卜筮之事是
以聖人繫辭不得不就易道以言之中庸一篇
與易道相關者多惠氏定宇中庸
注全歸入周易故言亦或及
於幽明高大之處然無言不由實事而起與老
釋迴殊樂於虛者見易中庸之內寂然不動誠
則明等語喜之遂引之以爲證又因禮記人生
而靜孟子先覺等語喜之遂亦引之爲證不知
已入老釋之域矣按周易寂然不動乃言卦爻
未揲之先非言人之心學也誠則明者乃治民

獲上信友順親之事明善者乃學問思辨行之
事亦非言靜寂覺照也人生而靜言尙未感物
非專於靜也先覺覺民如詩之牖民孔易非性
光明照也此不可誣改聖經以飾釋典者也至
於釋典內有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
稱也其道虛乎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
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
言教之內而止無言之鄉寂寞虛曠強名曰覺
翻譯佛燭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
大論體常湛然形由感生體非實有

魏書釋
老志

自性本

覺詳見於實相經

白居易文

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

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

翻譯名義

佛者西

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

傳錄

以上各釋氏之說皆李習之復性之說所由來
相比而觀其迹自見蓋釋氏見性祇是明心不
但不容味色聲臭安佚存於性內卽喜怒哀樂
亦不容於性內甚至以不生情爲正覺性明照
則情不生然則易文言明以利貞爲情性矣又
言六爻發揮旁通情矣然則情可絕乎性待復
乎恐未然矣

又案釋氏所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性字似具虛寂明照淨覺之妙此在梵書之中本不知是何稱名是何字樣自晉魏翻譯之人求之儒書文字之內無一字相合足以當之者遂拈出性字遷就假借以當之彼時已在老莊清言之後蓋世之視性字者已近於釋老而離於儒矣晉謝靈運詩云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王康琚詩云矯性失至理六朝人不諱言釋不陰釋而陽儒陰釋而陽儒唐李翱爲始魏收所云虛靜通照湛然感應者此明說是佛性不言是孔孟之性不必辯也李翱所言寂然

靜明感照通復者此直指爲孔孟之性不得已
不辯也象山陽明更多染梁以後禪學矣

又案寂然靜明感照通復以此爲事可以鍊身
體可以生神智可以爲君子可以爲高士可以
爲名臣可以守廉介可以蠲嗜欲可以澹榮利
亦有用有益也然以爲堯舜孔孟相傳之心性
則斷斷不然

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近時學者
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尙未大
爲發明本部院拙識所及首爲提倡諸生如不鄙其
庸近試發明之以成精舍學業焉

石刻孝經論語記

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
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之
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歟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
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極帝王治
法而皆用乎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

掣經室一集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兩漢學行醇實尙近于春秋列國之時漢末氣節甚高黨禍橫決激而爲放達流而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取學術中最尊者爲性理至明儒學案紛紛矣惟考列國時孔曾游夏諸聖賢及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孝經論語者皆爲處世接物之庸行非如禪家遁于虛無也卽如仁義禮讓孝弟忠順等語與孝經各章事事相通語語相合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語實爲聖門微言蓋

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譔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顏曰曾顏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觀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卽文也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曾子之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故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經之學兼乎君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曾子十篇皆由此出其實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貫者行也事也言壹是皆身體力行見諸實行實事也初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之訓行事見于爾雅漢書與仍舊貫無二解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聞有頓悟之日也顏

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
集古聖大成之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
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
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儒者終身學之不
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古本孝經不
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厯有存者金匱國子監學
生錢泳好學善隸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
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
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屬元記之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十三經義疏周禮可謂詳善矣賈公彥所疏者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贍所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制之存亡漢注之奧義皆未能疏證發明之我朝惠半農先生家傳漢學所著禮說十四卷實足補賈氏之所未及此書雖經鏤板而行世甚少余于丁未年在京師廠肆購得一帙反覆讀之服其精博無比後爲友人借去未歸至今深憶之戊午夏吳縣友人江貢廷持一帙見示則上海彭純甫所新刻本余喜插架之可備且一時同

學皆得讀之也因爲序之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惜難卒業如有好學深思之士據賈氏爲本去其謬誤及僞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惠氏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彭君家貧好古多讀書聞此書之刻貲皆出館穀何其賢也

胡臚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元幼學易心疑先後天諸圖之說庚子得毛西河先

生全集中河圖洛書原舛篇讀之豁然得其源委友人歛凌次仲廷堪謂元曰子知西河之辯易未見吳興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尤詳備也元識之求其書不可得繼在京師見

四庫館書目錄之曰其書一卷辨河圖洛書二卷辨五行九宮三卷辨參同契先天圖太極圖四卷辨龍圖易數鈞隱圖五卷辨啟蒙圖書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後天之學九卷辨卦變十卷辨象數流弊引据經典原原本本于易學深爲有功元向往益切丙辰視學至吳興始求得讀之蓋距所聞已十六

年矣媿聞道之甚遲喜斯編之未泯亟命其家修板
刷印廣爲流傳以貽學者因竝識其事于篇首至其
辨圖大畧則萬季野先生敘言之已盡茲不贅論

漢讀攷周禮六卷序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
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
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
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言韻者多
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
未之有也說文解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

例未之知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之說經傳也或言讀爲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言當爲作義疏者一切視之學者概謂若今之音切而已其誣古不亦甚哉

聖朝右文超軼前古淳氣鬱積金壇段若膺先生生於其間擘摩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鐸舌可以別淄澠巧可以分風擘流其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爲一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咍爲一職德者之之入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鐸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隨

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刪近脂尤
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
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
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
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某形從某某聲者古形也云
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
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商
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祝祭于鬯說之之本義也如
商書曰無有作眚周書曰布重莫席說假借此字之
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

麓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豐從宀豐之意易曰
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
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齎讀若詩施古
滅滅奔讀若子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
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
可通之處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攷敘例謂
讀如主於說音讀爲主於更字說義當爲主於糾正
誤字如者比方之詞爲者變化之詞當爲者糾正之
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爲必易
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

讀如無讀爲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
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
得醒不至如冥行摘埴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生於
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
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爲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
善爲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卽引疾養親食貧樂
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己者深歟先生說經之
書尙有毛詩訓故傳微毛詩小學古文尙書撰異皆
深識大源不爲億必之言行將盡以餉學者云

任子田侍御并服釋例序

元居在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

士文子

九苞

李進士成裕

惇

劉廣文端臨

台拱

任侍

御子田

大椿

王黃門石臞

念孫

汪明經容甫

中

皆耳

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丁未戊申閒元在京師見任

侍御相問難爲尤多侍御卒後所著弁服釋例傳之

弟子山陽汪祭酒瑟葦

廷珍

蕭山王進士畹馨

紹蘭

從祭酒手錄以歸其兄進士穀塏

宗炎

亦遂於經爲

吳會宿儒乃手校訛舛寫以付梓問序于元元謂侍

御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

四庫書書之提要多出其手所輯呂忱字林漢衣釋

例諸書已付刻茲袂釋弁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
凡百四十餘事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訛燦然經緯
畢著矣侍御吾鄉先進也瑟菴晚馨吾友也今得穀
塋校成之學者傳習不墜元序之奚敢辭

張皋文儀禮圖序

儀禮圖六卷張編修惠言之所述也編修字皋文武
進人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
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方以學問

文章受知于

朝不幸早卒子舉于鄉與編修爲同榜其舉進士乃子總裁會試所取予知之也久故序而論之編修幼孤家至貧母姜孺人撫以成立及長修學立行敦禮自守性剛而廉貌若和易而中不可干其爲人勤于事親友于弟睦于族嫻鄉之善士無勿友也與人審而後交交者必端凡爲其友者無不稱之敬之其爲學博而精旁撝百氏要歸六經而尤浚易禮居母孺人憂喪祭法儀禮爲時所推嘗遊京師大名杭歛間及官京師弟子先後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其所著有

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辯儀禮圖說文諧聲譜墨子經解握奇經正義青囊天王通解及文集四編詞一編凡十六種編修旣精治易禮所著以周易虞氏義儀禮圖爲最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惟儀禮圖六卷今年春始得于武進董君處見其手錄本董君名士錫編修之高弟子卽編修之女夫也因屬董君校寫刻之于板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後儒以進退揖讓爲末節薄之不

講故言朝則昧于三朝三門言廟則闇于門揖曲揖
言寢則眩于房室階夾言堂則誤于楹間階上辨之
不精儀節皆由之舛錯而不可究非其蔽歟宋楊復
作儀禮圖雖禮文完具而位地或淆編修則以爲治
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

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
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古凶冠服之制爲之
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爲六服加降表
貫穿禮經尤爲明著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
叔孫通爲綿蕪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

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

王寶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南城王君寶齋

聘珍

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

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于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于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于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

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塢約諸家所未及
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
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
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無南人
浮競之習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于
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已所校
者衡量之加以弃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
善乎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貢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

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眾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旣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奧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

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奭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

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
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
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
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疾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
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汭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
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
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
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
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
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

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
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
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
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
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
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
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
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
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

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
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
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
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
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
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
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閒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
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
事是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

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懼春秋之失愾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已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已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

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踪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

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

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

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

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序于桂林行館

孔檢討

廣森

大戴禮記補注序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覺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

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
潤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
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鼐軒乃博稽
羣書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
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
觀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
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
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焦里堂 循 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

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衆說分隲羣言岨嶬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初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合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歟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

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藁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

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

與臧拜經庸書

皋陶謨撻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或疑亦僞孔所增
由淵如觀察暨足下所說推之元竊未敢定也蓋所
以疑之者其大端有五一則史記夏本紀敘此經文
于侯以明之下直接禹曰兪無此七十四字也一則
馬鄭逸經注絕無此七十四字注也一則說文引撻
以記之爲周書也一則鄭注鄉射取扑但引尙書扑
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也一則公羊疏稱敷奏以言
三句爲逸書也按史記引尙書本有刪節之處不獨

此七十四字爲然卽如皋陶謨一日二日萬幾天敘有典等二十餘句亦未引之故史記所未引未可以爲本無此七十四字之確據僞孔但能割堯典爲舜典割皋陶謨爲益稷無他技也舜典首二十八字并僞孔亦不能造直至姚方興始僞獻于朝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如果僞孔增出七十四字當年朝議無論是之非之但必有及之者六朝以來不容絕無一語及之也馬鄭逸注或有或無本難深據况其存者多出史記注中今史記旣無此段書文則注亦因之而佚矣說文撻古文遽引周書遽以記之段氏若膺已

謂从𠂔乃从攴之訛周乃虞之訛既可訛攴爲𠂔寧不容訛虞爲周也元且謂虜卽虞字上半所由致誤也儀禮鄉射經文但有扑字本無撻字鄭之但引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宜也公羊何休學引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是虞書而徐彥疏誤爲逸書如果逸書一語出自何氏尙有可疑若徐氏直刊本之誤耳春秋繁露潛夫論皆漢人之書其引車服有庸皆連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二句若以此二語爲說堯典者之詞亦無確據且僞孔苟作僞則輦服賦納頗見新異曷不用之而反用誰

代疇用庶代試也其餘小節不必置詞惟此五疑究無確據經文至重未敢輕議且俟異日或者再有所考見何如

與洪筠軒

頤暄

論三朝記書

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論語並重今世以其文字艱深莫之學夫孔子之言之存于世者無多豈可不發明以觀聖道哉今子注之甚善余紬繹之有疑而爲解之者爲子列之千乘篇記曰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元謂易事謂變易政事假名謂假人名器重食謂增食采邑此皆指魯三家之樊記曰立有

神則國家敬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記曰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娛元謂誘讀如吉士誘之誘誘進也君子卽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姦此記文八節與周禮秋官士師八成相應此一節屬周禮邦汭汭當讀爲媒妁之妁由記文推之可見鄭司農注周禮爲斟酌刺探尙書事之誤此邦汭如今律之姦律周禮列在賊盜之前三朝記列在盜之後賊之前甚明晰也四代篇記曰如艾而夷之艾讀如刈斷草也夷平也虞戴德篇記曰黃帝慕修之慕乃纂字之訛纂繼

也記曰開施教于民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
開字屢見皆啟字漢人避諱所改也小辨篇記曰士
學順辨言以遂志元謂順與訓通卽爾雅釋訓之訓
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
少閒篇記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戮當爲句不
得以疾死死當爲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
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凡此數事致之子以
爲何如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

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翫縷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擗摭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尙書之比

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攷證而已

臣元於周易注疏

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
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
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
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
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
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
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
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尙書十五卷
今字尙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尙書音一卷是隋以

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數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覲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旣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

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
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
尙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
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
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
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
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
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
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
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

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尙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攷其顛末著於簡首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

詩則宋以前尙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
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
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
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
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
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
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
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
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
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

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

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旣定而大義乃可言矣

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

旨綮

臣

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闕

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監生臧

庸菟校各本并及陸氏釋文

臣

復定其是非凡言周

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

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

蔓詞意鬱轡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

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

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

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

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

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塵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

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
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
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
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
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
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旣不用經注
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
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
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
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

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贗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攷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
事祇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
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
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
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
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
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
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
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
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

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
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
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
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潁容諸家杜
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
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
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
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
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
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

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卽以此本編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夔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謚正錢塘監生

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摺撫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繇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

宏序傅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
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
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
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達於陰
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
晉王接以爲乖舛大體非過毀也公羊傳文初不與
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
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
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爲之而唐開
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

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竝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爲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

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癘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竝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佼爲秦相商鞅客執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麋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傳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

得以摭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
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秩今所傳本未審合并於何
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卽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
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
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
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焯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
注殘本宋單疏殘本並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
寶貴臣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
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臣
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

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讎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

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
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
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撫以僅存而當
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
舍是固無繇闢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
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竝文苑
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臣復親酌定
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邨書塾匙
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

精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攜拾之若
近日寶應劉王鑒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
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綽唐人語爲之近者翰林學
士邵晉涵改弦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
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
舛日多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
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
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槧爾雅
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
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

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

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

後之讀

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校訂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岐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

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
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
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
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
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
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
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
往往詮釋其所削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
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
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

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誣正
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
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
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奩余蕭客先後傳校迄
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錢版於是經
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
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
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
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
篇叙旣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

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
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
莫能舍是矣

收覽福謹案是書及序皆呈進蒙
尚有進呈摺子見二集

擘經室一集卷十二

浙江圖考

上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閒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

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
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
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
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牛山之西南塘今
樓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
之名者爲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楊行密築
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
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
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
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

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

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樓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真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詒經精舍於西

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
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
之士奚翅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
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
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
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
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
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
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
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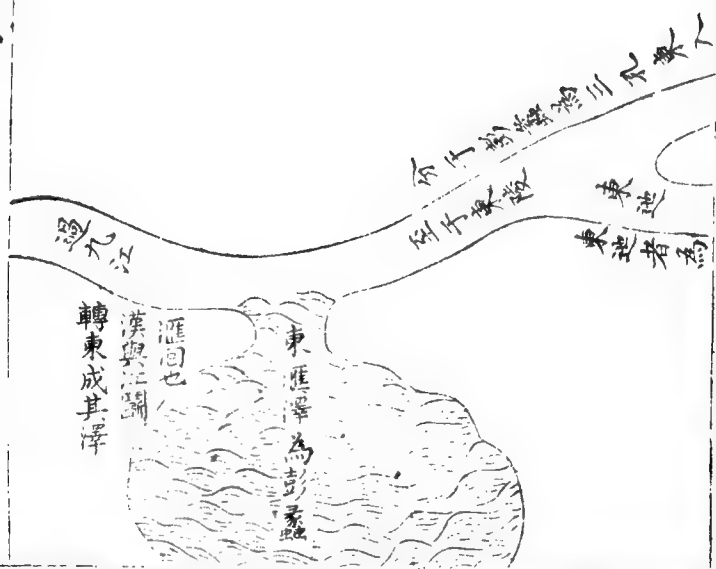
禹貢三
江總圖



鄭氏南
江東述
圖



江



初學記所引鄭元孔安國注圖

三比入
分海入
鄭云
止海

澤震

鄭云東地者為南江此云會彭
盤為南江不合必非鄭氏注

鄭云分於彭蠡為三孔此
云至彭蠡與南北合一言
分一言合此必非鄭氏注

彭蠡
北合
東合

北江為漢水

彭蠡
北合
東合

彭蠡

彭蠡
在南何得言

北會鄭氏明斷東

逆為句則必不以北會

于滙為會彭蠡也或斷經文

東逆北為句此處亦非東逆北然

鄭氏自以東逆二字為句耳

北江居其中為中江

東陵東地圖

盱眙

鳳陽

廬州

東陵

廬江

淮水即水

金蘭縣

無為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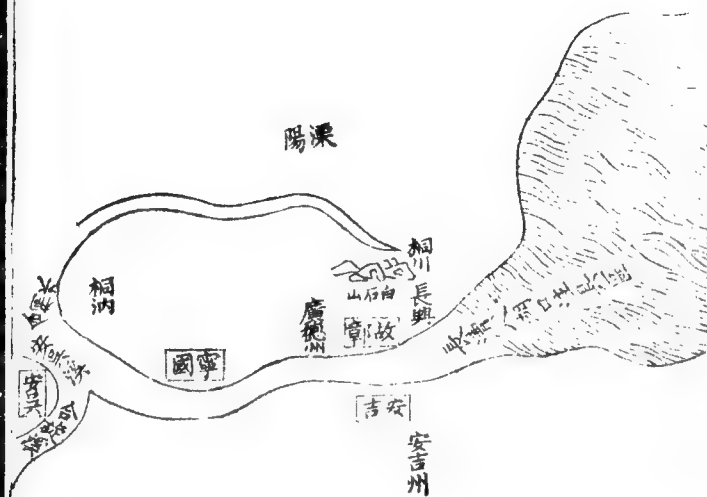
漢志廬江郡下注金蘭縣是漢初曾立此縣後乃改為舒耳鵲岸在舒知金蘭縣連於江之洲渚矣

鵲岸

池州

只此如彩





鄴道元南江
入具區圖





鄱道元南江枝
分谷水圖

揚行密
禁五壩
江流始
絕

美陽

太湖

鄧故

相以而中線亦

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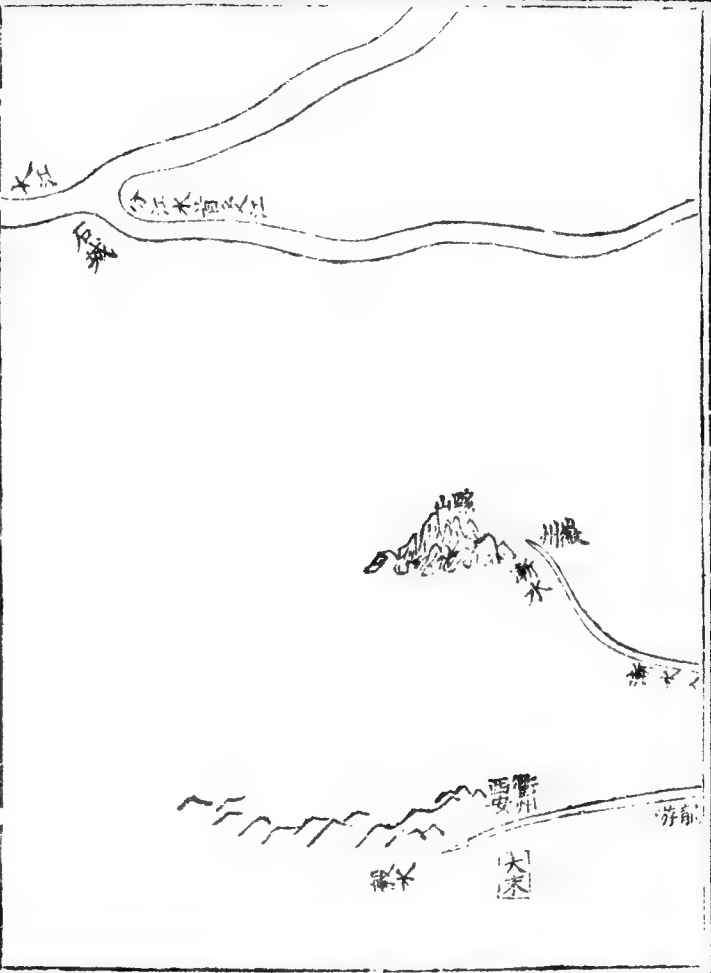
南江枝

烏程

南江枝分谷水
南江枝分谷水
南江枝分谷水

班氏武林水
穀水漸水圖





三港合入浙江圖



畫溪乃東陽江正流東陽溪
乃支流入東陽江者鄉氏以畫
溪為典寧溪入烏傷溪以烏
傷溪為穀水正流

畫溪在東陽縣西南三
十里一名東陽江源出
大盆山

東陽溪在東陽縣北三里
源出大盆山東北導義烏
之水南會於畫溪

雲黃山在義烏縣南二
十五里下臨畫溪

宏治衢州府志之穀溪出
西安合江山常山之水經
縣西團石潭匯于翠光巖
下東流八十里入蘭溪界
唐武德置穀州以此



定陽溪在衢州府東十五
里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
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
合于衢港



鄺道元江穀水誤注圖



今浙江圖



鹽海

尖山

寧海

赭山

山陰

再東為餘姚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迤者爲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

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尙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注三江旣八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爲

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爲一孔後之以合漢爲
北江合彭蠡爲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
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僞
孔傳以旣入爲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悵蘇軾以
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爲南江尤非鄭氏之悵也
又鄭氏注東迤北會于匯云東迤者爲南江言
東迤者則鄭氏讀禹貢東迤爲句也三江之中
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具區所謂北會于匯也若
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
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間有依地說不

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沱水是也未有憑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自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迤者爲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八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

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迤

迤字解見說文

南江至吳

縣南八具區具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
南江在南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
志言北江至江都八海中江至陽羨八海南江
至餘姚八海卽鄭云爲三孔八於海也鄭解九
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
爲說也孔爾雅訓爲閒與空相通水之分出如
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僞孔傳乃
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

經典釋文曰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

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竝松江爲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八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旣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同上益脫不字之驗也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韋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爲松江浙江浦陽

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
史記索隱引作錢塘江蓋唐初人已不辨浙之
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爲浙江遂改稱錢塘耳
顧夷與庾仲初同爲晉人其說同酈道元已駁
破之郭景純雖生韋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
班氏舊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
知其詳耳庾仲初郭景純之說並見水經注詳在後韋昭雖分浦陽
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蓋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
者大小不配也正義所謂南人正指韋昭庾仲
初之流則正義亦駁之明矣乃韋昭不以大江

爲北江而以松江爲北江浙江爲中江郭氏卽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尙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酈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韋昭庾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

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旣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旣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旣入爲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

初學記卷六地部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
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
三目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
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
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軾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
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
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岷冢
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澁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爲
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

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
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
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
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
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
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
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
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
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與漢合
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
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
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班固
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錯陽羨入海爲中江北江從
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
皆是東南枝流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
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
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洽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蔡沈宗庾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

晦矣近世胡朏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庾仲初之三江夫庾氏之說三江無足破也取蘇氏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遵鄭者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真僞是非惟鄭之說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頓異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攷正義所引之鄭注細爲審度知其仍本於班志未

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攷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而初學記譌舛尤甚竝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販用久失其真卽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僞孔傳見在絕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核竟舍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旣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駁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真鄭注務強而鳩合於一如真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於海僞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

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三孔卽指
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
爲分矣真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僞鄭注云會
彭蠡爲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猶言
東迤北經非以東迤爲句也蓋斷東迤爲句則
必北會連東迤北爲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
爲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真爲鄭注可據也彼以
爲分此以爲合彼以爲北此以爲南無論東迤
北爲句不詞鄭氏必不如此章句卽令經文可
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曰東迤者不曰東迤北

者於此而仍據爲真鄭注不亦僞乎然則可斷
之爲僞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蠡與合於彭蠡不
同一也北會於匯必非彭蠡二也初學記而外
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並稱鄭孔注四也初學
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
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真僞辨則蘇氏之說不
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迪爲句不必改
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
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
並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卽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

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

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肌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敘說惟永樂大典尙具有二十八圖內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云是爲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爲孔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竝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

固以蘇說爲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爲已證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度云近世蘇文忠之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以東迤爲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東合爲一江者以爲今之三江王應麟最好采掇遺文而玉海言三江惟舉蘇氏曾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三江蘇氏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若絕未見初學記者卽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

敘攷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軾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閱者察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諸說爲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

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僞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記竝稱鄭元孔安國注肫明則專稱鄭康成注後人不深攷遂以爲眞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徐陵當是廣陵亦合三江爲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不亦將與鄭氏同枉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卽知引鄭注之非

鄭矣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曰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繹其義則三孔實卽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爲一條初學記引稱爲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敘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

注則無可疑鄭云東迤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迤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

元案僞鄭注與真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僞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竝稱爲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於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

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
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
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
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
南北中三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
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
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
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
江皆在彭蠡西乖於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
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

猶有三江之名白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竝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拙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爲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蠡與南北合金氏強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蠡以下天下固無以分爲合

者矣徐堅所引直是譌文不必牽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 吳

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
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 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
里

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 湍氏道

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

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

里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

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卽用

職方氏之說亦卽禹貢揚州三江旣入也胡朮

明禹貢錐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

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

水爲南江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臚明
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
江之枝流然鄺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
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卽
吳南之水而不以麻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柰
何拾鄺氏所謂南江枝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
以詆鄺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滿氏道記江
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
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過郡里數與分
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

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
岷江自九江至江寧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
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廣陵國江都
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
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
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
湖至錢唐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塘至餘姚入
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
如酈氏所敘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
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

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
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
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
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
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
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折
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卽謂浙江蓋取
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
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
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黟中漸水自西而

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
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
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卽浙之義亦未當或又假
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
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
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
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
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
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
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

往來故敘北江止於毗陵敘中江止於陽羨且
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曰北江
在北則中江必不在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
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
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
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
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尙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
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
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湖水底定
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朏明謂三江之不

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不明則誤自拙明始也

丹陽郡 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師古注漢書卽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

未譌成浙也

會稽郡 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浙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旣於黟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浙江三源一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

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盆山西流至蘭溪
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
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
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三源同流顧氏此
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
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
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
德入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
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今爲金華
江不能奪穀水之名直至錢塘穀水入江而後

不名穀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
爲漸豈嚴州以西轉得冒之爲浙乎顧氏謂穀
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尙非
班義也若果漸江卽浙江則穀水入浙江宜在
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竝流已數百
里至錢唐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穀水東北至錢
塘入浙江可見穀與浙非一水卽可見吳南之
江從錢塘東折爲浙江而穀水從開化常山麻
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曷云入
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朗然如繪而後人昧

之何也

會稽郡 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元案武林水卽闢駟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穀也班志凡記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漸江水卽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

里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卽今西湖水古錢塘當
爲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清波一帶之地所以外
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尙在西湖之西南
也

說文解字

江

水出蜀湔氐徼外嶠山入海从水工聲

浙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

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

嶠山東別爲沱沱字下卽次浙字云江水東至
會稽山陰爲浙江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
卽指嶠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江自吳
縣南麻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
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
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
會稽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索隱引韋昭言浙
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
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
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之也又案文選北山

移文注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
此言亦本於說文

漸

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元案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之次於
江猶渤之次河漢之次漾也浙次於江明其爲
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
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
明矣

迤

衰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迤北會于匯

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迤則同鄭訓
迤字注已不備說文訓衰行正足以相成也禹
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爲入此水經於彼水爲會
無所入無所會弟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
沱曰別彭蠡曰匯澤滎曰溢南江曰迤皆獨出
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爲播沱出
而復入則爲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
故爲匯滎從地而上出故爲溢江至石城分而
斜行自爲一支非別非匯非溢惟迤足以當之

下文東爲中江亦是東迤相連屬以爲文也若謂南江卽彭蠡無論江會彭蠡竝非斜行向東北卽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逆河卽漢之自嶓冢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澧其爲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東迤乎且導漾旣云東匯澤爲彭蠡則彭蠡之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於導漾屬之旣屬於導漾不必又復敘於導江沅之會於汶淮之會於泗沂渭之會於澧會於

涇洩非沆所成泗非淮所成澧與涇非沂渭所
成故曰會彭蠡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
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
而回旋則謂之澤旣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
迤同於東匯所異者迤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
勢匯則形容其聚而瀦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
也會之不可爲匯猶會之不可爲迤今以東匯
澤爲彭蠡卽是東迤北會於匯是以東匯爲北
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
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

匯字雖同而指趣各別禹貢有兩潛沱且不得混爲一況匯爲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豬彭蠡可爲豬大野亦可爲豬彭蠡可爲匯具區亦可爲匯也知匯之爲匯成於江漢之闢則禹貢分敘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爲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爲彭蠡又東爲北江江則東迤爲南江又東爲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敘於導江導漢而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迤句連東爲中江特注曰東迤者

爲南江夫江漢同其大矣漢匯爲澤爲北江而
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爲彭蠡不連東爲北
江則東迤北會于匯豈連東爲中江乎鄭氏注
東迤者爲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 蕪湖中江在西

會稽郡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郡 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司馬彪晉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
云有浙江卽說文江至山陰爲浙江也

擘經室一集卷十三

浙江圖考

中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卽歛也

元案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亦後人所改也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舉卽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通充必以

此爲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尙未斷也

〔永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撰王應麟疑
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酈注引桑欽說則書
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
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
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

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卽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江水篇

江水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雒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酈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
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
北世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
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
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
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
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
續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國左傳
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曰縣有鵲尾渚然則
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鵲

州卽鵲岸是漢之舒地直達大江洲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正實指至此東池爲南江也導漾云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漾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例正同南江東池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雩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南大別山

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酈氏以淮水卽灌水灌水自東陵至蓼是自桐城廬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迤卽石城分水何疑

沔水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

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酈氏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之當塗烏江漢九江郡廡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不知此牛渚卽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酈氏知分江水卽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清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鱣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鱣口欲斷江胡三省通鑑注云卽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
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卽清谿口酈注言谿水受江蓋卽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王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卽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之櫟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王鏡潭八池口達大江秋浦王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青陽縣也

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尙屬南江之遺蓋旣與涇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埭櫟山之源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句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然則涇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涇縣入於南江耳江南通志賞谿在涇縣西南一里涇水流至縣西爲賞谿北入於青弋江又青弋江在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山會石埭太平旌德

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埭東北至涇陽受溇瀼二谿水入涇縣界爲賞谿顧氏方輿紀要云賞谿一名涇谿其上流卽石埭縣之舒谿然則賞谿上連青弋江下接舒谿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舒谿青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誼以谿流東徙於賞谿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寧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嶠湖其北爲北嶠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

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酈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酈氏所敘蓋猶古迹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谿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麻蜀由山又北左合旋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

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廢縣在青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鎮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大江卽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埭縣續文獻通攷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柰谿嶽谿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谿卽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

曰淮水出呂山徑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鎮浦合
漳水爲澄清河繞縣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
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碇渡入青弋江又云呂
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爲石竇有泉涌出
卽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卽東谿入舒谿卽入旋
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南注者迥然各
判今則南江旣涇而旋谿北合涇水爲青弋江
然舒谿涇水之間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元案卽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於川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鄣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舊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宏治湖州志曰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爲長瀆麻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箬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
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卽長瀆之故
迹全氏祖望謂酈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
具區而復出爲南江非以南江卽具區也贛水
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
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
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

元案酈氏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
江也班志於會稽吳縣注曰吳江在南則中江

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
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
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
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瀾湖今水經注瀾
無此語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
北正漢陽羨地會於瀾湖由瀾湖而東出仍在
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
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
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
必麻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蓋中江出瀾湖

之口既湮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

浙江逕禦兒詳見後

而

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莫可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太湖而出太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太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酈氏敘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爾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

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庾氏三江之說酈氏已駁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

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澉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于出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澉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

口實無內水與海潮相通此予目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注曰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譌誤餘姚非餘暨酈氏當知之

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敘南江與兩

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爲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自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

今南江枝分麻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卽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

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
澈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
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奪於枝分蓋谷水自嘉
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澈浦非南
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
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
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
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漸江而爲漸所冒
矣下塘運道由石門嘉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
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谿一帶有古蕩等地

窪下積水揆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朏明
謂餘杭卽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

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
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
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緒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
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
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
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

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
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
得其實也

元案酈氏敘南江自石城至餘姚麻麻如繪雖
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本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
縣南蠻夷中

元案酈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爲浙道元未加深攷遂仍浙水卽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闕駟十三洲記以新安江水東流爲浙則誤漸爲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逕其縣南浙江又北麻黥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逕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浙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卽漸水也酈氏誤爲浙江水自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

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有
十二瀨瀨皆峻嶮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
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
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
瀨弟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旣至建德
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

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
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

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
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
漸江不敘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
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
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爲
今桐廬壽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間在
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

塘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者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旣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補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

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處曰窄谿其古狹中乎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卽臨安縣界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

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卽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

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卽苕谿酈氏旣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

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
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閒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
烏傷北蓋誤浦陽江爲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酈氏所云浙江正穀
水也

穀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
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卽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卽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酈氏不知浙之非漸旣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

以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

之流矣長山卽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
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
蘭谿縣之西南類羅穀文因號穀水是猶穀水
之遺稱柰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
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
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
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
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

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
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
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
卽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
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
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流合焉
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
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
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
谿亦曰穀谿又東北厯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

金華江入之酈氏旣以穀水出太末又以定陵谿逕長山注於穀水案之形勢均有未合

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谿水

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谿水卽金華江東陽谿導義烏之水爲烏傷谿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穀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旣誤金華江爲穀水故永康谿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穀水烏傷谿入金華江而以

爲吳寧谿入穀水又以吳寧谿水入穀水謂之
烏傷谿水然則至錢唐入浙江者卽此烏傷谿
水矣烏傷谿源出大盆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
東注是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唐旣
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酈氏敘之又由烏傷
麻諸暨始寧爲曹娥江入海此烏傷谿何由入
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卽入江亦在
南岸何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
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卽酈氏之浙江酈氏不明漸江
非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
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
也闕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
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卽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胙湖因秦始皇帝巡狩
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御息湖咸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

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逕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卽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間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

是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
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
渡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
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
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
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
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
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
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沔水下之

南江而羈入漸江水下之敘浙江肌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爲穀水下自餘杭爲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酈氏時已中塞爾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柵塘謂之柵瀆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

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卽浙江也許慎晉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酈氏至此稱浙江不誤宜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嶧山之成功橋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敘浦陽江與今合前敘烏傷谿水爲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塘江何也

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地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卽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川鄭云會稽在山陰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正用鄭氏禹貢注分爲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闔閭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

杜預注曰檣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橋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章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章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臨之

章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

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

以上皆吳語

章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章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

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

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韋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是也湖乃末字之訛

是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沒

韋昭注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
今核班氏地理志旣定爲自吳江麻嘉興石門
矣吳越之疆界旣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

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
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
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
爲越嘉興以北爲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
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檣李伐越則至越之
界越陳于檣李是檣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
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檣
李則今嘉興之地檣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
七里是也闔廬傷足卒于陘去檣李七里此已
爲吳境闔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爲傳釋經不

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
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之于江而
轉戰于五湖敗于夫椒逆之卽逆于吳江也吳
不遠至檣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
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
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麻石門嘉興而至吳
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
越春秋言其由境上而檣李亦由南江上泝至
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
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韋昭以吳江

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連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固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婁縣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越絕書謂辟塞爲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闔閭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卽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

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謂爲當湖然則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爲吳越分疆可以麻麻攷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鄞富春治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

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亭縣非如漢時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卽南江而誤以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爲吳越之松江兩漢刊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

以上皆越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

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
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汭實在
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兩
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
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
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
北若廬州和州無爲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
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具區以西分界可攷矣具
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
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惜圍陽冥

石經集解卷之三
三十一
等地不可攷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爲越地則
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
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
南夷之民

元案此亦古之江通于湖之證

越絕書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
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由拳縣柴辟故就
李卿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槁李也後漢書郡
國志由拳屬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
槁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槁李今爲嘉興越
絕書此言可爲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鄺道
元水經注敘浙江逕禦兒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槁李于是吳
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
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陳明日將戰于

江乃令于中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遡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囿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橋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卽越絕書所敘吳奏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

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卽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竟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句踐旣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閭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自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更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

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卽此州也

元案周安謨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爲鄣郡

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潮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

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所行與史記同其由丹陽至錢塘卽南江故道也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在荊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自雲夢下觀籍柯蓋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

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同安隨縣唐至德三
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樅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
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
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迤爲南江秦
皇于此亦東迤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鄣
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陵晉平吳始分丹陽
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
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
之雲陽曲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
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

今富春丹陽溧陽漢富春縣在會稽郡溧陽縣
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
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
是也越絕書以溧陽釋丹陽者蓋以秦之丹陽
爲漢溧陽地溧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
德之地于此立鄣郡後又改鄣爲丹陽移治宛
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鄣
句涇相次其近宛陵故鄣可知非唐縣之丹陽
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鄣郡又舉潤州屬之
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

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卽過寧國水經注
所謂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
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卽由吳縣南而麻由拳禦
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
惡臨浙江卽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
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遡穀而西
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卽武林諸山之泉
水下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卽泉耳
南江行于武林山皋亭山之閒錢水自西來入
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

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皇
纜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艤
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
大江也故始皇于此纜舟夢梁錄謂斷橋裏大
佛頭正在秦皇纜船石山上邇言可察故迹可
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索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
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

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
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爲禹迹云于
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爲吳郡
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
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
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忼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界至禦兒今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爲

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爲是淳祐志
所引三說皆有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
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
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此
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
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
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
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
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
強合爲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則

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地乎杭州府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潛氏所駁亦未能折其喙君將去國羣臣送之未及境而忽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而言送至渾言之以見不能踰境耳後句踐歸國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複鄉國必至浙江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爲越之鄉

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爲兩義此駁尤爲未覈平情論之杭不專爲越地亦不專爲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爲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韋昭言夫椒橋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爲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以駁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駁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

錢塘皆得爲浙江則以禦兒爲越境者正以浙江爲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踰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卽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擘經室一集卷十四

浙江圖考

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 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
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
蓋卽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濬時築東自海西至笕浦以

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睦歙諸水會流矧自觀山起至笕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爲可備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濬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厯舊志曰李濬萬歲登封六年爲富陽令嘗築捍江隄自笕浦至東觀山計三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蓋卽尖山一帶西至笕浦卽今笕橋笕橋在艮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

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
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
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
耳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脉烏程南
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攷蓋從烏程南
以東達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

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
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
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
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
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
纏絡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楊行密
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
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
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

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隨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卽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尙未盡湮也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埭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覲于會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唐錢唐令劉彪遣將張圩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酈
注南江枝流自烏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
來至于唐末其迹尚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

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
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
射潮頭又致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海門山旣
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
木隄岸旣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
時江也

元案自杭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永絕南江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高於艮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渡江非真以內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江之正流總在篳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

此見傅氏禹貢集解所引蓋其所撰新經書義

一江自義

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

禹迹尙足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置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岷江自江都入海之江卽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荊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

江三江介于蘇常潤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苕霅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于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

林氏之奇尙書全解曰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

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卽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卽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東江東南爲谷水卽今松江東蘆漚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

貢之三江爲庾仲初之三江而以酈氏所稱之
谷水爲庾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
指中江今蕪湖蕪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
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
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
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
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
蕪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
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

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益之再得于孟達甫
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
熟諷之遂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
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
元案傅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
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卽
吳江尙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
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敘說曰班固謂蕪湖
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

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
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
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
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
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
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
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
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
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麻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
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

陽羨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塞故各水分入耳程氏據目前以測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蕪湖至陽羨者自緣築五壩而斷其迹尙有可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則江合于淮故瀆已成陸地向非經有明文將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演繹露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

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淪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則浙之得名旣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閒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牴牾第以古語爲證則出歛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本屬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

此正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谿此則後人名稱之譌所謂徽州之浙谿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谿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浙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案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涉于導江導濊之中江

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諭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迓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曷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爲典要然問三江

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尙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章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吉麻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直學邊實修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泮分南北

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埭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案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羨一自石城至安吉其水道多湮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改識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卽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

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
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
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
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
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
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
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
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
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
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

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酈氏恐違漢志反以麻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荆谿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敘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酈氏水經注謂長瀆入具

區者爲南江由烏程者爲南江支流蓋據班志
三江確爲禹迹胡氏駿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
城縣北今攷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
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
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
力爲之易至壅塞厯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
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
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衰周吳越以人力爲之者

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

東入海

今本漢書脫上北字今據宋本增入

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

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

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似鄭注而不能辨其真僞遂至詆
班志三江而以爲皆北江之枝流南江中江在
南彭蠡北江在北江漢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禹
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駁班志三江非
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
之吳淞江也

東池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

不言南江而以三

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本郭璞記

禹貢該括衆流

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

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爾三江旣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爲精確乃以東迤北會于匯爲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氏以東迤者爲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未詳

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孰爲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

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一州之內其山鎮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卽松江之在當時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申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閻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卽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

初之說尙未盡合耳

全氏祖望水經注七校本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眾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卽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谿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三一曰在閩西海北卽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卽廬江之源也

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爲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傳同叔之上惟以浙爲漸則非耳又云歙港合衢婺之谿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譌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體會于班志分江水逕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爲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爲仍沔水篇以立

文其駁非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湔氏道下云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域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

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密乃以無禹貢字斷爲
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旣如是則
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卽本以注禹貢何得如
蘇氏時三江合而爲一遂以合漢彭蠡爲三江
耶

又曰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
浙江則黟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
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
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

句以見浙江之卽漸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三十里一語以浙江卽漸江非也漸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三十里自是譌文疑屬穀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辯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

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辯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爲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真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蠡分爲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矣

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江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爲精密攷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辟駁班志者之非

攷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

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旣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卽南江至餘姚入海

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谿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高隔之說惟不辨鄭注爲僞故駁之然鄭氏自謂分爲三孔未

嘗言合爲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
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
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
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
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
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
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
曰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

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間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闕駟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澈浦其枝分麻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卽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三江之謬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旣先後合于浦陽

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
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
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
初學記之譌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
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
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
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
于湖也今江湖之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

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
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爲衰周時人力所爲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攷者襄公三年楚子重
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
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
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
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
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

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目高淳之中江爲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爲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攷之說也此可破其謬

然則江漢旣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

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
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滄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

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迤者爲南江所以爲解經之
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柰何非之曰予豈不
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
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
失歟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
言真可爲學者法余旣辨鄭注之僞復有取乎
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爲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

違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違惟其本非鄭注而傳
寫者譌以誣之則正宜爲鄭氏白非深求乎鄭
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真僞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
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
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卽班氏分江水至餘姚
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
殊于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
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條唐宋以來諸謬說故

備錄千末以爲百川之海云

弟亭梅叔校





